通鑑紀事本末

895
C441
v.3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宗平突厥

突厥急攻鴈門樊子蓋虞世基請煬帝詔停遼東之役專師討之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恟懼撤民屋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

李世民說雲定興多爲旗鼓爲疑兵以退突厥

煬帝求救于義成公主始畢乃解圍

李淵擊突厥屢捷

咄苾聽薛舉謀入寇唐高祖遣宇文歆以書止之

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恭帝義甯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靜說淵結突厥爲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劉文靜使突厥請兵、　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事並見高祖興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

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　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郎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彊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璹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渡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

296445

處羅聽梁師都言使咄苾等入寇

處羅卒義成公主以奧射設醜弱更立咄苾號頡利可汗

劉世讓擒倫特勒

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旣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幷州、突厥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厥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幷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十二月突厥倫特勒在幷州、大爲民患、幷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

厥寇幷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幷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璹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幷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二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幷州總管劉世讓屯雁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晟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己未、

封德彝請戰勝突厥然後與和

鄭元璹說頡利脩和親

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利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甯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宏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鎭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爲郡王道宗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川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

高祖聽曹般陁言殺劉世讓

幷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踐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爲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爲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幷州以備突厥 八月甲辰突厥寇宣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宏農公劉世讓爲己患遣其臣曹般陁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爲亂上信之 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幷州已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上遣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爲

杜士遠殺高滿政降于突厥
竇靜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

高祖徙都避突厥建成元吉裴寂皆贊成之秦王世民力諫請對

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
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
以滿政子玄積爲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管　突厥
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
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
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
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
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甯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
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
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
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
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
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
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

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秦王以計間之乃請和

突利自託

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不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鬭。獨出與我鬭。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illegible]秦王

張瑾大敗
溫彥博被
執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
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既入朝、賜爵和順
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
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
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夏四月甲寅涼州胡睦伽陁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
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爲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
國禮、　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　己酉突厥頡利
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
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
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
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執、虜
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
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

歐陽胤謀襲可汗牙帳事泄被囚

太宗囚執思力

丙申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突厥寇蘭州。冬十月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癸未突厥寇西會州。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突厥寇蘭州。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初稽胡酋長劉仚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

突思力自詣渭水上責頡利負約頡利懼罷請和

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昭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

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

安平。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雁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爲隰州都督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相帥叛之。附于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

頡利怒撻突利突利怨之表請入朝

劉文等知突厥可取上表請兵

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　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文司馬劉蘭成圖之文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文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文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

梁洛仁殺師都以城降

張公謹言突厥六可取

突利入朝

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皆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餱糧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

李靖襲破定襄頡利徙牙於磧口

康蘇密以隋蕭后楊政道來降

李靖李世勣襲破頡利殺義成公主

上策乎、 庚寅突厥都射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

任城王道宗遣使蘇尼失執頡利張寶相奄至其營俘送京師太宗數頡利五罪

上不聽顏師古李百藥竇靜魏徵等言獨用溫彥博

劉爲右武侯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閒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落部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

策處突厥降衆於中國

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閒、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閒。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

以突利爲順州都督

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

上嘉阿史那思摩忠使統頡利舊衆

欲谷設來降

頡利卒諡荒[illegible]

都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密爲北安州都督、 秋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 冬十月癸未、復以爲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

阿史那社爾來降留之長安尙南陽長公主

結社率誣告突利謀反上薄之不進秩遂謀作亂被誅

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慚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苔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鎭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尙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十三年夏四月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四月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衞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廏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 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

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賫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上厚遇阿史那忠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甯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爲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爲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爲兵部尚書　薛延陀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爲掎角唐兵縱擊薛延陀追至漠北事見唐平鐵勒

李世勣在并州十六年民夷懷服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北度河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十一月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

俟利苾入朝

車鼻請入朝竟不至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

不遼豈得不爲後慮顧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彊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隷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隷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

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犁等七都督。仙蕚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

張溥曰。冒頓强於秦末。始畢大於隋季。葢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即素所服屬。忽絕羈勒。擅并兼。指大於股。操人輕重。其勢然也。始畢可汗咄吉者。本啓民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羣胡奉役。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爲盜。咸臣尊之。唐高祖興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畧。然既資其力。不能不爲彼下。雪恥除兇。義存隱忍。啓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賤爲奴。子豪爲帝。盛衰豈不以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啓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奥射設陋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爲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衰亂所繇始也。關中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年之期。生繫頡利。致於闕下。葢彼所縱橫出勝者。唯二可汗。抑知秦王得因其隙而用之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盛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兄弟耳。秦王既爲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使歸。不伏兵掩擊。先羅以强。後服以仁。文王整旅。宣王飾車。德威備矣。頡利弱亂。突利先歸。李靖

進兵。風行草偃。不折弓矢。兩可汗俱爲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幷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灞東起
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尙依唐室。此又穹幕南幸廬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衆。宜縱還故土。毋留中
國。帝違羣議。獨用温彥博策。分處河南。亡何結社率果犯行營。方悔其失。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
知戎狄豺狼終不可邇也。然幸發之者蚤。治之者疾。唐遂無晉代五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
不與江統同棄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眞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其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乙失鉢之孫夷男使附頡利後叛之

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落皆屬焉

太宗冊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遣其弟特勒入貢事見唐平突厥

拜眞珠二子爲小可汗以分其勢

上賜璽書諭突厥李思摩令率所部建牙河北

[illegible]

十二年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眞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彊盛、恐後難制、　秋八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大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鎭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十五年薛延陀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霫等兵合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朔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

李世勣大破大度設

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諸眞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諸眞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彊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孰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

房玄齡勸與眞珠和親

契苾何力不肯歸薛延陀上保何力不叛

何力遏絕昏之議上從之

勝鏡一、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眞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眞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眞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

褚遂良諫絕眞珠婚上不聽

上言羣臣知古不知今

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廐眞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日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眞珠思摩數相攻

眞珠死拔灼殺曳莽自立

薛延陀入寇執失思力擊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
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愼哉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
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
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
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
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厚利
眞珠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眞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眞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
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
眞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上
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
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及
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幷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

回紇攻殺拔灼薛延陀餘衆復立咄摩支爲可汗

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鎭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甯鹽慶五州兵鎭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曲騷然矣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　夏六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幷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

咄摩支南奔世勣招降之

上作詩序事勒石靈州

詔以回紇諸部爲府

眞達官郎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　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迴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冬十二月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

鐵勒諸酋長分置六十八驛

吐迷度私稱可汗

李素立撫夷落以恩信

烏紇襲殺吐迷度元禮臣誘斬之

比粟毒犯邊詔鄭仁泰等討之

爲餘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鷄鹿州、阿跌爲鷄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名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爲戎狄所掠、令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冬十月、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迴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　甲戌、以迴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

楊德裔劾仁泰仁貴等罪

何力斬酋二百餘人九姓遂定

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蕚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蕚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値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其數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張溥曰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頡利政亂天子方圖頡利乃冊晉拜夷男爲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攜其支黨親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尤事逸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爲可汗使還故疆興滅繼絕朝廷厚德風動蠻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爲乘危天朝爲負固問罪之師其何能已王師數出天子厭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夷人忠孝心如鐵石獨持議絕婚進策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歸命片言樽俎遂平敕勒厥功茂矣自古議夷狄者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昆莫死岑陬欲尙之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報從其俗其後翁歸靡元貴靡等紛請無忌也蕭望之奮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邊境謐安累世積恥一朝而復至今榮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爲夷男求婚降良人于窮廬干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敬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遠識也太宗神武內斷詔夷男親迎中道停絕病死沙磧於是拔灼殺曳莽回紇殺拔灼咄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作詩勒石告廟賜酺其所以功高百王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力若羣臣錄錄狃小信忘大經見猶房褚苟用其言必爲世笑趙充國譏凡公卿班超惡文俗吏

有以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八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西突厥

婆實與處羅母向氏入朝遇達頭亂留長安

鐵勒叛處羅立兩可汗

崔君肅說處羅受詔

隋煬帝大業元年。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陁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陁。恐其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陁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啟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群臣咸欲從啟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

裴矩請拜射匱爲大可汗使射[illegible]

煬帝遣裴矩與向氏諭處羅入朝

分處羅之衆爲三

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它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

處羅降唐

射匱卒統葉護立

高祖縱北突厥使者殺處羅

裴矩請許統葉護婚以威頡利

頡利沮統葉護婚

奈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廻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李大亮請罷招慰

肆葉護擊殺莫賀咄諸部推爲大可汗

肆葉護滅乙利陰欲圖泥孰爲二部所攻因奔康居死國人立泥孰爲咄陸可汗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很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

咄陸死同娥設立

薄布建南庭咄陸建北庭

薄布入貢立爲可汗

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月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咥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其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十三年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庭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高昌王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　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陸

咄陸擊殺護布

郭孝恪擊敗咄陸拔處月滅降處密衆

魏徵褚遂良諫立高昌子弟

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爲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甯。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彊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甯。不亦善乎。上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衆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

咄陸殺泥孰吸部衆憤怨詣闕之而立乙毗射匱咄陸西奔吐火羅

乙毗射匱入貢

乙毗射匱追逐咄陸阿史那賀魯帥衆內屬

咥運說父賀魯寇破乙毗射匱

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爲聘禮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追逐之部落亡散　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閏十二月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宏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

併其衆

賀魯入寇詔梁建方等討之

高德逸生擒朱邪孤注

咄陸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與五弩失畢擊破賀魯

高宗遣元禮臣冊頡苾達度設爲可汗賀魯拒之竟不冊拜而歸

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爲莫賀咄葉護、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 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迴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眞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六年夏六月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 冬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爲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蘇定方大敗西突厥王文度害其功敗軍不許深入文度殺降胡取其財獨定方不受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泥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爲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爲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迴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

薛仁貴請歸泥孰妻子泥孰喜願共擊賀魯

定方與蕭嗣業乘勝追擒賀魯

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爲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迴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眞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眞降、定方乃命蕭嗣業迴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賫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

冊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步眞爲繼往絕可汗

賀魯死葬頡利墓側

興昔亡斬頡苾達度設

繼往絕說蘇海政殺興昔亡部落離心繼往絕尋卒

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眞爲左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眞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　冬十一月甲午獻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眞珠葉護戰于雙河斬眞珠葉護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驄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疏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爲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衆

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

定方擒阿悉吉弓月疏勒入朝
裴行儉請遣使者送泥洹師歸國以便宜取阿史那
王方翼大破車薄咽麪西突厥遂平
擢興昔亡子元慶押五咄陸部[illegible]

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麪、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没、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册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 夏四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西繼往絕子斛瑟羅押五弩失畢部落〕

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左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聖歷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斛瑟羅入朝烏質勒併其地〕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四年春正月冊拜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子也）

〔烏質勒卒死其子娑葛將攻郭元振元振不動〕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

闕啜忠節與娑葛數相攻擊郭元振奏追入朝忠節經周以悌計賂宗楚客紀處訥請留不行發兵擊娑葛元振言不可不從娑葛追兵襲之擒忠節殺馮嘉賓呂守素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鎭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鎭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鄕導、恐四鎭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鎭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鎭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

牛師獎戰沒

楚客奏以周以悌代元振元振上娑葛書楚客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

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鎭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倂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鎭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鎭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冎而殺之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鎭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讐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

遣奚乞留定西土以悌流白州突騎施娑葛歸降都擔叛阿史那獻擒之

蘇祿鳩集餘衆

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蘇祿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玄宗開元二年、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鎭、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道、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幷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强、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秋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鎭圍撥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

突騎施突厥使者爭長命設東西幕

莫賀達干襲殺蘇祿都摩度立骨啜攻之

那女何得宣敎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還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鎭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鎭人畜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豫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　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尙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晩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阿史那昕爲莫賀達干所殺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鎭守使夫蒙靈詧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　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爲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爲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爲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密施爲突騎施可汗

張溥曰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猶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于攝圖西走

達頭。後被虜。國人立鞅素特勤子。再傳而及達漫。在隋時頗叛服。分衆爲三。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遽聽統葉護所請。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爲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咥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子復仇。兩者無愧。咥力復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既咥力奔。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即蠻夷猶然。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統吐屯構叛。部衆復立欲谷設。西突厥又分爲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奔死。弩失畢部落立其子薄布。居南庭。與欲谷設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設復殺薄布。强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爲乙毗射匱可汗。未幾。阿史那賀魯起。并其衆。盧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子頡苾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銳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眞分主西突厥地。亡何。步眞又說蘇海政殺彌射。嗚呼。戎狄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兄子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王。梁祚衰絕。兵極六門。同室之鬩。勝則不忍。敗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未殊。隋用染干以間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鑒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悟。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九終

太宗命阿史那社爾等討布失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今崑邱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冬十月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左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王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眾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

社爾擒布失畢羯獵顚

那利引西突厥衆襲城郭孝恪戰死崔義超等力擊破之龜茲人執以降

高宗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

那利通布失畢妻君臣猜阻高宗召之

布失畢及羯獵顚、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兵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于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主、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爲王、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　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

羯獵顛拒命布失畢病卒楊胄執誅之立素稽爲龜茲王

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張溥曰、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昴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東、虜興亡。上應天象。即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翟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竇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爲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堞、逮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耆。蓋彼威勇夙昔、入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其人也。既討龜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轉襲。孝恪鬬死。威行窮漠、而命甓一城、蟻隙潰堤。言之烏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勢必爲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顙。亦視所備者何如也。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

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逋誅。沒世有害。即彼國君何利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終

魏徵諫通西域諸胡　　上責麴文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

鄰邦

上遣侯君集薛萬均擊文泰

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病卒子智盛立君集不襲

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　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　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涉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地、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斃、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

魏徵諫以高昌爲州縣

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　秋八月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　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王破，焉耆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

君集爲有司所劾下獄岑文本疏論之

上欲以高昌婦女與萬均對辨徵諫止之趙元楷以舐君集馬瘍被黜

賞若其敗績歸罪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張滂曰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字出于誠心非若敕勒叛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傲驕倨自大意謂伏叢之雉不畏鷹雌穴之鼠不畏貓迨唐師臨磧口始悸發病夜郎僰遂子寘疏漢彼不識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嘗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

侯君集伐不乘葬。勝不黷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謁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諸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爲唐臣僕。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寧有利焉。太宗既平高昌。改爲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即富强。但能絕麴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留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訟之。乃出。此與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一終

高祖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

伏允信天柱王謀數犯邊

李靖請討吐谷渾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

侯君集李靖乘勝請討伏允

契苾何力解薛萬均萬徹之圍

何力襲破伏允牙帳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　三月庚申、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鄉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眞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噉雪、　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鬭、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大甯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爲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它子爲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

伏允子斬天柱王請降

伏允被殺子順立上命李大亮將兵聲援

順被殺子諾曷鉢立

以宗女妻諾曷鉢

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趉故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　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宏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宏化公主、刼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張溥曰、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高祖即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召嵎、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寅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威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糜冰、馬秣雪、既次星宿川、

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矣。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党項驍衆。意氣甚盛。後逃磧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而爲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子奉中國爲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于竹帛。其衰也。鬼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始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軍鄯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討。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于河上之師久矣。順既爲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諾曷鉢立。尚唐宏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作亂。席君買威信王討誅之。彼順禍猶伏允。而跋扈逆甚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二終

太宗論功不私淮安王神通諸將心服

帝不私秦府宮人

帝不欲虛有存恤之名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貞觀君臣論治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疋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

帝不欲勞百姓以養宗族乃降宗室郡王爵爲縣公

帝不用重法以止盜而海內升平

帝不敢縱欲

竇軌請討獠不許

帝數訪魏徵以得失

魏徵固執點小男役帝從之不點中男賜徵金甕

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于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

張玄素言政道擢爲侍御史

張蘊古上大寶箴除大理丞

陛下初卽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選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嚮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

帝奏秦王破陳樂

戴胄執法天下無冤獄

封德彝不舉賢帝詰責之

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

淹奏令御史檢諸司文案封德彝駁之淹心服　長孫順德受饋帝賜絹以愧之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備顧問　帝不欲以權譎待臣　帝論周秦脩短　議封建

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偏歷諸司搜擿疵纇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嚮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淸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

魏徵言上下宜不存形迹
徵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帝見人奏事必假辭色

及罷爲殿中侍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上問其行能
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
爲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既立其
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
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
曰願盡死上笑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
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
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
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
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
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
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
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

帝儉俗風素朴

上令門下駁正中書詔勅

帝言臟吏奢不異西胡剖身藏珠

李乾祐諫斬裴仁軌擢爲侍御史

張行成奏帝言不當異視山東關中人

魏徵論人主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

帝言儲積備凶
帝言天子畏皇天憚羣臣
帝謂爲政莫若至公

祖孝孫張文收奏新樂帝謂治不以樂隆替

昇以取宮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安用哉。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

人履中正而樂和平文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就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德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蹔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帝論隋煬帝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

帝吞蝗

帝不多言

帝不欲數赦

帝縱白鵲

王珪論近代重文輕儒治化不及漢世

珪諫帝出廬江王瑗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

溫彥博王珪諫帝責祖孝孫

帝命內外舉縣令

帝命斬奴告主反者

帝論求賢爲宰相之職

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屛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尙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同心徇國

帝論國史當載直辭

帝言中書門下審論執駁

孔穎達釋論語之義

上命侯君集推房玄齡王珪官考不平魏徵諫止

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宏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因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眾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三月甲申萊成公杜如晦薨　夏六月乙卯發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帝厚賜之

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帝嘗論隋文帝不明而喜察因勅百司執奏詔勅

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冬

王珪善品藻
復言民易化

十二月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
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
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敎化、上曰、今承大
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敎、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
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
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
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
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
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
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
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
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甯、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
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

戴胄諫修洛陽宮

竇璡修宮華靡帝毀之免其官

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各上封建議

上令死刑五覆奏

勞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久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名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冬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

帝諭執政受諫

康國求內附上却不受

上謂治國如治病

帝論隋煬君無道臣不忠

羣臣請封禪魏徵獨不可

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考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

上欲厚長樂公主資送魏徵諫止長孫后厚賜之

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

帝言魏徵嫵媚虞世南上聖德論

溫彥博魏徵請帝圖治常如貞觀初

帝論小事亦當執奏

帝論爲官擇人不可造次

上召對羣臣辭色愈溫

皇甫德參直言帝欲罪之魏徵諫止

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祇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愼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

徵論齊後主劣于周天元

上惡言人細事

帝責大臣輕魏王泰魏徵正言乃悅

權萬紀請采宣饒二州銀帝黜之還家

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顚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嚮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愼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徵諫作飛山宮

劉德威請斷獄以律

徵諫帝以儲偫譴官吏

上言隋煬君臣結怨于民

徵請帝取鑒于隋

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敎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

徵以禮信君子帝手詔褒美

帝令百官各上封事

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曩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無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

馬周疏請立萬世之基

封事正得忝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

唐儉諫帝勿逞雄心于斬豕

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不許

徵言帝政事不如貞觀之初

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絏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

魏徵言守成難于創業

于志寧馬周諫世封刺史長孫無忌等亦不願之國帝詔停之

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正月，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剿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無異。上曰：割地以封

徵諫帝輕用民力

徵請帝勿信小臣而疑大臣

褚遂良言君禮臣則臣盡力

孫伏伽不諱往事

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夏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冬十一月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任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右庶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

徵言帝不必親覽表奏

帝言治天下不可變法度

帝嘉禹拜昌言

竇德素奏房玄齡高士廉語帝怒譴之魏徵正言乃解

張行成請帝勿與羣臣校功爭能

褚遂良劉洎知起居注直記人君言動

往事、一無所隱、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豈爲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

徵有疾帝手詔問以政事
帝言使兆民富貴之道
党仁宏犯贓罪當死帝請于羣臣赦之

齡爲司空。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且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爲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歛，使之皆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宏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宏轉餉不絕，歷南甯、戎、廣州都督。仁宏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宏，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宏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疏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宏爲庶人，徙欽州。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

魏徵薨帝歎亡一鏡

褚遂良言忠臣愛國必防其漸

遂良論皇子不宜爲都督刺史

帝言攻人主之心者衆

帝欲自觀國史朱子奢諫不從

帝令史官直書六月四日事

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悼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或留京師、敎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

帝辯折羣臣劉洎書諫飛白荅之

帝評諸長孫無忌等

辭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秋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

帝惡蕭瑀發言反覆詔數其罪而貶之

褚遂良讒玄齡

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 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

帝自言五事跨古人

段志沖請致政太子帝不誅之

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自非有罪在不赦縉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秋八月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

帝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

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宏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 秋七月司空梁武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語見唐平遼東 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尙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張溥曰唐室三大禍一曰女寵一曰宦官一曰藩鎭女寵始于巢剌王妃終于張良娣宦官始于高力士終于韓全誨藩鎭始于李懷仙終于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以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畧忘藩鎭則曰全忠才智非過于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鎭盡滅時溥朱瑄秦

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全忠卽欲爲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日諸侯制全忠者李克用。助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用其制者。而用其助者。速亂而已。豈繫藩鎭之存亡乎。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非藩鎭也。安史之亂。肅宗能先取范陽。則傾賊根本。而可無藩鎭。張忠志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旣降。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北黨散。而可無藩鎭。元和之治。諸鎭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融與王承元田宏正。則魏博鎭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鎭。王庭湊等連叛。穆宗能銳意征討。如憲宗之平淮蔡。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鎭。藩鎭之禍。皆天子致之。未嘗有牢不可拔之勢也。藩鎭漸微。大盜四起。龐勛之黨爲黃巢。黃巢之黨爲全忠。勛巢叛唐而誅之。以其爲盜賊也。全忠歸唐而用之。則盜賊而又藩鎭也。宰相誅宦官。則召藩鎭。崔胤是也。宦官殺宰相。亦召藩鎭。韓全誨等是也。究之宰相死。宦官死。天子亦死。全忠遂攘神器而有之。然則罪唐亡者。獄將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于武后。而繼之者又有韋后。韋后者。武后之餘也。天寶之女禍。莫烈于楊貴妃。而繼之者又有張良娣。良娣者。貴妃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賤而弑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鑒于楊貴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鑒于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朝恩。鑒于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之主。實啟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宦官日盛。再更三主。則陳宏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實等立懿

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宏志弒憲宗。劉克明等弒敬宗矣。宦官弒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畢聚于宦官。文宗懷赧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寶之恥。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憑焉。則上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爲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竄。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爲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婦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言。愼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一傳而卽亂。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能無望賢子孫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三終

朱子奢往諭指新羅百濟高麗皆謝罪
新羅王卒國人立其女善德
陳大德遊歷高麗山川
太宗以山東彫瘵不欲討高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五年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歷遣使冊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眞平爲樂浪郡王

九年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太宗貞觀五年　新羅王眞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爲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

泉蓋蘇文弒其王武立其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

裴思莊請伐高麗

鄧素請增懷遠鎮戍兵上正言斬之

長孫無忌請隱忍蓋蘇文

新羅請援上命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

壞、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幷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爲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嘗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秋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玄奘諭使勿攻新羅　蓋蘇文不從上議討之　褚遂良諫伐高麗李世勣決策請討　褚遂良諫親伐高麗不聽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奘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奘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奘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陁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曏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

遂良請却蓋蘇文白金

以高麗使者屬大理

鄭元璹言遼東不可猝下

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雒陽十一月壬申至雒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雒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硤兵四萬長安雒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羅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宜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敵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二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李大亮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尉遲敬德諫親征遼東不從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雒陽以特進蕭瑀爲雒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雒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雒陽惟啖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丁未車駕發幽州

江夏王道宗馬文舉李世勣大敗高麗

上克遼東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正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邱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赴敵所向皆靡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義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義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

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吮血

薛萬備單騎救出契苾何力遂破高麗

孫代音請降遂克白岩城

契苾何力不殺高突勃

上遣還加尸

城爲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它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爲巖州、以孫代音爲刺史、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我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

尸城人上料耨薩延壽必出下策

延壽不從對盧謀

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老年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勝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縱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彊臣弒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峽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

李世勣長孫無忌薛仁貴皆捷延壽惠眞請降

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着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眞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阬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他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眞爲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　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克白

上欲先攻建安李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眞及羣臣請直攻高麗長孫無忌又阻之遂攻安市久不克無功而還

嚴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

上悔不能成功命以少牢祀魏徵

上喜得薛仁貴

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塡澤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　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塡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

卻高麗美女

謀復伐高麗

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號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丙戌車駕至定州 壬辰車駕發定州 戊申至幷州

二十年春二月乙未上發幷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忽忽吾不憶也 閏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夏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幷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卽蘇文也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傲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 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靑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李世勣軍既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軍焚其羅郭而還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

善德卒妹眞德立

充容徐惠諫征高麗

遣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以伐高麗

房玄齡疾篤諫伐高麗

高麗　冬十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眞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靑邱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三月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幷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於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夏四月甲子烏胡鎭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　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

太宗崩遺詔罷遼之役

眞德卒詔立其弟春秋

高麗與百濟靺鞨侵新羅遣程名振蘇定方擊之

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八月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舟及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己丑、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冬十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眞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卽位、罷遼東之役、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爲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　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與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三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鎭、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

定方大破百濟義慈等俱降

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邱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以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眾與之合勢　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陽城門

百濟故將福信迎立故王子豐圍劉仁願詔劉仁軌救之請唐曆廟諱而行

后諫親征高麗　契苾何力大敗高麗

觀屯營新敎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鎭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鬭而前、所向皆平、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爲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浿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爲樂浪郡王新羅王、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衆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

麗於蛇與
子十二人
皆戰死

將士欲西
歸仁軌不
可乃大破
百濟拔眞
峴城

百濟王豐
襲殺福信

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二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秋七月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眞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鎭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以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旣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淸海表今平壤之軍旣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卽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靑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

遣竇德玄等分詣十道

孫仁師與仁願仁軌拔周留城忠勝等降百濟盡平

仁軌使黑齒常之沙吒相如攻拔任存城

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眞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鎭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

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所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鎭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鎭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

仁軌諫留鎭海東

蓋蘇文死其子男生與男建男產相攻請救于唐

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鎭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鎭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鎭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 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爲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 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爲右武衛將軍、使爲鄕導、又以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秋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特進

李勣拔高麗新城薛仁貴拔南蘇木抵蒼巖三城

元萬頃以檄文被流郝處俊擊敗高麗兵

仁貴拔扶

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爲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衞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爲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

餘城四十餘城皆降賈言忠料高麗必平

言忠對論遼東諸將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

僧信誠通款于勣擒泉男建高麗悉平

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雒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鬭、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它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日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於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金光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爲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爲司宰少卿、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爲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

劍牟岑反為安舜所殺

李謹行妻劉氏退高麗靺鞨

新羅王法敏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遣仁軌謹行討之乃謝罪

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己巳謁太廟

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三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二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餘人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爲安東鎭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戸口先徙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二年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　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在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張溥曰唐太宗說高祖起兵太原立克長安降李密于黎陽俘竇建德于河北禽王世充于東都芟劉武周于并州翦劉黑闥于山東夷蕭銑于江陵殄薛仁杲于涇水六年而定天下即位以後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虜悉爲州縣史稱除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千古未有也獨遼東一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至馳驛祀魏徵柳城祭戰士幾于漢武之悔輪臺儒者責帝

玩武。困於小夷。然貞觀十六年。陳大德出使高麗。歸言其國可取。帝以山東彫瘵。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素請增懷遠戍兵。復不許。反遣使冊高麗王藏爲遼東郡王。既新羅來言高麗百濟爲難。猶璽書往諭。未即加兵。帝亦可謂有容矣。且泉蓋蘇文手弒其王建武而立藏。亂賊首逆。當移六師。非若隋大業時高麗王元之無罪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啓釁自夷。非若隋煬帝幸啓明帳中。欲脅高麗入朝而伐之也。李世勣拔蓋牟。張亮拔卑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眞率衆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於薩水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于親征。一病于專攻安市城。而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高麗也。庾質請留車駕。祇命猛將勁卒。倍道兼行。尉遲敬德勸太宗亦然。帝不能鑒也。隋之銳師。頓于遼東。唐之銳師。頓于安市。集兵萬里。致命一城。中國雖善戰。不如東夷之善守也。高祖創漢業。而有白登之圍。太宗創唐業。而有遼東之衄。得之四海。失之一隅。英雄同憤。沒而不忘。是以班師以來。帝喜怒失恒。勅勒請吏。備禮告廟。勒詩靈州。姑發無聊。以蓋前耻。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遺詔乃罷。斯誠痛失足于末路。結長恨于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子相爭。李勣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于昔日也。又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賈言忠所云。前未有釁。今乘其亂也。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朝者元帝。伐高麗者太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釁與。彼各有時。豈盡係中國兵力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四終

命侯君集等討吐蕃棄宗弄讚懼弄請婚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它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尙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十二年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尙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尙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有離閒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吐蕃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諸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八月壬寅以吏部尙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蘭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吐蕃相祿東贊辭娶段氏　送文成公主于吐蕃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強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騎

郭待封違薛仁貴約大敗于論欽陵

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 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爲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麟德二年春二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眞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秋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車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爲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衆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畧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眞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瑋卽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畧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吐蕃遣仲琮入貢

命周王顯相王輪討吐蕃皆不行

杜孝昇不屈

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李敬元還走賴黑齒常之擊破虜營跋地設始遁去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隣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雒州牧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尙書劉審禮等十一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鎭、擒鎭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爲游擊將軍。 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三年秋七月李敬元奏破吐蕃於龍支、 九月丙寅李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尙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爲虜所攻、敬元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元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

婁師德論贊婆以禍福遂數年不犯邊

太學生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嘆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卒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曏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

高宗欲乘閒圖器弩悉弄裴行儉止之

常之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

吐蕃據安戎城遂盡臣諸胡

常之在軍七年吐蕃不敢犯邊

婁師德擊吐蕃八戰八捷

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調露元年春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爲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幷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畧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鎭、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畧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衞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　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

太后罷御史監軍

韋待價敗謫

曷蘇謀內附事洩被擒

王孝傑知吐蕃虛實

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畧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

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命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爲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元遇爲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爲國人所擒別部酋長昝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元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而還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爲武威軍總管與左

王孝傑婁師德敗于吐蕃

郭元振計緩吐蕃

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

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天冊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爲肅邊道行大軍總管以討之。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幷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幷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

吐蕃請歲發和親使以離間欽陵

器弩悉弄與論巖謀誅欽陵兄弟欽陵自殺贊婆來降

唐休璟敗麴莽布支

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聖歷二年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尙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畧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右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爲將迎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爲右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久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庚戌以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

陳大慈破吐蕃

器弩悉弄卒子軍諸子爭立

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

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爲右武威
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冬十月戊申吐
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
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爲贊普生七年矣
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
妻吐蕃贊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尙贊咄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
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 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
元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坌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常爲朔方大
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坌達延書招
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六月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尙欽藏
來獻盟書 秋八月乙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

楊矩悔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乃自殺

王晙大敗吐蕃

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訓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坌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晙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爲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秋七月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張說請與吐蕃和王君㚟獨主用兵

君㚟破悉諾邏

吐蕃攻玉門軍君㚟不敢出

賈師順固守常樂縣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牛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嘗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

君㚟爲回紇兵所殺

張守珪敗虜復城

蕭嵩裴忠亮大破吐蕃

杜賓客破吐蕃

斂城中財賄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諸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觀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王君㚟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回紇護輸伏兵突起殺君㚟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㚟判官牛僊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漼之從弟也僊客本鶉觚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爲君㚟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鬭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悉諸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冬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裴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

張守珪賈思順擊破吐蕃
信安王禕攻拔吐蕃石堡城

皇甫惟明請遣使往視公主與吐蕃約和從之贊普上表款附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

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求境上求和、 秋九月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常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因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元表等先興兵寇抄、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

毛詩春秋禮記子休烈諫勿許裴光庭等請與之

子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甯之元孫也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尙它碑入見請於赤嶺爲互市許之

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張溥曰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此吐蕃通中國之始也。十二年吐蕃寇松州。侯君集擊敗之。此吐蕃寇中國之始也。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則中國與吐蕃婿矣。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破吐谷渾。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之。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敗績。與論欽陵約和而還。則吐蕃漸大與中國抗矣。三年吐蕃遣仲宗入貢。儀鳳三年。李敬元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永淳元年。婁師德擊吐蕃於白水澗。八戰八捷。則吐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用兵矣。武后垂拱四年。詔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長壽元年。敕王孝傑等擊吐蕃。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鎭。萬歲通天元年。遣婁思德等擊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請許之。久視元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唐休璟破之。長安二年。吐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迄於睿宗。中國累歲無吐蕃患矣。元宗開元二年。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晙敗之。六

年吐蕃請和。十年張嵩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州。十七年。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以詩書賜吐蕃。二十五年吐蕃西擊勃律。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二十九年吐蕃四十萬入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載。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反譖王忠嗣。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石堡城。大抵元宗之世。吐蕃每入輒剋。即爲寇而希矣。及肅宗即位。戎患寖昌。代德繼緒。大寇遂見。遂至京輔擾毒。天子出走。强同回紇。而罪深僕固。大唐封疆。蹙牙犁庭之盛。淪胥忽諸。抑何前後勢異哉。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邇王畿。隴右諸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掩有。猶之秦亂而匈奴大。隋亂而突厥雄。時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禿髮衰種。俗事獉狉。世隔華風。弗夜氏驅野馬。刺犂牛。跳躍西域。即思通朝尙主。一不得。遂擊吐谷渾。攻黨項白蘭。上脅中朝。太宗不即乘銳戡定。反下降公主。生其侈心。築城夸耀。戲瞰邊庭。中宗時棄隷蹜贊請婚。又以金城公主妻之。楊矩得厚賂。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虜近與唐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太宗甯能辭責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

蕭嗣業等討突厥先捷後敗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突厥叛唐

唐高宗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爲其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而使殷王遙領之

調露元年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爲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減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

裴行儉擒奉職突厥衆殺泥熟匐來降

阿史那伏念復自立與阿史德溫傅連寇

尙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幷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尙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尙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秋七月突厥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悊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

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將兵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爲寇癸巳以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爲副將兵討之　三月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黑沙北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廬泊

曹懷舜等敗於伏念

裴炎疾行儉功奏斬伏念

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

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陁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傅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爲方陳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爲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秋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等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尙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傅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于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傅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傅歸京師　冬十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迴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

又寇薛仁貴擊破之

骨篤祿元珍殺張行師

骨篤祿等殺李思儉擒崔智辯

唐休璟請復撥豐州

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宏道元年春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乙亥。復寇嬀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夏五月乙丑。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甯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元基擊走之。　冬十一月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秋七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　九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垂拱元年春二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　夏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爲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黑齒常之李多祚大破突厥

爨寶璧輕戰迷敗

命僧懷義討突厥

骨篤祿卒弟默啜自立

二年秋九月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三年春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　秋七月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右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爲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遙爲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永昌元年夏五月己巳以僧懷義爲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　秋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

延載元年春正月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二月庚午以僧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

默啜請降

田歸道言閻知微不宜擅與突厥袍帶

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常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天册萬歲元年正月丙午、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
册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突厥數萬掩至城
下、欽明拒戰爲所虜、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幷爲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太后
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册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
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
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春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
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三月閻
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默啜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
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今方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
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
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干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
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

姚璹楊再思請依默啜所求李嶠言不可不從歸道言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府之地、幷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幷給穀種四萬斛、雜彩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幷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彊。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征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

默啜不欲以女嫁武延秀拘之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

裴懷古不受默啜官逃歸

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則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歷元年夏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州刺史　秋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元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嬀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眞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譟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

傑請罷修城民

高叡與妻秦氏死義唐般若降賊族誅

仁傑請曲赦河北諸州

傑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以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爲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九月改突厥默啜爲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爲虜蹋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頲之孫也

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爲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爲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一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

族閻知微并誅楊齊莊

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有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冎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疏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怯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殜殜未死。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趌趌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二年臘月。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　春二月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久視元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長安元年夏五月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哲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九月壬申突厥寇忻州

三年夏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冬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昏丙申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

四年突厥默啜既和親秋八月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中宗神龍元年夏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冬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景龍元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爲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

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夏五月戊戌。以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眞水爲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睿宗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正月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

和逢堯說默啜襲唐冠帶

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幞頭衣紫衫南面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水部侍郎

元宗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開元元年秋八月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二年春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閏月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夏四月丁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清大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冬十月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　十一月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三年春正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　二月與䟦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　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川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

拔曳固斬默啜首來獻

闕特勒殺默啜諸子而毗伽立

蘇祿自立毗伽患之召暾欲谷爲謀主

王晙請徙突厥降戶於內地

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秋七月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四年夏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忽、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爲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八月、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爲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幷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此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皆欲自衒其功、非

突厥擒張知運郭知運邀擊破之

毗伽欲入寇築城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乃止

王晙誘殺勺磨等諸部大懼

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竄時已嘗實降戶於河曲。皆獲安甯。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竄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尙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校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𨁂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 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尙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八年夏六月。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𨁂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

張說撫安拔曳固同羅

暾欲谷大破拔悉密及盧公利等毗伽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恟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必若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九年春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

裴光庭謀徵突厥大臣從封泰山

抄邊部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盜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十二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夏四月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卽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尙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眞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冬十一月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

十四年夏四月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十五年秋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與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

毗伽爲梅錄啜所毒子伊然立尋卒弟登利立

登利斬右殺判闕特勒殺之骨咄葉護殺毗伽子及弟而自立

拔悉密三部攻殺骨咄葉護突厥餘衆共立烏蘇

烏蘇敗於王忠嗣遁去

阿布思等來降突厥遂微

毗伽幷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十九年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二十九年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秋八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辛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拔悉密殺烏蘇立白眉

回紇懷仁擊殺白眉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張溥曰武后擊奚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懷義女主失政之大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後諸部盡爲內臣北邊無寇者三十餘年阿史德溫奉職二部忽背反時在高宗之季未幾戚伏其辜皆裴行儉力也高宗崩武后僭制骨篤祿等爲寇僧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篤祿死弟默啜立入寇靈州復命懷義討之不果行嗚呼沙門而執司馬之柄淫人而張九伐之師史冊以來僅見而已骨篤祿反改曰不卒祿默啜反改曰斬啜太后怒其叛則更其號一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烏珠留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立之乃拘延秀遣書數朝廷五罪夫漢人臣于賊莽唐人臣于

武氏天下習爲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君長。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闕知微出使降虜。唐般若翻城應敵。是時邊城死義者。自高叡外不多見也。交持累載。勉許彼昏。猶高后忍冒頓之嫚書。苟幸無事。誰敢言樊噲之橫行匈奴哉。玄宗定難。英武始奮。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郭虔瓘斬同俄特勒。突厥漸衰。默啜旋爲拔曳固所殺。獻首闕廷。遂至國內分爭。闕特勒殺默啜諸子。梅錄啜弒毗伽可汗。登利骨咄。烏蘇白眉相次被誅。而突厥并於回紇矣。唐書載阿史稱亂。自泥熟匐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較前得失。曷若思摩盡忠。陪葬昭陵。立碑化州也。馮奉世立莎車之功。蕭望之裁之。郝靈荃得突厥之首。宋璟抑之。二臣慮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奚契丹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

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萬均之兄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衆內附、以其地置元州、以曲據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冬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府、以窟哥爲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爲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以奚部爲饒樂府、以可度者爲都督、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爲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高宗顯慶五年夏四月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陁梯眞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爲冷陘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爲沙磚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

契丹以飛索羂張元遇麻仁節復以計邀敗燕匪石宗懷昌等軍

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元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元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霫紿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羂元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塡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元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敍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値、發以擊契丹、又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爲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淸、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賤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涼州都督許欽明之兄欽寂爲龍山軍

默啜虜盡忠萬榮妻子　萬榮遣駱務整何阿小攻陷冀州殺陸寶積　起狄仁傑爲魏州刺史　軍書塡委元崇剖析如流　萬榮敗蘇宏暉王孝傑墜崖死

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于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元琮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突厥默啜請爲太子爲國討契丹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春三月戊申淸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夏四月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　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爲淸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

萬榮大敗其奴斬首以降

懿宗奏族河北百姓王求禮杜景儉奏原之

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爲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寃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寃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元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刳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秋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久視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元遇

楷固駱務整來降狄仁傑奏用之以擊契丹餘黨

李璡毀薛訥於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之

孫佺不聽烏可利言敗于李大酺

廝仁節皆爲所纓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十二月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元宗先天元年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幽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　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爲并州長史　夏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爲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爲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禀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

款啜殺孫佺周以悌李楷洛烏可利脫歸

薛訥請擊契丹姚崇等諫不聽杜賓客言盛夏不宜深入寇境訥不從大敗

訥歸罪于崔宣道李思敬等八人皆斬之

李失活李大酺來降

突厥默啜死拔曳固等內附

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幷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爲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冬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開元二年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鎭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幷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薛訥與左監門衞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四年秋八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爲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以其八部落酋長拜爲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鎭撫之、大酺爲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慶禮開屯田八十餘所

以楊氏爲永樂公主妻李失活

失活卒弟娑固代立

可突干殺娑固大酺擒薛泰而立鬱干

以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鬱干

鬱干卒弟吐干立

李吐干來奔可突干立邵固

以陳氏妻邵固韋氏妻魯蘇

五年奚契丹旣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冬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　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

六年夏五月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與公主入朝

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

十年夏閏五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十二年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析軍經略大使

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爲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爲

張說料可突干必叛可突干殺邵固命忠王浚等討之

信安王禕烏承玼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

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妻魯蘇

十八年。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爲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 三月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

英傑戰死六千人皆不降

王悔說李過折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涅禮弑過折唐以爲松漠都督

安祿山敗于奚契丹

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于榆關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 冬十二月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及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是歲契丹王過折爲其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剌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爲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爲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

二十五年春二月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祿山誘阬奚契丹數千人

何思德戰死

祿山大敗歸罪于哥解魚承仙而斬之史思明逃入山谷

二十八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五載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爲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爲恭仁王

九載冬十月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

十載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虜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待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千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嚮使早出已與哥解幷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

十一載春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

李獻忠恐爲祿山所害叛歸漠北

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十三載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契丹、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十四載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張溥曰、契丹與奚、皆東胡種也。契丹之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逃潢水南。黃龍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地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奚則蹋頓之後、元魏時自號庫眞奚。居鮮卑故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與突厥同俗。盛夏必徙保冷陘山。山直嬀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眞、但曰奚。唐武德中契丹大酋孫敖曹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當太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並帥所部內屬。賜姓李。自此世爲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者敖曹之孫。忽殺趙文翽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誅唐宗戚大臣郎將。莫必其命。獨小醜角鬭。策力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於告密鉤距。不能行于蠻夷外方也。契丹既反。奚亦同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后即欲不用兵不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漁陽。駱務整騎至。武懿宗退據相州。后將諸武。固謂子弟勇智。奔走禦侮。足耀遠國。乃上無竇憲燕然之功。而下有高克淸人之刺。則中才之謂何也。后惡二虜。改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猶然婦人之忿。犬鷄之詛。無當讎伐。即後日誅殪突厥默啜。實

助有勞。豈大唐之聲靈哉。元宗開元時。契丹可突干弒其主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帥十八總管討之。定亂服貳。誠稱義師。惜浚不行。稍稽天誅。踰三年。張守珪設計誘斬殲厥渠魁。亂猶未靖。安祿山敗北。赦而不誅。委以范陽。數侵掠。市功久之。奚契丹稍衰。祿山遂反。然則蕡若之酒。非特東胡酖毒。亦天子腐腸之藥也。唐盛而亂以營州。衰而亡以桂林。易曰。喪牛于易。詩曰。敬之敬之。蓋可忽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武韋之禍

太宗以秘記殺李君羡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羡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羡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羡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請勿殺疑似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王后疾蕭淑妃有寵勸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

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

武昭儀殺女以誣王后

高宗武昭儀謀廢王后先以利昭長孫無忌

禁王后母柳氏不得入宮遠貶柳奭

高宗欲特置宸妃以寵武昭儀韓瑗來濟諫止

王德儉說李義府請上廢王后立武昭儀

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襃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

許敬宗崔義玄袁公瑜潛布腹心於武昭儀

裴行儉私議立武昭儀之禍袁公瑜告之左遷

上欲廢后褚遂良韓瑗來濟力諫不納

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甯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

李勣贊決廢后

許敬宗宣言褚遂良立貶

詔立武氏爲后擬漢王政君

武氏爲請褒賞瑗濟

王后蕭妃慘死

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

武后數見王蕭爲祟徙居蓬萊宮

李義府屬畢正義枉法出淳于氏將納爲妾段寶玄疑奏義府逼正義自縊王義方奏彈被貶義方母勸子盡忠

韓瑗爲遂良訟冤

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爲猫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宏爲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瑗濟遂良謀不軌皆遠貶

遂良上表自陳

褚遂良卒

敬宗以韋季方事誣無忌謀反為遠貶

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

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閒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撥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

敬宗又誣奏無忌謀逆詔遂貶奭瑗屬成于志甯黨附乃追削除免

褚彥甫彥沖被殺

敬宗誣殺趙持滿王方翼收葬之

長孫銓被殺

敬宗逼無忌自縊詔斬奭瑗

長孫氏柳氏貶降者十三人于氏貶者九人

廢梁王忠

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甯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甯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涼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嶲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甯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王伏勝發郭行眞猒勝事上官儀請廢武后上命草詔后遽自訴上慙謝后使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逆皆死劉祥道郎欽泰等流貶甚衆

大權悉歸中宮中外謂之二聖

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上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李義炎諫止

元萬頃劉禕之等爲北門學士

天后幽死周王顯妃

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卽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炎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

義陽宣城二公主年踰三十不嫁太子宏奏請出降天后惡而酖之

天后貶杞王上金鄱王素節著忠孝論張柬之潛封以進后誣貶之

后以明崇儼之死廢太子賢

防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栝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

太子宏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翌衛權毅王遂古已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灃州安置

儀鳳元年鄱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　八月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

高宗崩中宗即位政事取決天后

裴炎以中宗貴韋玄貞語白太后謀與劉禕之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廢中宗

飛騎告密之端

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宏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丁巳、
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
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
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
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
爲豫州刺史、　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
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
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
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
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勳賞、
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
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
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

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

邱神勣承太后命殺太子賢

馮元常以直言出外

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裴炎力諫太后不從

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鑑。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耆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邱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邱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爲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

李敬業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温謀討武氏

太后見駱王檄嘆其才

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爲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温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温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温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

武承嗣三思勸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裴炎固爭太后不悅

騫味道告炎謀反劉景先胡元範證其不反皆下獄

魏思溫說李敬業直趨洛陽不聽

小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

敬業囚劉延嗣李思文于獄

尹元貞不屈死

后殺裴炎其弟子伷先年十七請見言事杖流瀼州

劉仁軌表殺姜嗣宗

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幷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爲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尙何言伷先對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

魏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遂戰勝

成三朗死義

魏元忠劉知柔請孝逸火攻敬業大敗

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

王那相斬敬業敬猷駱賓王首來降

裴紹業殺程務挺突厥宴飲相慶

王方翼流崖州死

武承嗣罷僧懷義因千金公主以進命薛紹以季父事之武承嗣三思執僮僕之禮

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三月辛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

馮思勗屢以法繩懷義被毆幾死
睿宗固讓政于太后武承嗣譖遷李孝逸
魚保家請鑄銅爲匭受密奏後怨家投匭告其爲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illegible]

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

索元禮周興等競爲訊囚酷法

陳子昂疏論詔獄嚴刑不聽

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

蘇良嗣命左右批懷義頰

王求禮請閹懷義

四方賀新豐踊山俞文俊言其非慶流嶺外殺之

劉禕之竊賈大隱密奏賜死

郭翰周思鈞以稱歎禕之謝表被貶

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長倩爲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

承嗣誣孝逸流儋州卒

周悰請立武氏七室減唐太廟爲五室賈大隱奏駁乃止

以僧懷義爲明堂使

命周興致郝象賢族罪任玄殖奏無反狀免官

武承嗣鑿白石爲文使唐同泰獻之

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兎兎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 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塡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

削東陽公主封邑并二子徙巫州

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黃公譔江都王緒虢王鳳東莞公融范陽王藹瑯邪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

沖起兵七日而敗

月壬寅、作神皇三璽、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爲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瑯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爲書與貞云、內有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渡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爲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瑯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

貞起兵應沖亦敗乃與妻少子規及裴守德皆自殺

趙瓌妻常樂公主勸諸王捨生取義

太后欲悉誅韓魯諸王蘇珦訊無明驗更使周興等按之收元嘉靈夔譔常樂主迫脅自殺

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沖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鎖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

狄仁傑奏原越王貞黨與

仁傑責張光輔殺掠

殺東莞公融高子貢亦坐誅

殺薛顗緒紹餓死廢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及裴承先

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辥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沖通謀、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己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

於明堂北起天堂王求禮上書諫不報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行祭祀禮

陳子昂言爲政之要

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殺鄧玄挺紀王愼卒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

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橕櫼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靑。鐵鸑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鎭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爲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愼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

張光輔與徐敬貞張嗣明等同誅
太后赦張楚金郭正一元萬頃魏元忠
周興誣殺魏玄同
玄同不肯告密
殺崔詧劉易從
周興等誣殺黑齒常之
殺嗣鄭王璥等六人
嗣滕王脩琦等六人流嶺南
陳子昂諫盡刑

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問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

太后自名曌

韋方質不禮承嗣三思爲周興等構流儋州

侯思止王弘義皆以告密爲侍御史

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

法官競爲深酷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

李日知尚平恕不爲胡元禮所屈

承嗣使周興羅告上金素節等殺之

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宏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遊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宏義按之、安仁不服、宏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宏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宏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隨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

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
鞭殺太子賢二子
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改姓武氏
傅遊藝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
遊藝與岑長倩張虔勗邱神勣來子珣並賜姓武
時人謂遊藝爲四時仕宦
宗秦客與弟楚客晉

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凰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甯爲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郡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赦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

弟皆以贓流貶殺韋方質

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

徐有功以固爭李行褒兄弟罪免官後復超爲侍御史

納武氏神主于太廟

李嗣眞言酷吏縱橫不聽

來子珣誣殺劉行感兄弟

邱神勣伏誅

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贓流嶺外。丁卯殺流人韋方質、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眞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春正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己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戶、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

來俊臣逼史務滋自殺
周興被告流嶺南爲仇家所殺
太后誅索元禮以慰人望
俊臣所殺張虔勗
義豐王光順等皆賜姓武氏
來俊臣殺雲宏嗣
傅遊藝伏誅
張嘉福使王慶之等立武承嗣爲太子卒

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與興、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義陵爲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宏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僞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傅游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

長倩格輔元言不可承嗣俊臣誣其與歐陽通等謀反皆死

太后令李昭德杖殺王慶之

昭德言承嗣不可立

殺樂思晦李安靜

紀先知劾沈全交誹謗朝政太后釋之

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正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

郭霸爲魏元忠嘗糞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眞謀反

元忠辭氣不屈侯思止倒曳之

狄光遠得父書訟冤

樂思晦男訟俊臣弄法

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甯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淸、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

太后出任知古等七族

俊臣請誅行本徐有功駮之

霍獻可力請殺舅裴宣禮太后不聽

來俊臣誣殺泉獻誠

徐堅請覆奏消酷擇法官

昭德言承嗣權太重

承嗣毀昭德太后不聽

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疏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心腹、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

昭德斥白石赤文之妄　胡慶獻龜腹丹漆書昭德奏請付法　嚴善思按告密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爲其黨構陷流驩州尋復召用　朱敬則周矩請緩刑太后從之

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

團兒譖劉皇妃竇德妃皆死團兒復欲害皇嗣太后殺之
竇孝諶妻龐氏爲奴告密薛季昶誣奏當斬其子希瑊訟冤有功力爭得減死
裴匪躬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

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于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赦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戸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强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

安金藏剖心明睿宗不反

萬國俊殺流人三百餘人劉光業殺七百人王德壽殺五百人

太后稍原流人

承嗣等上尊號

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幷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琊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

賜嵩山人韋什方姓武氏

胡元禮杖殺王宏義

邱愔疏攻昭德逢宏敏奏鄧注石論太后惡昭德貶之

周允元皇甫文備奏貶豆盧欽望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

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宏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晝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鍼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宏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鄜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

周矩請按懷義所度僧悉流遠州

沈南璆得幸太后懷義心慍密燒天堂延及明堂

劉承慶請輟朝停酺姚璹獻諛乃止

河內老尼淫穢事敗武什方自絞死

劉承慶言張鼎逢敏諂諛

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于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既火發王屋、

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謟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

劉知幾奏陳四事

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淸宴、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需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淸。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淸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

知幾著思慎賦

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太后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僧懷義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

天樞成　徐有功復用　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賢於張釋之

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

劉思禮與綦連耀謀反吉頊來俊臣上告命武懿宗推之族誅李元素等三十六家

俊臣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僅免俊臣黨人羅告樊惎謀反誅之惎子刳腹訟冤劉如璿嘆泣遠流張昌宗易之得幸太后敕李迥秀爲臧氏私夫承嗣奪喬知之妾碧玉并族誅之

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正月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尙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夏六月、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敎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

俊臣自言才比石勒　俊臣文備誣昭德謀反下獄　諸武及太平公主發俊臣罪王及善吉頊勸太后殺之　昭德俊臣同棄市　太后知天下惡俊臣下詔數其罪　侯敏妻董氏勸敏遠俊臣得免禍

妻妻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　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

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姚元崇保內外臣無有反者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同之

吉頊說張易之昌宗勸武后立廬陵王

吉頊復陳利害太后意定乃召廬陵王

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而死

皇嗣請遜位於廬陵王

薛訥言太子不易醜虜不足平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

員半千請罷控鶴監官忤旨左遷

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瑯邪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夏四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

崇璧咎晉卿坐贓流貶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

王及善有大臣節

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三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夏六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爲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閣、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宏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綿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邱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

頊與武懿宗爭趙功

頊言宗室外戚宜使兩安

狄仁傑諫觀葬舍利

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歸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宏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畧。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衞。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

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費巨萬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朱敬則力諫

仁傑薨太后泣

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幷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泰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

韋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兄弟

蘇安恒請禪位東宮

重潤永泰郡主武延基以譏張易之兄弟被殺

安恒復請太后禪位

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左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

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請封昌宗爲王

魏靖請覆按俊臣等舊獄太后命蘇頲雪冤

諸張深怨魏元忠告其與高戩謀挾太子賂張說證之宋璟張廷珪劉知幾責說以大義乃持正

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川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幷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 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冤者甚衆。頲、瓌之曾孫也、

三年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死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強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

蘇安恒上疏救元忠易之等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

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靑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

王晙申理元忠

崔貞愼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告其與元忠謀反馬懷素據實奏聞乃免

宋璟不禮諸張

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愼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愼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盧藏用請罷興泰宮

李嶠張廷珪請罷作大像

楊再思諂媚取容

昌宗犯罪再思言其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口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十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

令神丹有驗乃復官　戴令言作兩足狐賦譏之　唐休璟請太子備昌宗易之　楊元嗣告昌宗謀反　宋璟鞫實奏收下獄　太后復昌宗詣謝

欲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牓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宏泰占相、宏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宏泰之語、尋已奏聞、准法首原、宏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宏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宏泰爲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

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宏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

張柬之與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多祚楊元忠李湛姚元之薛思行王同皎等斬易之昌宗迎立太子、

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
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大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
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
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
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閿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
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
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
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
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
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
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
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
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

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衞。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踰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鎭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敍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衞。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爲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

立后韋氏贈后父爲上洛王

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瑯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幷州老君爲玄元皇帝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楊再思爲戶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司晨

桓彥範請誅胡僧慧範不聽

薛季昶劉幽求請張柬之桓彥範敬暉除武三思不聽

上官婉兒通三思遂薦於韋后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不聽

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

崔皎諫幸三思第

韋后譖貶譙王重潤

桓彥範諫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為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

敬暉等請降諸武王爵不許

崔湜背暉等反爲三思用

鄭愔請三思去五王

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

宋璟正色拒三思

楊元琰請棄官爲僧

則天崩

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六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

元忠爲三思所惡

宋之問之遜曇李悛冉祖雍附三思告王同晈張仲之祖延慶周憬等有異謀皆殺之

三思與韋后譖暉等不已乃遷貶

韋月將告三思淫亂殺之

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初少府監丞宏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晈家、同晈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晈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壼、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晈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 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

李承嘉附三思詆尹思貞

三思令鄭愔告貶敬暉等

三思令李承嘉安樂公主鄭愔誣敬暉謀逆皆長流

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珦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任長、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

既三思矯制殺五王　周利用慘殺桓彥範敬暉恕己　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為三思羽翼　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及宋之遜姚紹之為三思耳目　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

太子重俊與李多祚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復索

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著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婕妤、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

上官婕妤婕妤遂中宗召劉景仁等兵衞楊思勗斬野呼利多祚軍沮遂敗死

甯嘉勗哭太子鄭惟忠請勿推餘黨

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盧粲駁之席豫上書請立太子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逃去

以避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衞。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衞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衞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衞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於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以為：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

蘇珦治[illegible]太子黨

安樂公主宗楚客使冉祖雍誣奏相王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蕭至忠吳兢力諫

元忠子升附太子爲亂兵所殺宗楚客紀處訥請族元忠制不許

宗楚客使姚廷筠冉

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因有引相王者珦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

祖雍袁守一劾元忠貶死

魏傳弓請誅慧範及薛簡等

竇從一諂宦官

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諛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

迦葉志忠上桑韋歌十二篇

安樂公主作定昆池

辛替否諫營佛寺

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皇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　秋七月安樂長甯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甯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

武平一請抑損外戚　安樂公主更嫁武延秀　太平安樂更相譖毀

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甯。邦甯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自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郞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　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郞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尙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尙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乎、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

中宗與韋后觀燈于市里

郎岌言韋后宗楚客逆亂殺之

燕欽融直言宗楚客殺之

馬秦客楊均幸於韋后

韋后安樂公主弒中宗

願捨近圖遠抑慾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

楚客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害殤帝去相王崔日用密告臨淄王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薛崇暕鍾紹京王崇曄劉幽求麻嗣宗葛福順陳玄禮李仙鳧謀誅之隆基不以謀啓相王紹宗欲悔劝謀其妻許氏力勸成之

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
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
爲豳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卽位時年十六尊皇后
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
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
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
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韉從游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
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
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
子衛尉卿薛崇暕苑總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
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
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
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
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

福順斬韋璿韋播高嵩飛騎斬韋后軍士斬安樂公主武延秀賀婁氏

王昱言上官昭容附三思必滅族

隆基斬昭容於旗下

斬韋溫宗楚客晉卿趙履溫

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

韋巨源爲亂兵所殺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尸韋后於市崔日用殺誅諸韋

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攜紫
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
爭割其肉立盡、秘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
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
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
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
內外閑廄、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
廄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
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
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
重福、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
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
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
孫也、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平章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

劉幽求請相王即位

太平公主令少帝傳位相王

宋王成器辭太子位劉幽求請立隆基

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

宋璟姚元之革中宗弊政

崔日用薛稷兩罷

鄭愔張靈均說譙王重福謀舉兵不果乃謀反事敗伏誅

棺暴尸、平其墳墓。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黄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壬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諂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

姚元之宋璟畢構請罷斜封官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爭之

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㥄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㥄貌醜多鬚既敗梳結着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㥄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㥄皆斬於東都市初㥄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大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按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嚮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

經、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舉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悖、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張溥曰。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宗。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荅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及薛鏽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鏽死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者。必以家事爲辭。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聖歷初。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狄仁傑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海爲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后感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爲唐。大臣遇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殺。其行事間類中材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駱賓王檄文而嘆其才。高歎之惜王偉也。團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諸張。久任不衰。

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年間。不聞臥薪飲血。但祝見天日。縱情慾。憂愁隱約。無怒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讐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昔太宗挈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縱。顧高宗頭眩速死。韋后淫不制。遂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揚潤。窮蹙敗死。猶翟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蔵惡未稔。下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淄乘衆怒。斬罪人。則眞甲子之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尙太平公主、上乃爲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尙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尙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愼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爲之懼也。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沖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沖通謀、顗緒皆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曁、攸曁時爲右衞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尙畏武后之

太平覘伺太子

璟元之請睿宗出宋王及豳王爲刺史安置太平公主於東都從之太平怨譖太子其事遂寢璟元之皆貶

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

睿宗欲傳位太子和逢堯阻之

罷韋安石等政事

頤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説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説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及爲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 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眞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説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財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説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太平欲以彗星搖太子睿宗卽決意傳位其黨力諫不得

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幷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

王琚勸太子誅太平公主

劉幽求張暐謀誅太平事洩遠流

崔湜諷周利貞殺幽求于晙留之不遣

太平與竇懷貞岑羲

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詼嘲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光賓于繡州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

蕭至忠崔湜薛稷新興王晉常元楷李慈李欽李猷賈膺福唐晙及僧慧範宮人元氏謀弑玄宗王琚崔日用勸上決計乃伏誅

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廹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尙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謨之曾孫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廏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

陸象先不從太平公主

毋放逋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荆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平章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劉幽求兼侍中

張溥曰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宏奏請出降后怒即日配當上翌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爲婿館翟車火燎道樾爲枯陵辱他生寵貴己女婦人不仁陰性類然且后生四子宏薨合璧賢殺巴州既忍其子何愛于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己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爲女道士築宮薰戒

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蓋武后愛主不異呂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于平陽之適衛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于太平何誅。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倖。不聞顯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玄宗討韋后。復預秘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挾溫王下御坐。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長閨閤。贊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寧奢侈。安樂妖淫。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主也。爲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爲帝。與兄之長自爲帝。甯有二哉。然勢極重者不反。權太高者慮奪。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喻。庸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畏其除己。積釁成逆。勢所必至。其握寵也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太平其明徵矣。武氏之亂。決於李義府許敬宗。韋后武三思之亂。決於崔湜鄭愔。太平之亂。決於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容小人。若懷義什方。穢濁宮禁。靜能慧範。參圖弒廢。人非衣冠。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類。小人則以爲其類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十九終

李林甫因宦官言于武惠妃願保護壽王

張九齡言林甫不可相上不從

上欲廢太子瑛九齡力諫乃止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幷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

嚴挺之譏蕭炅李林甫怨之

挺之不詣林甫

林甫搆挺之罪九齡解之乃罷政事

林甫黜杜璡絕諫爭路

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　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洛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三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

林甫引進牛仙客
周子諒彈牛仙客杖貶而死
貶張九齡
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薛鏽異謀
林甫贊殺之
林甫勸立壽王瑁
高力士請上立長忠王璵乃爲太子

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撲於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州刺史。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

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秋

林甫口蜜腹劍

林甫以計陷盧絢嚴挺之齊澣

林甫使裴敦復賂貶裴寬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 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爲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眞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

高力士言大柄不可假人上不悅

林甫惡李適之張垍

林甫用吉溫羅希奭治獄

林甫惡韋堅

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荅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

林甫譖韋堅皇甫惟明下獄

林甫以陳希烈柔佞易制引以爲相

韋蘭韋芝訟堅冤皆貶

林甫奏李適之韋斌嗣薛王琄裴寬李齊物爲堅黨皆貶

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說、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州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夏四月、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冤。且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

林甫陷杜有鄰柳勣王曾等杖死併貶嗣虢王巨王琚

李邕裴敦復杖死

林甫奏殺皇甫惟明韋堅兄弟李適之自殺子霅杖死王琚自縊房琯貶

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琄業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

林甫使魏林告王忠嗣擁兵奉忠王後哥舒翰陳其寃乃免死

楊愼矜令史敬忠祈禳林甫使王鉷告之并愼餘愼名俱賜死

盧鉉虐刑張瑄又袖讖書以誣愼矜

王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愼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愼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愼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愼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愼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愼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愼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愼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愼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愼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愼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愼矜退朝、輒躶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愼矜德之、愼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愼矜卽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愼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愼矜、愼矜怒、林甫知鉷與愼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愼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愼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愼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愼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荅辨。乃以木縶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荅。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愼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奏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

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引楊釗爲援

李岫懼滿盈

令荅三紙。辨皆如溫意。溫徐謂曰。大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鞫愼矜。以敬忠爲證。愼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愼矜家。鉉袖讖書入閤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愼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愼矜及兄少府少監愼餘。洛陽令愼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愼名聞敕。神色不變。爲書別姊。愼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

趙奉璋告林甫罪狀未達而杖死

吉溫去林甫附楊釗使釗奏逐蕭炅宋渾

王銲與邢縡謀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上命賈季鄰高力士擊斬縡杖死銲併殺王鉷及其子準邢

入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八載夏四月咸陽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 戸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戸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 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鬭突出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縡鬭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

裴冕收葬王鉷

陳希烈與林甫為敵

楊國忠仇林甫

李林甫死

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倩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 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為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二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

楊國忠、安祿山誣林甫謀反、其婿楊齊宣證成之、遂削爵剖棺

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張溥曰、唐時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即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緣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緣附武惠妃。小人遇主。必竊掖庭之間。求衽席之助。微矣哉。唐書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氏令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甫代爲休請。休既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位。彼因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氏力。蓋高宗以來。滔滔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寵。終於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有天道焉。敬宗應對帝邱。辨濟濬。高宗美其多文。義府獻承華箴。文致儻直。兩人卽陰賊。猶以博文顯。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獵侍郎。兼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雖平爲繼。林甫以䌓捷乘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宏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獪。又非宏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遊娛。莫非林

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專趙高。玄宗蠱惑後宮。始專林甫。爲林甫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爲甫林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安祿山相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疏。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卽久握兵。庸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考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卽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厥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終

宇文融請檢括戶口

融奏置勸農判官皇甫憬言融擾民被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愼矜　韋堅　王鉷　楊釗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竝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

楊瑒言融困弊百姓遂出外
張說抑融遂罷相

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宇文融

上思楊崇禮擢其子愼矜愼名

韋堅鑿潭聚運船恩名廣運

崔成甫唱得寶歌

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二十一年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勾駮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勤有才而愼矜爲優上乃擢愼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愼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汙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愼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善方翼之曾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珍寶於船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袹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

王鉷歲貢額外錢百億萬

飾而私之、運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陜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愼矜代之、

冬十月、上以戸部郎中王鉷爲戸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蒱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楊釗入禁中事見楊氏之寵

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　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歛、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甯

有盜臣而無聚歛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張溥曰甚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括戶入相配流道死韋堅鑿廣運潭封韋城縣男殺于臨封楊愼矜楊卿之子督責出納兄弟並誅王鉷大夫歲貢私帑禍且赤族當其誅求無名獻媚天子宏羊孔僅猶爲計拙一旦竄死狼籍方恨搜括天地智者不爲象齒焚身懷璧有罪以小況大可不懼哉融言利最先其得罪獨輕帝亦心念其才然衆怒不可使也堅以太子後宮之戚外有幹名上牙盤歌得寶巧幸無二李林甫比之即林甫殺之並寵生忌其勢必然愼矜厭勝禍及愼餘愼名王銲與邢縡蓄兵鉷家連坐兄弟同利末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其據豈足福乎融敗于信安王禕鉷敗于陳希烈堅愼矜則皆林甫所殺也鉷繇愼矜致貴中道附林甫作飛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鉷亦族滅愼矜之獄盧鉉妄殺張瑄瑄見祟猝死天道出反如嚮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逆凶豈惡過其量造物冥冥亦無如何哉堅等縱橫言利皆祖宇文公私騷然海內集怨林甫因入之讐去己之疾陰賊鷙發不遺餘力鉷雖厚善釁跡既露即推而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于死不能脫人于難蓋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聚歛咸箝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即得指而斥之其名穢

其害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國。凡朝廷興利斂民之舉。悉唯諸順成。而獨不顯預其名。利則歸己。害則入任。此諸臣所以皆死于林甫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一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太眞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眞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爲光祿卿、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爲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爲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爲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爲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卽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賫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

玄宗令楊妃乞爲女官與高宗令武氏長髮同

楊錡尚主

楊釗與楊玄琰仲女通

章仇兼瓊欲附貴妃鮮于仲通以釗薦遂厚遺之使獻春綵於京師語楊譽兼瓊因引釗見上

帝怒妃妬悍送還既不懌高力士請復迎歸院

以貴妃三姊爲夫人

五楊中虢國尤豪蕩

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眞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

妃忤旨歸
第剪髮以
獻上復使
高力士召
還
命姚思藝
爲檢校進
食使
楊釗更名
國忠
廣平公主
駙馬陳昌
裔爲楊氏
奴所敺
楊國忠領
王鉷所綰
使務
張彖不謁
國忠

羅五百段賞之嚃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陳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罪勑楊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竝如故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

鮮于仲通爲國忠刻頌

國忠私於虢國夫人

楊暄荒陋達奚珣考置上等

國忠惡貶李峴

國忠獻善禾諱水災

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塡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駕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等及暄爲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選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册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安祿山反上欲親征命太子監國楊國忠使韓虢秦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乃止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併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上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吏士追捕誅之（事見安史之亂）

張溥曰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瑁生甯王養之邸中故封建獨晚其妃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速亂也韓非有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蠹木隙墻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摴博見擯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撻之無行若此豈有范睢摺折張儀掠笞之恥哉太眞妃即貴寵乃其從祖妹貧緣親密驟進執政臧非觀洋而貴愈成陽殉之以國不亡何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宛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不知何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槊

中宗爲三思黠籌。此皆無道惡主。甘居下流。玄宗身定國難。治成太平。遽病狂易。自亂帷墻。籧篨戚施。爲世僇笑。斯蓋天奪其魄。人爽其常。鳥獸爲群。則夷虜入室。晚禍崇酷。事應固然。國忠與林甫祿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驩好無間。乃林甫既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傾敗。惟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妬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命親征。制太子監國。國忠恐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既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尚可無動。忽唱幸蜀。狼狽出走。彼以爲獨固我家。天子卽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可忘死。不意陳元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趍死益蚤。其臣生刺雄狐。其君沒傷紫襟。非此大亂。孰爲大哀。嗚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

安祿山有罪張守珪執送京師上欲免其死張九齡固爭不得

史突干與祿山同里先後一日生

突干以計紿奚王執瑣高張守珪奏其功賜名思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　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突干者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突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奕所得欲殺之突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之送諸牙帳突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突干入朝突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突干入朝突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

席建侯李林甫裴寬皆稱祿山

先事鬪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恐阬殺其從兵執瓊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突干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畧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祿山爲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卽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戸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卽爲代作通

會楊銛楊錡貴妃三姊與祿山叙兄弟祿山拜貴妃爲母王忠嗣數言祿山必反李林甫惡之

李林甫欲杜邊師入相之路請用胡人遂成祿山之亂

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賜祿山爵東平郡王

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

聽祿山鑄錢五壚

爲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 冬十月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山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甖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敎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使、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

吉溫附祿山

祿山憚林甫

嚴莊高尚勸祿山作亂

祿山養曳落河八千餘人

高尚以不得志從祿山

使韓休珉爲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卽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見王鉷俱爲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鎭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廷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尙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

哥舒翰以城東之宴與祿山怨愈深

祿山誘降阿布思部落㨫天下精兵

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不信

太子言祿山必反不聽

上欲相祿山國忠諫止

祿山求兼領閑廄又求兼總監

出入臥內、尙典厩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爲盧龍小校、祿山以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爲怨愈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爲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　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

祿山別飼戰馬

祿山欲反先奏除將士官以收衆心

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人遂不敢言

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楊國忠極言不可不從

國忠見素請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上從之輔璆琳受賂事遂寢

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佗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司馬弟給事中埱爲宜春司馬

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佗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國忠捕殺祿山客李超等

祿山表獻馬達奚珣疑有變請上諭止之

祿山發十五萬兵反於范陽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卽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為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

祿山殺楊光翽

顏杲卿袁履謙謀起兵討祿山

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輿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

遣邊令誠監軍於陝

祿山陷滎陽殺崔無詖

封常清敗績

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眞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

祿山陷東京達奚珣降李憕盧奕蔣清死難

常清請高仙芝引兵先據潼關

吳王祗李隨起兵拒祿山賈賁斬張通悟

顏眞卿斬段子光賈載穆甯斬

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廄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憕文水人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悟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禕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悟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事見楊氏之寵）　顏眞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眞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

劉道玄李暐誅嚴莊宗族李奐殺王懷忠訾嗣賢殺馬冀共舉義

邊令誠譖仙芝常清上遣其即軍中斬之

詔起哥舒翰討祿山以疾辭不許

穆甯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詣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召載甯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蘧除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

郭子儀敗高秀巖　杲卿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皆預謀　杲卿斬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　千年獻計退張獻誠　河東十七郡皆歸朝廷　馬燧說賈循以范陽歸國循猶豫事泄循被誅

弛無鬬志。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邱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

祿山稱帝

尚衡起兵討祿山殺邢超然

杲卿使子獻賊首于京師張通幽請行乃賣杲卿而託於王承業使害其功杲卿爲史思明蔡希德所圍承業不數常山遂陷諸郡

杲卿履謙罵賊而死顏氏一門死義者三十餘人

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亾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初祿山自將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冎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

盧全誠獨不從賊

郭子儀薦李光弼哥舒翰擊卻安慶緒

李光弼克常山安思義出降即用其策破史思明

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 己巳加顏眞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眞卿以李暐爲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歷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冤誣殺安思順及元貞

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邱、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邱。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邱。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栅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賜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

李萼獻計眞卿從之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眞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

萼言朝廷堅壁勿戰賊必內潰

眞卿軍權稍移於賀蘭進明

張奉璋拒却蔡希德

子儀光弼大敗史思明渾瑊射殺李立節

子儀斬郭獻璆

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幷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眞卿不以爲嫌、眞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擢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平盧遊弈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

巡以義責潮

子儀光弼大敗思明河北十餘郡皆歸順

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栅於滍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炅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爲太常卿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牁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平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鎗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眞自闕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

王思禮說哥舒翰殺楊國忠不聽

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皆請固守以弊賊國忠疑翰趣之使戰遂大敗潼關失守

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尙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眞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餘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

火拔歸仁等劫翰降賊祿山斬之

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眞已至遂降之俱送雒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

國忠首唱
幸蜀之謀
上悉信之

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兵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雒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雒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

郭從謹言久知今日之亂

陳玄禮鼓衆殺楊國忠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軍停勸上殺貴妃

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鎭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撾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頓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

薛景仙殺裴柔等

父老遮道留上不得固留太子建甯王倓廣平王俶與李輔國勸收衆心

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

建甯王倓請太子就裴冕

太子斬薛羽徐轂

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轂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

陳希烈與張均張垍等降賊

賊將無西出意

日至平涼、閲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潁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鎭、招其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鎭關中。孝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雒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

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盧簡金李涵謀迎太子至靈武

房琯來謁見

裴冕杜鴻漸等請太子卽位

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平、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眞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卽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眞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師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琯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

李勉奏彈管崇嗣

永王璘赴鎮

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雒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

肅宗召李泌至靈武

郭英乂擒斬高嵩

崔光遠蘇震帥至靈武

段秀實責李嗣業說梁宰緩兵

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渙元暐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千餘人來奔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爲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眞爲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

王俌欲降賊諸將殺之

宗仙運說承恩移鎮常山不從

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敕改扶風爲鳳翔郡。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元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亾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戰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嬀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

顏眞卿大頒詔書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

郭子儀等兵至靈武軍威始盛

張巡大破李庭望

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市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顏眞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眞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甯陵襄邑夜去雍邱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

安祿山搜捕樂工

雷海清死義

長安民望官軍至

薛景仙使貢獻無壅

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敎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當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

李泌請以廣平王俶爲元帥

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俶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邊令誠伏誅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韋見素等奉上寶冊不受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

上薄韋見素重任房琯

琯以戎務委李揖劉秩

張巡大破令狐潮王福德

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

房琯以車戰敗於陳濤斜

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敦煌王承宷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宷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眞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一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郎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眞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淸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幷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民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鎭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

張巡大破令狐潮　薛愿龐堅爲祿山所殺

李泌陳滅賊之策

張巡許遠大破楊朝宗

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一月、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朞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鬬、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木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尙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本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祿山欲立嬖妾子慶恩嚴莊說慶緒使李豬兒殺之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

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者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

泌請取范陽上不從

李光弼大破蔡希德

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以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鎭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

上遣使祭張九齡

張巡屢摧尹子奇

子儀擊走安守忠

子儀使僕固懷恩擊敗李歸仁

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軍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潏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諭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

魯炅堅守南陽拒賊衝要

許遠於睢陽城積糧六萬虢王巨以半給濮陽濟陰遂被困

張巡拒賊皆應機立辦

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江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曰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曰昇大喜曰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拒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眞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瑯邪殺賊二萬餘人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鬭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

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賀蘭進明不聽

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鐶。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八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甯

程千里屢敗賊反爲蔡希德所擒
郭子儀勸徵回紇兵擊賊

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爲相惡賀蘭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

僕固懷恩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固止之遂遁

俶請葉護免西京俘掠竟往東京

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荅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

關東獻俘李勉請赦其死

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死義

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幾四百。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

閭邱曉不救睢陽張鎬杖殺之

俶子儀克陝城

安慶緒殺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許遠死義

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幷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

嚴莊來降
陳留人殺
尹子奇舉
郡降

陳希烈等
三百餘人
請罪

甄濟蘇源
明不受賊
官乃遂之

見素入蜀奉迎上皇。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

張鎬帥五節度下河南河東郡縣

上皇居興慶宮

追贈李憕等

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已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疋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

李翰撰張巡傳上獻

耿仁智爲承玼說史思明來降

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縣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僩爲兗王東陽王侹爲涇王僙爲襄王倕爲杞王偲爲召王佋爲興王侗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

崔器呂諲欲盡殺陷賊官李峴力諫乃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賜陳希烈等七人自盡

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蕚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

能元皓來降

王暕宇文寬來降爲慶緒所殺

更勿赦、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冎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辛卯、新主入太廟、上享太廟、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

張鎬言思明許叔冀必叛上因中使稱其忠懇乃釋疑

李光弼密令烏承恩同史那承慶圖史思

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五月、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

思明事泄思明殺承恩父子而反

耿仁智死義

回紇助討慶緒

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十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辥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 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

李光弼請逼魏城魚朝恩不從

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敗于思明

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　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鬭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䴬及馬屎以食焉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卽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幷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

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
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
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
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
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
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
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
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用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
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
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
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
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
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
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
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

思明殺慶緒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

魯炅慙懼飲藥死

朝恩惡子儀譖上召還京師

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慚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光弼治軍嚴整

田神功斬南德信來降

光弼移軍河陽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臯、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

光弼使白孝德斬劉龍仙

光弼以計取思明良馬千餘匹

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丈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

光弼以計使李日越高庭暉俱降

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

良久數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趨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其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决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刭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决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爲鎭西四鎭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莎柵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

光弼生擒安太清

魚朝恩請上敕光弼擊進取東京光弼稱賊未可不從遂戰敗

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爲司空。　己卯。史思明入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兗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尙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嘗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淸。使守范陽。嘗欲殺朝義。立朝淸爲太子。左右頗

歸悅蔡文景說史朝義執思明縊殺之幷敕張通儒等殺朝清及其母辛氏

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爲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爲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鞴馬乘之悅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氈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卽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幷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

朝義召祿山舊將多不至

令狐彰來降

數百里州縣皆爲邱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靑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爲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爲滑衞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鎭臨淮。　六月甲寅、靑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衞伯玉攻史朝義、拔永甯、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爲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靑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爲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

光弼徑趣徐州使神功大破朝義

回紇登里可汗爲朝義所誘因學劉清潭舉國入寇僕固懷恩往見說以恩信可汗悅請助國討朝義

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呂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尙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登里可汗已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邱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雒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澤潞節使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

張獻誠出降
劉嵩降于李抱玉張忠志降于李寶臣

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于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
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雒
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
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
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
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
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
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
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
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
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
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衞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
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
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衞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五
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

田承嗣以城降

李懷仙降幷獻朝義首

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爲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 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鬬。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爲善、擢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意、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

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封賞、

張溥曰、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遣子禍。慶緒朝義。甘心弑逆。于是祿山腸流牀上。思明尸歸橐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爲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山嬖段氏。欲立慶恩。嚴莊李豬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亦惑辛氏。愛朝清驕悦。蔡文景卒説朝義爲亂。周子俊彎弓生擒。縊于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咸不能制嬖妾少子之愛。謀成袵席。劍及腹背。屠僇慘決。酷于市朝。蓋是時賊勢强大。駸駸天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剪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即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蔽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脰。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殲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孫。其太子臨通侍者原碧。恐事泄。遂謀弑莽。覺而自殺。朱溫滅唐。漁色不厭。子友珪使馮廷諤弑之寢閤。由來盗魁極四海之惡。必罹親子之患。蓋其人爲五行所未有。而罰亦天吏所不及也。玄宗晚節昏回。開門揖寇。過非一端。

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既降。假以威權。許叔冀狡猾。不徵入宿衛。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三大失可以亡國。倖而有功者。亂賊運盡。諸將協心。豪傑馳驅于下。中主受成于上。郭子儀李光弼賓造唐室。君何力焉。若王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顏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襲。而喪張巡許遠。遂使常山陷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幾震。縱賊之罪。等于降賊。惜不與達奚珣陳希烈等同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三終

王仲昇使邢延恩奏除劉展延恩請假展江淮都統密敕李峘鄧景山圖展展覺之遂反陷潤昇州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

姜昌羣宗犀皆降賊鄭炅之李峘邢延恩鄧景山皆潰逃

李藏用責李峘棄城非忠勇請收餘兵拒展

崔昭發兵拒暅

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摽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峘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峘奔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峘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晃爲泗州刺史、宗犀爲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摽陷濠楚州、王暅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暅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

田神功擊敗劉展展亡渡江

溫晁擊敗張景超

賈隱林射斬劉展劉殷許嶧等皆死

平盧軍雖戰功凡兩大掠

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拒千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晅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晅於淮南晅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張溥曰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甯也卽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兗王惟良亂于北庭康楚元張維瑾亂於襄州朱融亂于長塞劉展亂于江淮段子璋亂于梓州王元振亂

于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滔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頁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禽之。維瑾殺史翽。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爲亂。邢濟告而誅之。子璋殺號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竊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時有謠言手執金刀起東方。因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并奏除展。言其姓名應謠讖。且與銑一體之人。銑既誅。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倔彊。恐不受命。乃以爲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展心懷疑。激而決反。然展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爲之地。可不戰而服也。以天子明威。不能行于一臣。顧陷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速之反亂。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素請除爲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璆琳往觀變。璆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璆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以發展之惡召亂。中臣銜命。緩急進退。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峘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銳師戰勝。展敗渡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却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反。以兵襲殺之。崔圓不問反爲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山而推辛雲京。鎭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鎭之禍。實始萌

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四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張良娣巧慧得上意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請撤珠玉上從其言建甯王倓賀上從諫如流良娣惡泌倓上欲立張良娣爲后泌請稍以待上皇命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卽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上以建甯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倓聞而謝之事見安史之亂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甯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

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

泌極言建甯之冤請慎將來

李揆賀立成王俶爲太子

揆論皇后不宜加尊號

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爲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爲皇后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揆道元之元孫也

二年春正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

輔國勢尊
宦官稱爲
五郎李揆
稱爲五父
李峴正直
請定法制
輔國忌之

押官爲劫
謝夷甫論
殺之其妻
訟冤孫鎣
崔伯陽李
華權獻鞫
鎣冤毛若
虛希輔國
意歸罪夷
甫上貶流

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禀，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　四月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與鎣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鎣除名，長流播

伯陽等李峴言其無罪亦貶而若虛除御史中丞

李輔國請遷上皇於西內上不聽乘上不豫矯語迎上皇遊將射生五百騎劫遷之上勞輔國爲安社稷

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大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佋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元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眞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眞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

顏眞卿請問上皇起居輔國奏貶蓬州長史　流高力士等出玉眞公主等上皇遂不懌成疾　上欲誅輔國而不決　上感李唐言因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裴冕不肯以宰相與輔國

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元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眞公主出居玉眞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

輔國怨蕭華請罷之薦元載代相

蕃官哀上皇者四百餘人

張后晚與輔國隙召太子謀誅之太子謝不能乃以屬越王係程元振密告輔國反收捕越王等遷后別殿上驚而崩后與係俱皆遇害

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

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

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

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剺面割耳者四百餘人、

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

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

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

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

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

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

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

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

廄、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

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幷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

高力士以慟上皇卒

號輔國爲尙父

元載希輔國意貶蕭華峽州司馬

程元振放歸鄉私入長安京兆擒以聞安置江陵

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幷係及兗王僴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上皇宴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位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爲尙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爲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　夏五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壬寅貶禮部尙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尙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

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張溥曰上皇崩於神龍殿蕃官刈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爲泫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卽位靈武謀册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窺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爲上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遊西內射生官遮道刼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爲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銳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討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士之威偪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失轡及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之稱社稷功玉眞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盡賜屏竄謂上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閹廝小兒役於王鉷與禾豆隨事齕齕不啖葷詭爲浮屠行其入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爲至求宰相不敢辭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輔國怒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國煬帝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甯王倓謀遷上皇罪當死然晚隙輔國召太子謀誅之謂逼遷聖皇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兗王集甲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五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回紇遂請助討史朝義

中使駱奉僊與辛雲京比譖懷恩謀反懷恩請誅雲京奉仙詔兩解不問懷恩怨憤上書自訟六罪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爲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

懷恩痛代宗因循上令裴遵慶論懷恩懷恩欲入朝爲范志誠所沮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

眞卿李抱眞皆請以郭子儀代懷恩

以子儀鎭撫河東將士皆愧爲不義

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眞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眞。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丁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

焦暉白玉殺僕固瑒懷恩母責子負國提刀逐之

張韶附懷恩殺舅渾釋之懷恩亦殺韶張維嶽殺焦暉白玉并賂盧諒遂竊誅瑒之功子儀後知諒詐杖殺之上不受誅瑒之賀厚待懷恩母上以溫詔諭懷恩詣闕而不從

子儀料懷恩無能爲

使黨胡入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嘆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眞言有驗遷殿中少監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

懷恩引回紇吐蕃進逼奉天子儀堅壁不戰既出陣虜驚遁

楊志烈委柏文達攻靈武始勝後敗

子儀請防吐蕃

懷恩誘回紇等入寇

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　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

自將朔方兵繼之遇暴疾死於鳴沙范志誠代領其衆
子儀請令諸道節度使扼衡要
李忠臣聞詔即日就道
魚朝恩欲
百官奉

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甯白孝德鎭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

[illegible]幸奉天劉給事抗聲責之虜寢虜以大雨不能進周智光逐虜反殺張麟阬杜冕家屬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覘知不睦挺身往說回紇共擊吐蕃竟與藥葛羅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追擊破之

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衞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

懷恩將張休藏等降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

子儀招僕固名臣等皆降

稅百官俸以給回紇賞賚

周智光殺張志斌

子儀屢請討智光而不許

姚懷李延俊斬智光

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旣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眞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縑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張溥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鳴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豎中使怨懟上書自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僊載寶而還證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而爲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酹地涇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爲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聞難而卽行凡爲所難爲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況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受賀懷恩有母輦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遇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怨帝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齮齕其間則鋌而走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盩厔之屯駱奉僊猶在兵間詩云讒人罔極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六終

元載貨結董秀先知上意

顧繇以劾元載子而流

元載請令百官奏事先白長官

宰相顏眞卿力詆貶峽州別駕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爲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爲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轉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金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歷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

載結周皓
皇甫溫誅
魚朝恩

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盩

徐浩厚賂載遂爲吏部侍郎楊綰介直不附遷國子祭酒

賜朝恩黨劉希暹死上密戒載載不悛元載攻李泌上屬泌

匡隷抱玉與平武功天興扶風隷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爾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

於魏少遊爲江西判官以避之

李少良以發載陰事潛言韋頌而陸珽告載皆敕杖死

制擢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栖筠發侯莫陳怤得官事徐浩薛邕杜濟于邵皆貶

上與吳湊圖誅元載

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令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怤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　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稱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

得先杖殺董秀賜載自盡妻子皆伏誅 王縉因覆奏得貶括州刺史 上欲誅載黨楊炎等以吳湊諫始貶官 發元載祖父墓 卓英倩杖死其弟英璘作亂孫道平擊擒之

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襪襪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夏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五月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張溥曰、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謷然不悛客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皓皇甫溫。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黷貨、以功名終。亦唐彊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君側。爲天下除大眚。疑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虎。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即爲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閾肘腋間。日夜相嘗無厭也。既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勝道哉。代宗既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資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

孳孳聚斂。縱卓英倩等爲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入法。不應族。卽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爲之。豈其然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七終

崔希逸與吐蕃邊將乞力徐盟各去守備後因孫誨求功請掩擊詔希逸襲之吐蕃遂絕朝貢

杜希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爲威戎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鬭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

王忠嗣破吐蕃杜希望置鎮西軍於鹽泉

蕭炅擊破吐蕃

章仇兼瓊與翟都局董承晏謀殺安戎城中吐蕃使許遠守其城

臧希液破吐蕃

皇甫惟明敗吐蕃

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　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詡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

吐蕃每歲穫積石軍麥哥舒翰掔殺其衆後不敢復來
王忠嗣諫攻石堡城董延光自請往取不克反歸罪忠嗣李林甫遂使魏林誣告忠嗣不軌徵入鞫問

列爲之副居使不爲用翰撾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
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
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
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
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
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
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
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曏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
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
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
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　初將軍
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詧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
鎭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

高仙芝責令李嗣業破吐蕃於連雲堡下中使邊令誠懼不敢進

仙芝以計取阿弩越城遂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以歸

夫蒙靈詧怒罵仙芝邊奏捷書

哥舒翰築應龍城吐蕃不敢近

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櫑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詧怒仙芝不先言己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翰令高秀巖張守瑜克期拔石堡城

唐士卒死數萬果如忠嗣言

王難得破吐蕃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爲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爲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

之地

安祿山反西北數十州皆淪沒于虜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郭子儀令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又遏不召見上遂倉卒幸陝

高暉降於吐蕃爲其鄉導吐蕃入長安暉遂與其將立承宏爲帝後吐蕃迺暉爲李日越所誅王獻忠脅豐王珙等西迎吐蕃

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　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

子儀責送行在豐王賜死

子儀罷廢久聞吐蕃變即募二十騎行營復長安上徵詣行在不應

子儀令長孫全緒破吐蕃仲卿大兵至吐蕃懼遁

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

馬璘自河西入赴難破吐蕃於鳳翔 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後還宮

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 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 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隷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鎭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縣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

吐蕃陷松維保等高適不能救

嚴武破吐蕃

白孝德敗吐蕃

嚴武拔吐蕃數城

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鎭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甯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　邠甯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　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劍南節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歷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　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鎭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鎭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

路嗣恭破吐蕃　馬璘破吐蕃　白元光破吐蕃　李晟以兵千人釋吐蕃靈州之圍

議徙馬璘鎮涇州衆不肯徙王童之謀作亂段秀實斬其八人遂徙

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趣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辭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五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　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瑊登黃萯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令諶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

史抗溫儒雅不用渾瑊命為虜所敗馬璘又敗於鹽倉段秀實發兵東原虜卻走

子儀再任

渾瑊遂邀破虜
李國臣趣兵秦原虜遂不敢犯郊畿
元載請城原州爲固神功所沮

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張滂曰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倖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强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卽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便橋車駕出走彼虜强弱何常之有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衆而豬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夜呼卷衆全遁僕固入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

回紇令與貳。郎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爲也。令代宗當時毋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郤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亢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

自古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闇君不悟也。曰左右愛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八十八終

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元載重徵江淮租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病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口錢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

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分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歷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

楊炎請財賦皆歸左藏上從之

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鎭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

上從李泌言以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李泌以錢帛諭大盈庫

詔免稅外輸賦

張滂請稅茶歲收錢四十萬緡

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陸贄奏均節財賦凡六條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戸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因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

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爲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

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貸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雖考定稅以畝者易斂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由始也既定均田賦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入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

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元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愼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斂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歷以來。地頭青苗諸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于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于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于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歷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稅。于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敕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算。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敕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歷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于更法。而病於加斂。即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于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于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于黃籍。總于戶部。期限責于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司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議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羨物宜推驗上又不許

上雖知延齡誕妄而喜其好詆毀人

羣臣小惟張滂李充李銛證延齡之妄

贄極諫延齡奸詐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述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昌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以釋其疑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

上益厚待延齡

趙憬輸情於延齡

延齡譖貶贄充滂銛

陽城帥王仲舒歸登熊執易崔邠等論延齡奸佞贄

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晝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衞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　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

等稱罪張萬福賀朝廷有直臣

中外賀延齡死而上獨悼惜

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使職如故、 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冀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啓、飛白、惟帝以爲厚一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愼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縊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帝廼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所似、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爲諫官、飲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銛、卽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遍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慷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劍誅張禹哉、趙憬贄所引

也。李繁泌子也。反耽耽爲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爲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吐蕃叛盟

還吐蕃俘五百人

吐蕃俘歸稱聖德贊普卽遣使入貢

楊炎正載書之體

吐蕃請改敕書上從之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終

還吐蕃俘五百人

吐蕃俘歸稱聖德贊普卽遣使入貢

楊炎正載書之體

吐蕃請改敕書上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𥘉所俘掠兵民八百人。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郞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尙結贊盟于淸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尙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淸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荅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靑海言疆埸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尙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盧杞惡李揆使入吐蕃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尙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文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既破韓文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鎭連兵。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鎭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倂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鎭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

李泌詞安西北庭之地不可與吐蕃

齊映泣止帝再出幸

王佖用李晟言敗走尚結贊

杜彥光拓拔乾暉皆棄城遁

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吐蕃遊騎及好畤。九月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游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奔鄜州，吐蕃入據之。　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韓游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

張彧鄭雲逵嘗李晟附張延賞德宗忌李晟功名上命韓滉劉元佐解晟與延賞之憾

馬燧欲與吐蕃和李晟韓遊瓌韓滉請戰乃止會滉薨燧與張延賞反晟議復請和親

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元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元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游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元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

崔澣責尚結贊負約尚結贊僞請和乃詔渾瑊爲清水會盟使

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　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薦劉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元佐元佐亦贊成之滉薨元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

延賞罷晟兵柄武臣皆解體　晟請備吐蕃延賞復沮之尚結贊果劫盟渾瑊逃歸賴駱元光兵救免

遣中使勞問元佐元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元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眞抱眞亦固辭皆由延賞
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怨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
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
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
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
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
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
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
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
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
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
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
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數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
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
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

柳渾料吐蕃背盟

上欲出避吐蕃大臣諫止

李泌請保全李晟馬燧

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鎭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丙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甯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贊結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

泌進不減卒不擾民糧食足粟麥賤府兵亦成之策

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

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

韓清沔蘇太平擊却吐蕃

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秋八月吐蕃尙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捍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寧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　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秋九月庚申吐蕃尙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皐遣黎州刺史韋

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皐命韋晉鎭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皐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巂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皐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韋皐攻下城柵盡復巂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尙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秋八月韋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韋皐獲論贊熱

九年初鹽州旣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鎭搖遠近之心豈惟無

陸贄論備邊六失

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

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隷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使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皐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皐奏破吐蕃於峩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移鎭戍止用邠甯兵而方渠合道木波皆城

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馬定德來奔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甯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甯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歸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鎭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韋皐奏巂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皐約共擊吐蕃皐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巂州異牟尋與韋皐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爲韋皐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徐舍人縱僧延素歸國

韋皐兵擒論莽熱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皐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皐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鷄老翁城　九月韋皐奏大破吐蕃於維州　韋皐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　冬十月庚子加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皐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玼爲刺史

李絳請專節度使之權為宦官沮止

吐蕃厚賂王佖始成烏蘭橋

足之煎卒可黎可足立

四年　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吐蕃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吐蕃憚史奉敬野詩良輔郝玼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 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幷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鄭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荅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既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顔發邠甯兵救涇州邠甯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顔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

悉怛謀請降李德裕奏其狀牛僧孺力沮執而歸之吐蕃盡誅于境上

弗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　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　壬子吐蕃寇鹽州、　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况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還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

也。曾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殀，其孫之爲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于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娑悉籠臘贊立。至德宗即位時，乞立贊爲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愎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鄯廓間夜聞鼙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綝兄尙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尙婢婢相攻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即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虓帥，剽陵中土。其衰也，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辮易服，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尙結贊等爲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强弱，不視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沮之。末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愎諫之主，未有不

愚者也。韋皋招諭雲南吐蕃勢衰。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畧等。牛僧孺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遠人之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兵馬微弱。僧孺敢面謾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藩鎮連兵　涇源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

王武俊說李寶臣降擢先鋒兵馬使
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

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爲節度使。擢武俊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請降。事見安史之亂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衛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右。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

梁崇義因來瑱死殺李昭據南陽而自立

田承嗣選牙兵萬人自衛

李懷玉逐希逸自立賜名正己

因而授之。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鎭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爲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嬀檀平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鎭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朱希彩與朱泚滔共殺李懷仙自稱留後

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泚權知留後

薛嵩死子平逃歸讓位于其叔父嵎

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且求爲相

上以永樂公主妻田華承嗣益驕慢

裴志淸逐薛嵎帥衆歸承嗣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　冬十月辛未以泚爲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嵎、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嵎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毁之、　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朱泚入朝、　九月庚子至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嵎、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嵎奔洛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爲

上命孫知古諭承嗣不奉詔

薛雄不從亂承嗣使盜殺之

承嗣將裴志清降寶臣

承嗣請歸朝

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堅爲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衛州、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剺面、請承嗣爲帥、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巳薛崿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爲

李寶臣李承昭擒盧子期送京師斬之
河南諸將大破田悅
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詈王武俊說釋承嗣以爲己資
寶臣爲承嗣所愚遂圖朱滔

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衞州南度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還使盡籍境內戸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即

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

田承玉卒李靈曜殺孟鑒北結承嗣

劉昌說李僧惠效順乃請討靈曜

李忠臣兵潰欲歸馬燧固執不可軍勢復振

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承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　李靈曜既爲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鎭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十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邱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

李靈曜屢敗
李忠臣馬燧李重倩大敗田悅靈曜夜遁汴州平燧讓功於忠臣
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李抱玉薨弟抱眞留後

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眞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眞仍領懷澤潞留後、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

寶臣請復姓張既復請賜姓李 田承嗣死使姪悅知軍事諸子佐之 李希烈殺張惠光父子逐忠臣上以爲節度使

復鄆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　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　六月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爲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

上用楊炎言貶劉晏

涇州將士不欲遠徙築城劉文喜復據州不受詔

命朱泚李懷光討劉文喜

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已徵秀實爲司農卿丁未邠甯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元載遺策詳在吐蕃入寇）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爲忠州刺史癸丑以涇州留後李抱眞爲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甯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爲邠甯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爲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

上不赦文喜劉海賓殺之歸朝原州亦不果城

桑道茂請築奉天城

楊炎使庾準誣劉晏殺之

李寶臣死惟岳聽胡震王它奴言自爲留後

叛人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秋七月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八月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眞士眞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

田悅爲惟岳請繼襲不許

悅謀拒命田庭玠正言不從竟以憂卒

邵眞勸李惟岳討李正己爲畢華所沮

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曏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眞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眞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

谷從政勸惟岳入朝不從遂飲藥死

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選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疏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

李正己等聞劉晏死反謀益決

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

正己累表請炎罪楊炎遣使密諭上遂疏炎罷盧杞梁崇義以上殺來瑱懼不肯入朝

田悅與正己惟岳遣兵拒命

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
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爲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
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 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
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閹宦所譖、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馬入朝、猶不免
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崇
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
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
朝、言頗切直、崇義亦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
兩河諸鎭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
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 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
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洺縣、悅
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
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貝州
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勇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臨洺、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

邢曹俊請置兵埠口悅不用其策

命李希烈討梁崇義楊炎諫不聽

張萬福發江淮進奉船

馬燧李抱眞李晟大破田悅斬楊朝光張伾固守臨洺

圍五攻，倘晝以邀犯，順勢更不俟，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若不置萬兵於埠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閽杲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很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艽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京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　辛巳以邠甯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眞、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時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眞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

李正已死子納擅領軍務出兵助悅

李希烈斬梁崇義

張孝忠從蔡雄言歸國

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又與抱眞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將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艽將兵會之、　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

承遣臧叔雅厚結周曾等陰圖希烈

白季庚說李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崔程詣闕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盧杞怒不先白張鎰不從其請

劉洽曲環李澄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兵於徐州

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分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朞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還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承自外來以爲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

馬燧大破田悅與李抱眞不協頓兵不進悅得至南郭激勵將士軍勢復振

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兵、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數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一月李納宋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芃引兵逼衞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鬭、又

邢令奇死義

邵眞說惟岳入朝

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二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眞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

祐密告田悅悅怒使扈岌往譏惟岳畢華勸之誅殺眞

張孝忠軍義豐以待惟岳殄滅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

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眞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爲斬邵眞、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孝忠引兵西北、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鬬、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束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却敵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眞將兵宿府中以自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　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

謂常甯說武俊襲惟岳併鄭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

楊政義降

朱滔王武俊皆怨朝廷薄待田悅遣王侑許士則說及三鎭連兵許諾

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眞、閏月甲辰、武俊常甯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眞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眞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甯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鎭、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詔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鎭、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鎭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

張孝忠不從滔謀
李勉說納來降上聽中使宋鳳朝言囚房說等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

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眞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眞代之、士眞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眞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眞爲二州刺史、士眞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眞守德州、且召士眞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

劉怦諫滔救田悅不聽

滔救田悅士卒諠譟不從蔡雄宗頊強止之滔引軍還深州斬唱首二百

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兾、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兾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眞爲恒兾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即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忽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諠、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兾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

餘人復舉兵而南

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兹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諠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甯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甯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嚮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請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

> 朱滔朱泚有隙

> 馬燧奏滔蠟書上驛召泚留之長安

泚宰相馬自訴以千萬計、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幷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眞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眞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眞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甯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眞、請玄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眞、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逵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為掌書記、雲逵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鎭、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幷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幷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繡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

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

詔李懷光討悅拒滔等

李懷光不聽燧言大敗於滔

滔許燧請武俊恨滔

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朱滔王武俊自甯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己，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遂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甯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

李子千鄭濡等請滔與武俊悅納俱稱王

希烈與滔納等交通

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甯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趣趙州王士眞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畧恒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眞卿欲出之於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惬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爲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甯爲內史監委以軍事常甯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荅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　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餼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

滔武俊勸希烈稱帝

盧杞謀陷眞卿使宣慰希烈李勉表留不及

眞卿守義不屈希烈欲遣還李元平阻之

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疏傲敢大言，好論兵，中侍書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四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眞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眞卿於道，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剸啗之勢，眞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眞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眞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眞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

哥舒曜擊破陳利貞又擒周晃

周曾王玢

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眞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眞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眞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眞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鱗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栅蔡山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皐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鍔爲江州刺史　淮甯都虞候周曾鎭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淸

周曾韋淸謀襲希烈事泄被殺淸奔劉洽

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眞卿為節度使使玢㦸淸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玢㦸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淸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淸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眞卿於龍興寺丁酉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甯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眞卿眞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皋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月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李晟軍敗退保易州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淸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淸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奔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

武俊以朱滔傳言恨滔益深　李抱眞使賈林說武俊歸義陰相約結

趙贊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眞使參謀賈林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眞陰相約結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甯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陸贄請固邦本上不能用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師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顧爲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顚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廐備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覦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

勉奏劉德信唐漢臣襲許州上怒遣中使追還爲李克誠所邀大敗

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甯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

上發涇原等兵救襄城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王翃犒薄遂作亂

白志貞所募禁兵無一人禦賊上乃出奔

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以諸軍討淮甯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誼爲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尙書蕭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尙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爲滅族之計乎軍中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俱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

姜公輔請召朱泚從行不聽

源休勸泚僭逆

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頎頔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牓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

上自咸陽幸奉天賴渾瑊至衆心稍安

張光晟蔣鎭彭偃敬釭皆爲泚用

張廷芝段誠諫殺戴蘭歸泚

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　蔣鎭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鎭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衛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

段秀實與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

盧杞力保朱泚忠貞

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后心、臣請以百口保其

姜公輔請召援兵入城

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宣慰朱泚吳漵請行遂被殺

泚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使岐靈岳詐爲姚令言符召還旻兵至靈岳獨承其罪而死

泚議稱帝秀實以笏擊之劉海賓不敢進秀實被殺

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漵獨請行上悅漵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漵於客省尋殺之漵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

李楚琳作亂殺張鎰

上欲幸鳳翔蕭復沮之不從聞變乃止

朱泚稱帝

服用財貨、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彭偃爲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爲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爲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沇詣行在、爲賊所得、逼以官、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淸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淸況

渾瑊河清姚況發甲兵器械助奉天

盧杞與王翃陷殺崔甯

渾瑊韓遊

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爲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甯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甯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翃言於上曰臣與甯俱出京城甯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甯爲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泚使盩厔尉康湛詐爲甯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甯與朱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甯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雒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馬燧李芃各引兵歸鎭李抱眞退屯臨洺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甯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

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

田悅遣賈林說武俊取泚

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祓氛旋復宮闕而已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眞於臨洺抱眞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兵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 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眞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 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

呂希倩戰死
高重捷戰死
泚將李日月戰死其母罵之
韋皐誅蘇玉牛雲光令將士討李楚琳

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實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皐領隴右留後、及郝通張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皐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衆奔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皐中丞、玉說雲光曰、韋皐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皐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豘耳、雲光從之、皐從城上問雲光曰、曏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曏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皐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皐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皐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弇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擢皐爲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皐鳳翔節度使、皐斬之、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

杜希全戴休顏時常春李建徽合兵入援關播渾瑊請自乾陵北過營據要地盧杞不可乃自漠谷進爲賊邀擊四軍俱潰

李晟厚結張孝忠乃西歸

崔縱勸李懷光入援

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

尚可孤討希烈敗泚將仇敬

駱元光襲何望之擊卻泚兵賊不能東出

泚急攻奉天渾瑊等苦戰城既陷賴李懷光至敗泚軍於醴泉圍始解

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惲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仙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絶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傃、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推薪負土塡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

賈隱林言上性急可畏

涇原卒驕

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値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塡壍韶得間踰壍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旣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强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貲財不肯出戰又

殺泚不果

李懷光欲面奏誅盧杞趙贊白志貞杞懼請上詔乘勝取長安不得見天子

陳少遊奪包佶錢帛異本

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陳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强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

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下、物情不達於

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踧踖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

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覲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覲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

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宦官顧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爲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刑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蕚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

許士則說悅勿助泚王武俊復遣田秀馳說悅意遂決

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蕚等皆以為然

王武俊聞李琯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鄙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

李勉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李澄降高翼死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甯陵江淮大

贄請上痛引過以感人心

羣臣請加尊號贄奏不可

下罪己詔四方人心大悅

震陳少遊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

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兹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

武俊悅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稱帝

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
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
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
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於蒸庶、
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
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
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
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
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
安、明年李抱眞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
李充爲恒冀宣慰使、　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眞卿、眞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
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卽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緩李
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

張建封斬希烈將楊峰

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窺江淮

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于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愼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向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彝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兵分置

蕭復言宦官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復面斥盧杞上謂其輕君

東守平恩永濟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

上出復宣慰江淮劉從一每奏留之上遂疑復贄爲辨解

李澄請降

希烈畏王棲曜弩手遂解甯陵圍

李晟斬劉德信并將其軍

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辛卯、以王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貞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李納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　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甯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甯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甯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甯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既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

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晟請移軍東渭橋上寢奏不下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奏依晟請從之

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來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遛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

贄復請移李建徽楊惠元軍就晟不從後果爲懷光所併建徽走免惠元戰殁

賊洮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獲、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常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

張名振屢實懷光反被殺

雖垂成委而不謀何以靖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李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

石演芬死義

上將幸梁州嚴震遣張用誠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馬勛奏取震符執殺之

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己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薪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

釋遲瑗陳罷懷光兵權之策

懷光遣趙昇鸞約達奚小俊燒乾陵昇鸞告渾瑊上遂決幸梁州劉迺死義

喬琳棄上從賊泚

孟保惠靜壽孫福達不肯邀車駕

今邠甯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鎭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鎭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將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

田緒殺悅并其將許士則蔡濟劉忠信扈嶴薛有倫等與朱滔連和曾穆盧南

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恧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卽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嶴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嶴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諠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嶴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嶴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眞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

懷光欲反諸軍不從李景勸其殺泚歸朝許之後復變計

張昕作亂韓遊瓌結高固等殺之

州寇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彊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歸者之議罷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遣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

裴向說趙貴先來降

陸贄論獻瓜果者不當酬以官

圍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文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文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文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文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紓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覦爲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

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不可晟表亦同乃止

恐不重若又自棄將勸何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唯繫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亡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用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

贄請撫循李楚琳

轉餉事甚修辦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以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引不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幷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甯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

實景瑞爲懷光殆節李如遇討誅之李晟忠不顧家

曾子逵大破韓文等渾瑊遂引兵屯奉天馮河清拒泚爲田希鑒所殺

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軍糧、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文等攻武功、鍠以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文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文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

賈林說武俊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破滔

王武俊以身死滔死

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
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
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
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
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
使李納同平章事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
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
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
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
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戌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尙
相疑明日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眞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
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眞
見武俊敍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涕泗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
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曏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葅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
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

贄論將帥

贄言吐蕃兵去可賀

之抱宣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

宜假以便宜待以殊賞

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虞。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縣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乙亥。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絶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餫。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淸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眞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從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眞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眞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

滔聽回紇達干楊布蔡雄言出戰爲抱眞武俊所敗逃歸幽州

晟自苑北攻賊遂戰[illegible]

州心既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
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
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綀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
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
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
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
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
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紿使者曰王大
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
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丙寅李晟大陳兵
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
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
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
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
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鎭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

晟率李演王佖史萬頃等乘勝破賊泚令言出走遂收復京城

張光晟來降

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麚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躡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

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

田希鑒拒泚涇卒殺令言降

梁庭芬韓文綵斬泚來降

上使渾瑊訪求奉天所失褭頭內人贄言不可乃止

晟斬降賊崔宣等表守節劉迺等

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鎭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陵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甯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韓文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尙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

斬李忠臣
上欲乘迎駕形勢遣人代李楚琳贄言不可

尹元貞矯制招諭懷光晟請理其罪
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
高郢勸懷光歸款
車駕至長安

李伯潛生擒劉戒虛
安州遂降

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令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之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　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皐遣其將伊愼王鍔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皐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愼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

孔巢父不善宣慰爲衆所殺懷光復拒守

李泌言懷光不足憂

希烈殺眞卿

晟請斬楚琳

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諠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　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奥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寇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眞卿中使曰有勅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鎭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敭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

馬燧遣人說下要廷珍毛朝敭鄭抗
燧表讓晉慈隰於康日知
晟斬王斌等
晟詣涇原亂首石奇三千餘人併殺自希鑒及其子[illegible]

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
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
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眞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
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
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
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爲王武俊所攻殆
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
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
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
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
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
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
尙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
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
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

李澄焚希烈旌節誓衆歸國

劉洽等敗翟崇暉希烈奔歸蔡州

泌言李勉之力上命復相位

上疑韓滉泌上章力保其無它

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鑾尙在座晟顧之曰田郞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鑾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幷其子亭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鑾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鬩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爲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尙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淸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鎭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郞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

詔諭韓皋歸覲滉感悅貢米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

上復以公直罷爲左庶子

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愼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必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皋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即還朝。皋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皋代少遊鎭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寖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

陳少遊慙死王韶欲自爲留後滉遣使責之乃止

上欲復用盧杞盧翰劉從一不肯駁袁高陳京趙需等力爭李勉李泌助之乃止杞竟死澧州

辭位、乙丑罷爲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眞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

以嘉誠公主妻田緒　呂鳴岳通款於燧爲懷光屠殺

朱滔病死劉怦知軍事

晟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請獨往討馬燧奏詔從之

度使李澄爲鄭滑節度使、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楊王皐爲荊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爲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彊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敍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

懷光縊死

璀與父俱死

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壬子以劉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衆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

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贄言河中既平後區處事宜

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又曰：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

駱元光殺徐庭光

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甯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來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與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怦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怦尋薨

樊澤擊擒杜文朝
陳仙奇毒殺希烈舉衆來降

泌請復府兵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醞，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

泌論盧杞姦邪

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鎭海節度使韓滉薨　夏六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劉玄佐母戒子以死報國

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尙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衞率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三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二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皐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尙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爲副大使、　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眞爲節度使、

張溥曰、藩鎭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之世、諸鎭抗命。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獎、暮尋干戈。天子賞罰、不能自爲。唯視其喜怒、苟幸旦夕。慈母護驕子、非獨豢養、且倒授以柄。德宗憤王之不綱、奮發一怒、先

試於劉文喜効亦小見然劉晏無罪而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宜生其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策進建中禍亂于是始烈矣嗚呼田悅與李正己李惟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旣殺李惟岳其重在內重在外者貴離戎埶重在內者貴服人心德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崇義卽驕倨自帝天子四顧莫可爲使不得已而徵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時所汲汲者惟在討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噪呼京闕志在求食甯懷亂心以靜鎭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至尊出奔令言非賊而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生倉卒朱泚不從車駕資以南面李懷光解圍奉天激而反戈蓋長于養姦而短于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郤未平後釁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暇安望甯宇哉李抱眞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懷光縊死功繇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窘急四賊敗亡皆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眞卿死忠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深惡者止直言强諫而大奸巨盜皆非其讐此所謂性乎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伾文用事

王叔文言太子不宜言外事太子愛幸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嘗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

叔文之黨令韋執誼譖貶張正一王仲舒劉伯芻

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德宗悲太子有疾

宦官欲圖別立衛次公鄭絪等正言乃定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牛昭容相依結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相與唱和、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

王伾尤闒茸納賄

叔文欲得國賦結內外以杜佑易制用判度支

武元衡以不附叔文而左遷

竇羣劾禹錫責叔文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

牛昭容等忌廣陵王淳賴鄭絪定太子位

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

賈耽鄭珣瑜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忌

叔文憂太子儀表

杜黃裳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

太子責陸質言它事

叔文奪宦官兵權俱文珍等削去王叔文翰林之職

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

叔文惡羊士諤直言欲殺之執誼不可遂有隙

叔文欲斬劉闢執誼不可闢逃歸

執誼間與叔文異同以自解

韋皐上表請斥逐王叔文等裴均嚴綬繼奏亦同其黨皆懼

宦官怒叔文等奪其兵柄密令諸將勿以兵屬范希朝

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皐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訢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皐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皐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

王伾請起復叔文不報遂託風疾歸

俱文珍等請上令太子監國

賜王叔文死

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荅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

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

色以至於貶。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十年二月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張溥曰。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裒金餉李忠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鼂。畱此何為其辭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從實也。王伾以書侍太子。闒冗遝陋楚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由弈碁進。卽見敬直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驟見幸太子太子卽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李忠言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卽疾病不聽政。大臣趨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宮禁不知。宮禁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為貴惟出入通言語

者能禍福輕重人爾。伾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託於昭容內豎。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內之。腐木爲柱。卑人爲主。負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二人卽貴幸。未敢輒自相。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錮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秕政。一朝反之。彼亦銳然任。詡詡爲伊周管葛復出也。夫小人易得者勢。雖居者名。伾文素無行。能握權柄。八司馬文章名人。願爲死友。復以善政鼓舞中外。跡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名招天下。爲不拔也。天實惡之。欲其速殞。上皇禪位。相繼竄死。宜哉。韋皐遠在成都。瞻表宮闈。請誅伾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爲援。然藩鎭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伾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恃者奧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勢不敵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柢淺。又以貪人敗頹。易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此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三終

韋皋上結主恩下結士心

皋不使幕僚還朝

蜀人畫皋像以爲土神

袁滋以畏劉闢貶

韋丹請誅闢

林蘊力諫闢舉兵闢礪刃劫之不動謫爲唐昌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　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春正月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

杜黃裳請專委高崇文討蜀勿置監軍

李吉甫亦勸上討蜀

宿將聞用崇文皆大驚

黃裳請以法度裁制藩鎮

嚴礪拔劍州

崇文克梓州斬李康

韋丹請與崇文梓州

高霞寓八戰皆捷

眞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擧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

阿跌光顏斷闢糧道崇文入成都秋毫不犯軍府事一遵韋皐

懼延誅闢反

崇文薦韋皐參佐房式等

崇文不肯獻闢二美妾以媚天子

上以平蜀之功歸黃裳

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市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韋皐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皐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贍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載盧山人。式琯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

軍府兵戍梓州謀作亂柳晟慰安之

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張溥曰王叔文用事時韋皐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柄妄謬喜怒不順及皐薨闢即自爲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殺闢也闢起家由進士宏詞科佐皐府累遷御史中丞度支副使爲國表臣與武夫巽顧鰲蹇弄兵造大樓祈五福係首入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甯州杜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郎軍中拜韓信大將也鋭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江中不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闢材能智力又十過之世且謂妄書生不及介胄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平蜀功歸之當矣韋皐治蜀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闇於知人過任闢復以侈横務蓄藏慮僚掾官洩之歲久爵高遅留幕府不令還朝卒使闢階爲厲堯戒有云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韋皐賢者一念自私以闢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可不戒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四終

李齊運受李錡賂薦用之

崔善貞言錡不法事德宗怒械送錡生瘞之

錡失利權而得節旄杜兼言錡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五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憲宗平吳 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廄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六月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

上以武元衡言決徵錡

錡令親兵殺王澹趙琦

顏防斬李深辛秘斬趙惟忠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與裴行立謀討錡李鈞斬李錡執挽彊蕃落爭自殺

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鎭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留殺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鎭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邱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甯武昌兵幷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僊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均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

討不受羣臣之賀

蔣乂論錡大功以上親及其兄弟不當誅

盧坦論錡祖考冢廟不當毀

裴堉李絳請以錡貲財賜浙西民

皆哭。左右執錡送之。以幕縋於城下。械下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堉、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張溥曰。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錡宗室子。以貢獻餽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于頔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大瘁。錡尤暴橫。聚挽彊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日耽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卽選腹心爲五州鎭將。日

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便於身。則遑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逆營湖州。辛秘募鄉閭子弟。卽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宮斂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縋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爲逆使。錡獨藉貨財陷人。大軍一至。渙然中離。紂衣寶玉以焚。榮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跡錡所爲。雖有國必亡。況爲人臣背逆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博歸朝 田宏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鎭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鎭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衆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曩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

田興因衆心殺蔣士則等遷懷諫

絳論魏博不必遣中使宣慰

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其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鎭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以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

絳請先除興節度使以示不次恩命至魏州士卒鼓舞

絳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魏博軍士

田興厚禮裴度凡事請命朝廷

李師道說韓宏伐田興宏不從

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郎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詣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證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游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宏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宏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

賜田興名田宏正令子弟仕朝廷

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宏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宏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以田宏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宏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宏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張溥曰唐書田宏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爲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惜之。宏正父子。不得其死。予尤痛焉。宏正父廷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相。廷玠抗節不汙。田悅從恒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死。宏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爲母所立。決政家臣。宏正晨入府。將士環拜。請爲留後。宏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衆是從爾。李絳料懷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即降白麻。除宏正節度使。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宏正忠誠。即微中使先至。裴度宣慰。自禀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歷貞元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爲守常。以恭順爲反古。上之求下。急於下之求上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兗鄆使者。皆歎崛强何益。後日崔倰恡魏兵二千。不給宏正。遂使忠臣喪元。孝子刺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鎮得失。固若此哉。

終

李長榮薨上詔令軍士自擇節度使來希皓不敢受盧從史即攘其位

王士則惡王承宗擅立自歸京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扳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鎭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棲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夏四月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

裴垍李絳諭承宗未即奉詔

李拭請委吐突承璀討承宗上斥爲奸臣不可用

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
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
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
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
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
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
璀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
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此上奏。卿曹記之。自
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
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
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
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
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
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
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皆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

白居易論中官不可使任事不可制諸將都統李元素等又極言之上不得已遂削其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

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遣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統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

絳極言宦官之害

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册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鎭各進兵招討

田季安欲出兵阻伐趙之師譚忠知其謀說季安陰遺趙人書得其堂陽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

忠激劉濟討承宗

承璀屢敗酈定進戰死

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覇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恒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鎭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鎭。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

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不進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令迎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

重胤奏上密詔承璀討禽之

承璀奏以重胤卽爲昭義留後絳言不可請移他鎭乃授河陽

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翌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翌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與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鎭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鎭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曏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鎭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幷指承璀專命之

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

李絳請開納直言勿罪居易

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一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

承宗乞自新李師道等復爲請上許之

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宅

裴垍李絳

段平仲呂元膺論承璀宜誅黜上乃罷爲軍器使

裴垍罷相

絳言承璀專橫

絳諫聚財

李吉甫請爲樂絳言不可

絳不與承璀同立

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眞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詔議承宗殺武元衡罪

張宏靖請先平淮西後討承宗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上聞之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乙丑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宏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宏正軍于貝州　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鎭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宏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宏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强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鵶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夏閏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宏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

渾鎬爲承宗所敗郗士美亦拔營而歸

六鎭討承宗歷二年無功

李逢吉亦言宜先取淮西

罷河北兵

柏耆請奉裴度書說承宗

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栢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爲三壘以環栢鄉冬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人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鎬收散卒奔還定州丙午詔以恒州刺史陳楚爲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鎭遏亂者歛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夏五月六鎭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强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鎭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宏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宏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士承元欲盡節天子

承元奉朝命移鎮義成諸將固留承元不從斬李寂等乃行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推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張溥曰憲宗初卽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卒子承宗擅立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

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于強藩。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逭天戮。承宗旅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攘之于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璀奉詔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已逐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攫也。再世方滅。猶網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啓其怨心。遂同田悅朱滔爲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于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亂于外。武俊擧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爲唐擊賊。卒使鑾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甯出李晟李抱眞下乎。帝寵武俊。襁褓悉官。身死贈諡。禮比渾瑊。子士眞息兵善守。歲貢中朝。恭于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矣。鎭州世繼。習以爲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即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尙慮惠讐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闒冗之臣哉。承璀喪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元衡。吏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鐘鼓之聲。其師壯。然爲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宗。來歸京師。其旣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移鎭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睢負固。此一人者。獨何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

黨。適不爲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僊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

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僊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僊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僊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騾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甯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

少誠擅開刀溝及汝盧羣正詰之乃罷役

少誠圍許州上官涚欲棄城走劉昌裔請堅守徐擊遂敗少誠而城全昌裔計斬安國甯

韓宏斬使出兵而少誠失勢于頔等屢破少誠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鎭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鎭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鎭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涚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甯與上官涚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宏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宏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愼、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涚、韓宏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㵐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

諸軍自潰 幾小溵水

竇文場薦 韓全義討 少誠

全義稟命 宦官其軍 罷敗

全義誘斬 夏侯仲宣 等

全義退保 陳州劉昌 裔不納而 以牛酒犒 其師

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溵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溵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荊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

少誠請昭洗詔即赦之

文場掩全義敗跡德宗反稱其功

鮮于熊兒私立吳少陽

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務

爲重胤徙理汝州

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爲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定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卽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宏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宏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鎭、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宏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

萬緡宏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淸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淸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鎭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止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宏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一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討吳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詔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邱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櫜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

鄂討元濟
將士感服
每戰皆捷
公綽殺馬
祭圉人

李師道欲
救蔡募盜
攻河陰轉
運院

裴度言淮
西必可取
韓愈請斷

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宏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數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

詔募士人代諸道軍

李光顏大敗淮西兵

李師道遣盜刺殺武元衡傷裴度

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

度請許宰相私第見客

嚴綬經年無功韓宏倚賊自重

李光顏返梁美妓

元衡、宜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宏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宏爲淮西諸軍都統、宏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宏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也、

冬十月以

盜焚獻陵
吳武陵書
諭元濟勿
反

高霞寓大
敗於鐵城

上獨用度
言不罷兵
高霞寓李
遜皆貶遷

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宏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西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　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爲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

袁滋以卑事元濟被貶

李愬示賊以不肅

李愬赦丁士良而用之

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顔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

士良擒陳光洽

置行縣以處歸戶

吳秀琳降愬用其將李憲

董昌齡母楊氏訓子守義昌齡遂與鄧懷金謀以郾城降李光顏

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㶏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㶏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㶏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

愬厚待降卒以知賊中虛實

吳秀琳薦李祐於愬愬令史用誠禽之厚禮爲六院兵馬使

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　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祐。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嚮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諜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軍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

愬教習突將謀襲蔡

度親自往督戰

張茂和不肯爲都押牙度請斬之乃遠貶而以高承簡代

令狐楚罷

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　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宏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

度奏去中使監軍諸將戰始有功
愬以往亡日攻吳房殺其將孫獻忠
李祐請愬乘虛襲蔡城

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　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

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鎭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

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
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
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
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
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鬭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
民之樂甲申詔韓宏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
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
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
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
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材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
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
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賜爵涼國公加韓宏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
軍事　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
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

總爲淮西節度使。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張溥曰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于建中之三年死于興元之二年少誠反于貞元之十二年赦于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于元和之十年誅于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即靖然已重爲天下困矣希烈少藉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衆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既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蹙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衆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寵任也爲之報讎復殺仙奇而爲留後專擅數年忽叛寇壽唐瀕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死子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愬奇兵克襲元濟立禽韓愈碑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哉唐末藩鎭有入接踵爲逆者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爲賊者也少誠與少陽友善養以爲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悛也憲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不能雪仙奇之寃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于搏鬥軍號騾子兵習

星文。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矯前弊。羿八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信賓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用李愬。則師行而即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師幾覆于吐突承璀。則淮西神武。憲宗亦有鑒而能改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九十八終

李師古言師道不堪爲帥

高沐李公度奉師道爲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未定而分其地

師道潛內兵於留後院謀焚宮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觱篥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爲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西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

闕爲呂元膺逐走

僧圓淨及訾嘉珍門察與師道定謀刼東都城元膺執誅之幷得其殺武元衡

李愿遣王智興擊破師道

師道詐請輸款

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躡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甯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

劉晏平言元濟必敗師道惡而杖殺之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入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李文會林英素撰師道殺高沐囚郭昈

李公度李英曇因師道懼說其納質獻地既聽妻魏氏蒲袁言復悔之遂囚公度殺英曇李遜勸上討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囚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　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

賈直言數危諫師道乃被囚

裴度請令田宏正自揚劉度河直指鄆州

上赦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而賊降相繼

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嚮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會縣爲平盧兵所陷、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　吳元濟既平、韓宏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宏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至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宏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

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沐囚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宏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聽壬辰武甯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丙申田宏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宏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宏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

悟遂鼓衆入鄆斬師道父子函首於田宏正

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邱、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吾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幷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讙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曰、

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侯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宏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宏正進據己營宏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宏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眞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宏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宏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鎭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宏正察之宏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宏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宏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

宏正入鄆除苛禁

吏卒受賊賂容姦

烏重胤請令刺史領事以收藩鎮權

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昈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爲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昈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宏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宏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宏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宏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曏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

誅殺武相賊王士元等十六人

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謀亂殺王遂而自立朝廷陽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誘弁入關斬之

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宏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已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宏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宏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兗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兗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靑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

三分鄆兵以隷三鎭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鎭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旣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屛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張溥曰劉昫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纔立數年而亡何哉荅曰納與師古自逞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可謂明于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于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于李希烈之自稱元帥一亂于姚令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于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杞成之即赤族

無以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未聞有謀。史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蕩平。淄青膽落。田宏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繇度。豈虛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于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號爲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容天宥。吳元濟既斬。懼獻三州。可緩旦夕死。復惑蒲大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闕。不忘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謀討之。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爲師古信愛妻以從婿。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禍生親近。左右之芒刃。密于朝廷之蕭斧。亂賊又安可爲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劉闢。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裴度則平吳元濟李師道。用賢而效。成功赫如。然師道初襲節度。黃裳欲乘其未定。以計分削。帝不能用。卒煩甲兵。元濟死。帝心微縱。蕩于神僊貨利。皇甫鎛程异與度維相。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于劉闢。衰于師道。未耄而倦勤。卽處勝甯足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

劉總弑父濟兄緄自領軍務

譚忠說總歸唐

總數見父兄爲祟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皐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嘗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

總乞棄官爲僧

總以印節授張玘而遁卒於定州之境

總奏分所屬爲三道送伉健宿將於京師以銷後患

崔植杜元穎不知大體

張宏靖驕貴韋雍輩輕薄遂激士卒作亂推朱洄子克融爲帥

乞棄官爲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幷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宏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宏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隣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宏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宏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宏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宏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宏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宏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

劉悟畏克融不敢受盧龍之命

崔倰不肯給田宏正魏兵王庭湊遂結牙兵殺宏正

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宏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宏靖宏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宏靖貨財婦女囚宏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宏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宏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宏靖爲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初田宏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宏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倰沔之孫也宏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宏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向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宏正及僚佐

李愬以寶劍玉帶遺牛元翼令翦庭湊

元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鎭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鎭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宏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鎭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鎭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爲幽鎭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寘官薦杜叔良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元稹與魏宏簡深結沮裴度軍事度極陳其奸狀

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冬十月以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鎭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朱克融遣兵寇蔚州、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宏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尙

馬廷崟作亂薛平討誅之

杜叔良屢敗上令李光顏代將

賊僞遣人爲中使陷弓高

白居易上疏不省

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宏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鎭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時幽鎭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逕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鎭人戰遇敵輒北鎭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將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鎭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宏正而朱克融全張宏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鎭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

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則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宏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鎭本相表裏及幽鎭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鎭軍于南宮上

史憲誠鼓扇布軍潰歸魏州諸將復迫布行河朔舊狀略守義不屈遂自殺衆擁憲誠爲留後

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横海節度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

元稹怨裴度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

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衞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鎭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牙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宏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鎭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鎭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鎭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横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癸未加李光顏横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横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鎭裴度亦與幽鎭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

韓愈正詰
庭湊使解
深州之圍

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庭湊入深
州猶殺臧
平等百八
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度使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爲淮西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眾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眾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

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司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

季實告于方爲元稹刺度其事無驗稹度並罷以諫官言乃削稹長春宮使張又新等附李逢吉謗度庭湊屠元翼家韋處厚李程皆勸上用度

發賞詔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

幽州軍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李載義載甯殺朱延嗣屠其家

度。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勅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甯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

李同捷以賂止河北諸鎭兵

韋處厚正言而憲誠不敢與同捷通

庭湊助同捷爲亂

史唐泣諫其父幷請討同捷

殷侑請含容庭湊專討同捷

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詔遵朝旨、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秋七月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甯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鎭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幷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已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

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

史唐勸父入朝

聽其自新、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幷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

李祐受同捷降遣萬洪守滄栢耆殺之以爲己功祐疾薨文宗賜耆死

館陶將士殺史憲誠何進滔知留後

進滔敗李聽兵朝廷反以爲節度

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
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
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栢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
爲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擢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鎭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
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爲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
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 初李祐聞栢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
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亓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
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
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
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
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
度使侑至鎭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
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
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楊志誠進奏官徐迪辭氣甚慢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屛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鎭、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

杜牧作罪言上策自治中策取魏下策浪戰

作原十六衛官復文皇之制

識朝廷之制唯知尙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幷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幷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幷批荅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鎭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謨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

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
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
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豪傑愎悍者則撓削法制不使
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昵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
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畧帀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
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
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
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鎭之師厥數三
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
西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
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
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
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

作守論言戒大歷貞元守邦之術

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胄。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

注孫子言縉紳不當恥言兵

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路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幽州軍逐楊志誠李懷仵

李載義殺志誠妻子

志誠發載義母墓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誠志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張溥曰唐之藩鎭。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衞磁洺也。成德軍有州六。恒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嬀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橫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鄆邢潞洺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亳潁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彰義安。十三年。程權朝而橫海安。十四年。李師道誅而平盧安。田宏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徙鎭而成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安。藩鎭之亂息矣。

未幾。而盧龍亂。則囚張宏靖。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田宏正。魏博亂。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殺。而李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保倖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鎔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朝也。分所屬為三道。送宿將于京師。誠謂雄鎮瓜剖。勢無兼疆。銳士入衛。人消異萌。亂且汔止。而崔植杜元穎坐無遠畧。不加省憂。遂令朱克融勒歸本軍。張宏靖驕貴啓禍。宰相失人。亂卒思歸。朝廷之禍。非不獨在下也。田承嗣累世負逆。天下苦兵。至宏正始送懷諫于京師。身自入朝。變魏人之梟形。釋中朝之旰食。藩方慕義。未有及焉。殺于庭湊。起布討之。憲誠鼓衆潰叛。布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父子忠孝。感動神人。是時集天下之兵。專誅二賊。度其偪强。豈過淮西哉。元稹忌裴度。勸穆宗雪庭湊。而罷兵。義士解體。亂賊橫興。又誰咎乎。且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安。不知有唐。宏正請使奉貢。非衆所欲。令當其入朝請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可矣。既遣還鎮。又徙成德。成德世據。未易代。魏衆怨宏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也。宏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諸將益偃蹇。逼以河朔舊事。布遂自殺。廟堂處置失宜。而田氏父子俱死。魏博與成德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則天子不得不赦克融。既赦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誠。于是有賊不討。喪地不問。而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

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形然也。夫魏之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猶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終

皮邏閣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奏請許之賜名歸義

張虔陀私南詔妻子又多徵求遂激閤羅鳳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其後卒爲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閤邏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閤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

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于瀘南楊國忠掩其狀反敘功

閤羅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己不得已而叛唐

李宓被閤羅鳳所禽全軍皆沒國忠復隱其敗以捷聞

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閤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閤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爲鍾吐蕃命閤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宗肅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閤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

吐蕃南詔入寇上趣崔甯歸鎮楊炎止之乃留甯

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西川節度使崔甯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甯歸鎮甯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甯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甯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甯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甯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甯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王

李晟救蜀大捷吐蕃悔怒異牟尋徙居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

鄭回說異牟尋歸唐

韋皐累招雲南王復以計使與吐蕃猜阻堅其歸唐之志

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皐至鎭、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皐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韋皐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詗伺導達雲南、　六月、韋皐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皐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皐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

韋皋遣使招諭雲南王

苴夢衝潛通吐蕃皋遣蘇峞執斬之而雲南路始通

異牟尋請棄吐蕃歸唐

崔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受詔遂斬吐蕃使者而歸唐

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義還雲南幷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韋皋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皋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爲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皋遣三部落總管蘇峞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皋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幷遺皋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皋遣其使者詣長安幷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皋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幷自爲帛書荅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

遣袁滋册異牟尋爲南詔王

吐蕃擊南詔無功

王嵯巔弒勸龍晟立勸利

豐祐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册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册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皋雲南安撫使 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嶲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 名

杜元穎減削士卒衣糧蜀兵陰與蠻合而嵯巔入寇

嵯巔與郭釗修好而退仍大掠蜀人

嵯巔請誅元穎朝廷再貶以謝之

文宗太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鄕導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爲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鄕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鄕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

李德裕作籌邊樓

德裕言清溪關不可塞鎮兵不可多

德裕奏乞鄭滑陳許兵鎮蜀

德裕請於大度水北築一城防守

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曏者蠻寇已逼。元穎始補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當蹊之說、以爲清溪一夫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廷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張溥曰南詔疆大繇皮邏閣。史云天后時蒙舍邏盛炎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死唐

地足矣。暨長子炎閣立而死。盛邏皮繼之。生皮邏閣。遂併五詔。賜名歸義。爲唐藩臣。與吐蕃抗衡。可謂非天哉。天寶九載。閤邏鳳攻陷雲南。釁始張虔陀。朝廷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鮮于仲通敗于瀘南。李宓生被禽。楊國忠皆隱其敗。更以捷聞。嗚呼。蠻夷荒鄙之人。何知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柔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求。私其妻子。而猶望其稱臣效順。永無二心者乎。觀閤邏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尋立。鄭回說之歸唐。遣韋皋帛書。痛言四忍四難忍。益信淫昏恇擾。迫而始叛。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驅與蠻合。嵯巔入寇。成都不守。郭釗勉與立約。攻掠粗定。李德裕練葺積儲。蜀人乃安。然桂林兆禍。雲南之患。究與唐終始矣。夫南詔一叛。李晟擊之。韋皋招之。蘇嵬出師。崔佐時宣詔。歷數年乃服。而杜元穎政一不修。亂即蠭起。視點蒼山載書。無有卝。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其俗固然。若天子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一終

皇甫鎛程异以進羨餘得相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

度惜憲宗墮壞升平之業

鎛奏減內外官俸助國用崔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宦官弑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自求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諭曉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氣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

極論之乃止
李道古因鎛薦柳泌煉藥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泌采藥無效逃竄被獲鎛道古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
裴潾極諫貶江陵令

郭釗勸太子但盡孝謹
陳宏志弒憲宗其黨諱之但云藥發
梁守謙等共立太子

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僊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眞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嘗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燥怒、左右宦官多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宏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欲

貶皇甫鎛市井皆賀

杖殺柳泌僧大通

楊虞卿請周問羣臣

趙知微疏諫遊畋

李珏諫重陽大宴

鄭覃崔郾等五人閤中論事上慰勞之

丁公著請禁止宴樂

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御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廷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冬十月壬午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

上幸華清宮宰相等切諫不聽

裴度三疏請立太子李逢吉請立景王爲太子

牙將薦鄭注於李愬注後用事反譖殺牙將

李愬稱注於王守澄守澄乃薦之於上

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等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大御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處士張皋諫上餌金石之藥

郭太后拒臨朝稱制之請

郭釗牋太后勿徇宦官之請

李勃白宰相請早朝

劉棲楚叩墀直諫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皋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愼庶人尙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萊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上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棲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棲楚休叩頭俟進止棲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棲楚曰不用臣言請繼

擢棲楚起居舍人不拜

蘇玄明張韶作亂馬存亮令康藝全尚國忠擊殺之

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而皆不問

韋處厚諫上宴遊

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棲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棲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棲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與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敬宗寶歷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荅之。

張權輿諫幸驪山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索左藏金銀貯內藏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僧道出入宮禁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僊之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館周息元於禁中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

蘇佐明等弑敬宗

劉克明等矯旨立絳王悟王守澄楊承和魏從簡梁守謙斬之迎立江王涵而絳王遇害

韋處厚處置叶宜

文宗勵精求治

劉蕡極言宦官之禍

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祚、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然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眞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卽位、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敎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置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

亂。又曰陛下將杜簒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廹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鎭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

馮宿等不敢取劉蕡李郃請回己所授以旌蕡直

文宗謀除宦官以宋申錫爲相申錫謀誅宦官王璠泄之鄭注與王守澄爲備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即欲遣騎屠申錫家馬存亮固爭而止

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相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

崔琯王正雅請出內獄付外庭晏敬則等誣服崔玄亮等請以獄付外覆按玄亮力言宰相不可輕殺牛僧孺言申錫無反謀鄭注勸守澄止行貶黜而申錫竟卒貶所上深惡鄭注李款奏彈注李宏楚說韋元素擒殺注注至元素反與款曲宏楚憤卒

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均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乂之子元褒江州人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宏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

注反爲侍御史　上飲注藥　李中敏請斬注雪申錫　注引李仲言見王守澄　上再遣中使賜注告身　訓注共薦王璠　注舉李款自代　訓注以誅宦官爲己任

手款曲諦聽忘倦宏楚詗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宏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臣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朋黨之禍　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

訓注謀擢仇士良以分守澄權

李甘揚言而貶

李珏言注奸邪遂貶江州

陳宏志伏誅

李固言爭注爲節度使不可而出外

訓出注於鳳翔

韋溫辭注參佐

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遂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宏志所爲。時宏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

上以舒元輿賈餗無黨而擢相

李孝本依訓注得進

酖殺王守澄

注與訓謀令內侍送王守澄葬盡殲之訓嘗約欲借觀甘露發兵而韓約變色爲仇士良魚宏志等所覺

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衞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鎭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甯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戸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戸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衞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鎭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幷用金吾臺府吏卒先

[illegible]上告變訓與王涯王璠郭行餘羅立言賈餗舒元輿李孝本俱斬獨柳下

郗志榮拳毆鄭訓

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宏志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甯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

令狐楚鄭覃不承上意反證王涯手書爲實

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皐、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溵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王涯賈餗反事浮

訓爲宋楚所擒

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鎭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汚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奔鳳翔爲盩厔鎭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顚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王沐以求薄尉而斬舒守謙以歸江南而免

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而賜死商山

仇士良令張仲清取注仲清從李叔和策誘滅注家

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疑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幷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宏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

李石知兩軍衣糧

李石陳君賞鎮訛言

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官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暫蒙奬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襪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僊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而仇士良無可如何

馮定言神策仗不可以衛殿門

劉從諫請王涯等罪名

令狐楚請收王涯等士良棄其骸於渭水

詿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門。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鎭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

因暴揚士良等罪惡

天子倚從諫以自彊

李石鄭覃李固言共訟宋申錫冤乃復官爵

李石請賞劉宏逸薛季稜以勸內臣爲善

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兹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曏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冬十一月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宏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仇士良遣盜殺李石不果，上乃以石充荊南節度使。

上欲廢太子永，狄兼謩、韋溫諫論之，乃解。

太子暴薨。

上感傷太子，殺劉楚材、張十十等。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中，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

上自恨受制於家奴

仇士良魚宏志矯詔立潁王遂賜楊賢妃及安王陳王死

裴夷直論大行喪服太遠文宗近臣宜恕

李中敏判士良不宜蔭子

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勾當、且言太子成美尚年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宏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宏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是日士良宏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　初知樞密劉宏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忌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宏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宏逸季稜死、遣中

上聽士良譖殺宏逸季稜復遣使誅楊嗣復李珏李德裕泣涕極言乃得釋

士良惡德裕欲假赦書激軍士諠譁賴上宣諭而止

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宏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士良致仕
士良敎其黨固權寵之術
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貲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敎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卽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十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張溥曰文宗謀誅宦官不得意忽忽不樂歎息涕泣自恨受制家奴不如周赧漢獻後世竊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帝以宋申錫沈厚忠謹拔擢爲相密圖誅內申錫漏言鄭注王守澄令豆盧著誣以謀立漳王是時若天子權斷在心親坐殿庭召告者鞫之不第申錫無枉諸奸人指授者可廉其狀鋤而去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逆者同罪令申錫謀逆罪當死令申錫無逆謀豆盧之誣誰爲主者不勞聲色罪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徇於城社惟命守澄雖傾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也告密方至大臣遽譴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由守澄進身卽殺守澄此亦以夷治夷顧人主用之何如耳文宗則非其人也訓害注之成不與甲於送喪而託覩甘露借以驅除譬猶與蠻夷鬬

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令帝能泣獄焉。李訓弄兵。仇魚戎首。可同日死也。倉卒潰決。倒授鐔柄。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涯賈餗等盡斬之。懸首與安門外。豈獨快其私忿。直威天子。姑待以不死耳。陳宏志弑憲宗。穆敬不敢問。王守澄誅劉克明等。立文宗。有大功。執而殺之。不過尺一詔書。獨於士良諸中人。紛紛甲兵何爲也。令狐楚鄭覃不能紓君之憂。出涯等於死。而唯唯證成。彼哉斗筲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裕相。士良遂歸私第。貲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入固不易哉。

李德裕恨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

段文昌李紳屬所善進士於錢徽榜出不預名文昌等言取士不公上命王起等覆試鄭朗等十人皆黜徽與楊汝士宗閔皆貶

錢徽不肯奏私書

牛僧孺以不納韓宏貨而徙相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宏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宏繼薨稺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宏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宏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

李逢吉惡李紳異己奏紳與韓愈不協出爲觀察使既紳愈敘事上寤而紳留爲戶部侍郎

紳族子虞怨紳詣已遂與逢吉合逢吉使虞偕張又新李仲言等伺紳逢吉構王守澄李續之言紳謀不利於上貶爲端州司馬復帥百官賀吳思不賀而因爲吐蕃告哀使

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淸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四年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

于敖迎逢吉意封還敕書言貶龐嚴蔣防太輕

上許殺紳

韋處厚極諫旣得紳等請立太子孫乃焚譖書

李逢吉八關十六子

僧孺不敢諫上但求出外

韋處厚請改赦文而紳得量移

李仲言流象州

弗內艮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奬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歷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卽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鎭、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上察張權輿等誣謗待裴度尤厚

李宗閔以宦官之助得相

度薦德裕爲相宗閔惡而出之

宗閔僧孺排德裕之黨

宗閔怨度薦德裕出之於外

王踐言言僧孺縛悉怛謀歸吐蕃非策上悔而疏之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尤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

僧孺自謂小康

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

上惡楊虞卿等朋黨

上自宣除鄭覃宗閔愀然

李逢吉使李仲言賂王守澄守澄薦仲言上歎爲奇士

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胤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

德裕極言仲言不可用

王涯背德裕反助仲言爲鄭肅韓佽不封還勅書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惡德裕而引宗閔

德裕出外仲言內用高銖等爭之不能得

上已留德裕於京師復以宗閔言而止

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旣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曏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卽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濟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毁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竝進毁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毁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耘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戸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鎭海節度使趣之赴鎭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

王璠等誣德裕陰結漳王路隋爭之乃止隋以救德裕而貶

賈餗與宗閔善恃勢陵御史

德裕誣貶袁州

注訓搆楊虞卿下獄併貶宗閔爲明州刺史

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與守澄不叶訓注出爲監軍舒元輿以鞫虞卿獄擢御史中丞

訓注連逐三相宋若憲以宗閔事賜死

賜承和元素踐言死

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尙未行戊戌以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鄜口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𥊍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𥊍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戊寅再貶沈𥊍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

注訓倡二李黨名逐朝士

李固言引楊嗣復李珏以排鄭覃陳夷行

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敗死事見宦官弑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戸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曏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罷爲太常卿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

德裕論致理在辨羣臣邪正

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閒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日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僧孺宗閔連貶

李紳按吳湘罪以武陵故遂處死

柳仲郢與僧孺善德裕仍用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與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彊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憎愛、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宏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

德裕貶韋宏質而衆怨

宣宗遽罷德裕

白敏中負德裕反使李咸訟其罪吳汝納訟湘冤德裕貶潮州

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宏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宏質坐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三年冬閏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張溥曰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皆與李德裕不善人咸直德裕曲逢吉宗閔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人廉謹非齮齕人者抑其居朝廷碌碌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諒矣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以節義唐之朋黨始於對策成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已勢盡則離財盡則散劉峻所爲廣絕交也卒禍移國家燎原不止嗚呼凡人失意相怨望得志相應援群居無聊放廢議論或過而忽之及登巖廊升鼎軸睚眦發心雖君父急難不能易也繇彼所見者小所持者深君子奮於激昂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蠆實有其毒非有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人臣有朋黨非社稷之福也僧孺不納韓宏錢千萬穆宗閱視財簿扳而相之其致主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群臣顧不念國家日夜掛心惟以沮害德裕爲功名維州之議締送悉怛謀於吐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僧孺亦繇是疏罷猶沾沾欺人主謂天下小康誠哉竊位偷名無所逃罪德裕相武宗會昌致治威惠夷夏宣宗惡之淪身瘴海可爲歎息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晉史蹐跖閔然人主之前善任如漢高聽言如唐宗智常不察顧用其人而治與用其人而亂可以成效論也僧孺歷相三主一無表見德裕綏三鎮制蠻夷六年之間政若沛風兩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否已辨烏可以愛憎持兩端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湘冤死厓州之貶咎若自取夫盧杞日夜殺人人主不疑名之曰忠德裕在位一夫失所則身殉之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尤貴兢兢哉至朋黨議起危亂循環白馬驛之禍凡縉紳不與梁者柳璨皆誣以朋黨貶死數百人優游六合皆梁賊也反指唐

臣爲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痡。實基長慶。歐陽流涕而著論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終

劉承偕與張汶謀縛劉悟悟諷軍士作亂汶死欲併殺承偕賈直言責之乃免

裴度請下詔令悟誅承偕上不聽乃奏流之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宏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歷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

劉悟薨子從諫欲匿喪求留後直言切責乃發喪

李絳請削除昭義節度使敬宗不聽竟與從諫

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爲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尙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尙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尙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鎭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一月辛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劉從諫薨　其弟子稹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語見宦官弑逆　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劉從諫復遣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語見宦官弑逆

武宗會昌三年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立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元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

聽王協謀欲自爲留後宰相多議許之李德裕欲請討

詔鎮魏同討澤潞幽州專禦回鶻

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宏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稹贈賂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

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甯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軍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鄖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値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甯兩軍帖以靑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

德裕請詔諸軍取州毋取縣
李彥佐逗留德裕請令石雄爲副卽代之

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冀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宏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鎭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宏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鎭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鎭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向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栅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宏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

李回宣慰河北三鎭皆奉詔

賞王元逵以激厲諸道

何宏敬持兩端不進德裕請令王宰趣磁州宏敬懼而出師既奏拔肥鄉平恩遂加賞以釋疑

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宏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鎭無不奉詔。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宏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宏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賜宏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阨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宏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宏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倉皇出師。丙子宏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

王茂元有疾德裕請令宰援河陽既而即以宰兼行營攻討使茂元薨德裕又言宰不可兼河陽於是敬昕節度宰專扞敵茂元欲棄城孟章諫止

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嘗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閡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捍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給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宏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宏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宏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

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鎭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餉饋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冀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眞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析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雕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州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

劉沔與張仲武有隙乃徙義成

薛茂卿召宰攻潞州宰不至劉稹知謀遂族茂卿

稹遣將詣李石求降德裕言不可受崔碣請受上貶之

李石召橫水戍卒赴王逢楊弁作亂馬元貫又言弁不可討德裕詰之急督客軍往攻而河東民兵自奮

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悟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荅悟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弈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

王宰書稹降可許德裕言不可并密諭石雄立功

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求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强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

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故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宏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鎭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

德裕請以高迪二策詔諸將又以高文端策分詔王宰王逢何宏敬

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擣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閏月李德裕奏鎭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廹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栅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鎭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栅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嘗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鎭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飮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卽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

溪問崔嘏王釗高元武安玉等俱降

元逵殺降將魏元談等

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宏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晁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恟恟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幷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宏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宏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

德裕請以盧宏正爲三州留後
郭誼王協謀殺稹自贖

八月辛卯、鎭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宏正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鎭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鎭、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尙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

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善厚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宏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請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悰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税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横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園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閲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宏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

盧鈞入潞州昭義遂安

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衞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衞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鎭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鎭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鎭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嘗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鎭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

王元逵多殺昭義屬城人德裕等奏令歸鎮詔鈞安撫

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議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幷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張溥曰、劉稹以從諫從子、狡焉抗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昭義最富强、雖戰勝、科斗寨之役、賊勢橫奔。大將損辱。衆議鼎沸。天子雖神武。始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指授。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恃惟河朔三鎮。今詔王元逵何宏敬討稹。張仲武禦回鶻。不惟去其輔車。且使鎮魏爲朝廷用。是一舉而河朔奔走於闕下也。元逵奏捷。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宏敬不出師。則詔王宰竟趨磁州。李彥佐觀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茂元有疾。則令宰兼河陽。宰不可專任。則又資以敬昕。制以劉沔。激以石雄。使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抉令客軍討之。而河東戍兵自取太原。李石王宰

上稹降表。則責令舉族面縛。而密詔諸帥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決機廟堂之上。轉移俄頃之間。中使不得關說。武夫願爲盡死。即杜黃裳裴度不及也。至崔問崔嘏請降於元逵。王釗請降於宏敬。郭誼內變。武宗亦料其計必出此矣。誼斬劉稹。日望旌節。德裕建議。令石雄入潞州擒歸。斬於京師。溫公謂殺降非信。抑不然。稹一騃孺子。誼與王協導之爲亂。又殺以求賞。無夏侯澄祗目之悲。而效子寗蘧頭之惡。且夷戮宗族。誅及襁保。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曰。歸朝佳事。但恨已晚。邯鄲李新聲張谷侍人也。嘗從諫覘覦時。勸谷脫族西去。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鍵兒食。昭武將士。竟無一知義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終

鄭祗德募新卒以軍吏受賂皆得孱弱

羣盜求屬於裘甫麾下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既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

夏侯孜薦王式代祗德

式言兵多賊速破則費省

樓會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

裘甫畏式不能決劉暀王輅二策

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
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
任也諸將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畧對曰
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
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
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
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會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
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
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
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
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
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
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
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
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

畧在賊中。賊客之畧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乃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屛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詗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

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戮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暀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循海澨。思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𥅆村。賊將王皐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金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

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眹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眹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鬭。鬭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大功。

張溥曰。宣宗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目著之。汲汲乎有盜賊之憂。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裘甫唱亂。自

是寵勛芝巢接踵紛起遂以亡唐然則懿宗初立桐柏挫師非小變也鄭祇德以子顥尙主固求散
地顥求作相貽書切戒之跡其生平頗有識者顧應變制敵非其所長國家用爽其分坐喪范居植
等數將賊勢滋大抑曲逆所以譏尾生孝已也王式受命討賊置酒餞客意甚閑暇軍令方舉十九
戰俱捷賊跳入剡合圍禽之易於撓指或謂甫酒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暀令暀計行襲越州守
西陵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裘甫略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江東遠甚驟
聞式至徒黨震駭欲大兵橫馳斷截江海卽鳥飛獸逸勢有不能劉暀躑躅唐興蘄王輅以自解亦
謬援天亡蓋非已罪爾王式破賊指畫絕人遠表其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非夏侯孜悉力於
內樂羊中山手足見制矣孜爲相無他功能獨專任王式蕩平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庶幾新
唐書於其本傳畧而不書予竊惑焉彼執政在內不念國難而媢嫉彊臣多方沮之俾其一敗者亦
孜所深笑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五終

徐州銀刀等軍逐溫璋

王式殺邵澤等數千人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甯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甯節度使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　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甯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甯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

徐兵戍桂州者六年不代許佶等作亂推龐勛爲主

徐卒過淮南李湘說令狐綯以奇兵擒之

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甯卽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愼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鎭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　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刼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　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鎭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

不備

趙武等十二人不肯從亂爲勛所誅

諸將與溫庭皓勸崔彥曾先擊徐卒乃命元密等討勛賊詗得情設計潛遣直趨宿州陷城殺焦璐□等

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慆悰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衍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恟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

追之陷於荷澮而死勛竟至彭城入據之囚彥曾殺尹戡杜璋徐行儉

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辜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

張敬思受賂縱賊

溫庭皓守義周重助杜

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縑賂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日，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涫，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

杜慆嚴守泗州李圓攻之不克

杜讜願與辛慆同死

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縮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慆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　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

勛望節鉞不得益逞亂

康承訓奏乞沙陀等兵將自隨

辛讜說郭厚本救泗州袁公弁沮之讜怒叱乃出兵師之抵淮北賊始散走

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隣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礓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師。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遽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予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illegible]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 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 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

戴可師入都梁城恃勝不設備濠賊兵宏立敗死

周重諫勛驕奢

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砍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旦明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宏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皥遣其將薛尤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讜以浙西軍至楚州監軍畏不敢進讜帥衆死戰乃入城

朱邪赤心奮戰賊幷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敗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宏立自矜淮

敗王宏立

賊將姚周等爲沙陀所敗周重反勸勛殺彥曾等以絕人望

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唐寨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宏立單騎走免所臨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宏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宏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庚承訓既破王宏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　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眞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

佶等推勛爲王勛辭王爵　讜迎糧於揚潤賊力戰乃出　勛父舉直拜于庭　馬舉解泗州之圍王宏立死

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宏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宏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推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

勛攻柳子承訓邀擊勛大敗之

鄭鎰來降舉敗劉行及寨

承訓招陳全裕而賊黨益離李直朱玫

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　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　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

張玄稔與承訓約殺賊出降復進直趨符離徐州之許路審中開門應之玄稔斬舉直佶徐州遂平

發兵戍沛玫汾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將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　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皐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　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

勛爲沙陀所逼同賊溺死

賊窮俱降獨吳迥堅守不下馬舉攻克之

讜又讓功於慆

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　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喜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五

李膠等陳處置徐州之宜

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嚮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張溥曰、龐勛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許佶翟故羣盜。勛一小吏。爲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即攘攘求歸。率衆擅歸。圖見妻子。亦何嘗有陳勝吳廣之志哉。令狐綯以宰相出鎭淮南。當勛等東下時。令聽李湘言。殲之高郵。亂可立止。迺縱之渡淮。陷宿州。破彭城。因崔彥曾要天子節鉞。禍始烈矣。綯所見不出境內。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即可謝大子告無罪。抑思大臣慮四方數千里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甯者。號令鈇鉞得專制之。賊至境不能討。反逸之使禍鄰國。此去身爲盜者幾何也。辛讜擊劍尙俠。年五十。罷居揚州。未嘗有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城危迫。身貫賊柵。趨見杜慆。願與同死。犯圍請救。迎糧濟師。凡往來者十二。泗州得全。當龐勛據徐城。分兵四出。所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許遠以死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亦困。杜慆以孤城捍勛。勛之精銳。悉集于泗。辛讜奮身出入。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救。有幸有不幸。讜能得之於郭厚本張存誠。南霽雲不能得之于

賀蘭進明。要彼忠烈。蓋齊致矣。康承訓奉命討賊。奏乞朱邪赤心自隨。戰勝之本。自得人始。銀刀雖橫。豈能敵沙陀哉。王宏立殺戴可師於淮口。氣矜之隆。遇赤心騎兵。三萬人俱糜碎。張玄稔初脅從勛。繼謀歸國。青旗一立。徐州遂平。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勛父子。亦何能爲。彼唯狎慕藩鎮。謂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屍路隅。猶恨死晚。大子貴威斷。戒姑息。懿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益傷德宗矣。崔彥曾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符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苟涓。世尤其失策。然賊埶已成。卽不擊。聽其至徐州。內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咸通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六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甯國公主
妻回紇可
汗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
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
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
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借來見上于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　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
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判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賚惟其所欲　初上欲速得京
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
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荅拜跪捧王足
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事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
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
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
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

公主歸京師

爲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甯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曏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命、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二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甯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剺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甯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爲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

車鼻鞭藥子昂等魏琚韋少華遂死

回紇所過抄掠馬燧以計約束

蕭昕正言回紇負約

代宗養僕固懷恩女爲崇徽公

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還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歷三年回紇可敦卒、 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 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爲判官、 六月丁酉、公主行、辭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

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秋七月癸丑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諭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

虜俗因唐而壞 登里欲寇唐頓莫賀諫不聽卽擊殺登里而自立

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爲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幷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爲藩臣垂髮不翦以待冊命六月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突董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上卽位命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爲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

張光晟盡殺突董胡德宗貶之以悅回紇

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回紇不得見可汗而還

朱滔娶回紇女回紇許與同寇河南

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突董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干迦斯等迎之頡干迦斯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已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連兵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

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嚮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辠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

回紇絕吐蕃乃請改國號

和平。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九月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 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爲登里羅汨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頡干迦斯與北庭爲吐蕃所敗反殺楊襲古

奉誠卒而無子國人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弑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　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秋八月，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爲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畧，自

立其相

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爲可汗言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稚者皆內之闕廷　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爲騰里埜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於回鶻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邊軍戒嚴

李絳請許回鶻昏獻宗不聽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俟城塹畜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走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

穆宗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

昭禮爲下所殺胡特勒立彰信殺安允合柴革掘羅勿借

與僧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　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　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　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述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

沙陀兵攻殺之國人立䧢馺特勒

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兵攻殺䧢馺及掘羅勿

嗢沒斯等求內附朝議欲討之李德裕言不可乃詔田牟韋仲平毋生事

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䧢馺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䧢馺、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䧢馺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龐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　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

德裕請以糧賑回鶻

德裕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黠戛斯得太和公主

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鎭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讐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一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 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 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

遣送歸唐爲烏介所殺

以劉沔代符澈

嗢沒斯誘殺赤心僕固那頡啜收衆東走

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持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 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劇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 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幷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 壬午

德裕薦石雄爲天德都團副使

張賈遣安撫嗢沒斯等

那頡啜爲張仲至敗走烏介獲殺之

嗢沒斯入朝

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羇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　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　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庭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疑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　六月甲申以

嗢沒斯與其弟等姓名

嗢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秋七月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宏順仍以宏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今令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

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兵迫回鶻

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棄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 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雁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

命德裕爲書賜太和公主

石雄擊破烏介迎太和公主歸

武宗欲令趙蕃黠戛斯求安西北庭德裕諫

庭達靼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甯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禀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幷弟思貞等及愛宏順皆歸闕庭、上從之、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

言非討乃止

黠戛斯求册命德裕奏宜與結歡

命德裕草賜黠戛斯書

黠戛斯遣人入貢

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邀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册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大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辠。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册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于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

[illegible]作武侯室韋取回鶻[illegible]西遁室韋分回鶻衆爲七黠戛斯遣阿播擊[illegible]之

黠戛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奧室韋分回鶻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庬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爲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龐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 十一月辛亥。冊拜爲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奏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張溥曰。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既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逮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

强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兩都陷沒。肅宗即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葉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殪。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黷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衆入寇。雖劉清潭揚齎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德。虜心內動。反爲我用。而鞭撻使臣。殘燬州境。罪已過浮。彼犬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親。即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爲逆。在唐室爲忠。父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讐之義。柔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嗢沒斯以逼烏介。拒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于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爲鬬。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七終

國人不附
達磨吐蕃
益衰

達磨卒佞
相立其妃
綝氏兄尚
延力子乞
離胡爲贊
普結都那
不服殺之
論恐熱說
三部起兵
擊殺尚思
羅遂併其
衆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贊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劉沔奏移軍雲州、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

論恐熱謀篡國舉兵擊尚婢婢婢婢致書陽屈遜引歸

恐熱大敗于龐結心莽羅薛呂

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忠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鎭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 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鎭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荅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岌藏豐贊降于婢婢

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罪

莽羅急藏降于拓跋懷光

康季榮朱叔明張君緒李玭取河湟諸州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詗吐蕃衆寡以聞。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爲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龐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辠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獵如狐兎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甯振武皆出兵應接。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甯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詔邠

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

以克復河湟詔加順憲尊謚

獨盧罩力不聽磨離羆子言遂敗死

張義潮來降

甯節度權移軍於甯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皋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鎭戍之地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鎭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鎭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疊宕等郡皆沒于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代宗正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眞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尙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尙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獨盧罩力將兵據氂牛峽以禦之、罩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罩力曰、吾甯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二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擁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

恐熱入朝不得志而還復謀叛

義潮遣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河湟地盡入于唐

尚延心以河渭來降

謀自叛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拔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册我爲贊普。誰敢不從。

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

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丁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衞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

欲入見天子請益師部衆分徙內地李承勛聽諸將言恐于已不便奏留之

拓跋懷光生擒論恐熱斬之傳首

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憎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宴實爲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閏三月吐蕃寇邠甯節度使薛宏宗拒却之

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尙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張溥曰唐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疏勒號安西四鎭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劍南

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畜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猗歟盛哉。耻雪累朝。地横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爲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狠。炎荒荐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夫吐蕃逹磨嘗國。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恐熱與尚婢婢攻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攜則衆不附。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爲淵藪。是以以康季榮等無爭鬬之勞。張義潮尚延心建忠順之效。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卻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强且久。晚節二姓滅亡。爲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疥背疽。禍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稽顙。不補漢亂。啓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尢兢兢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八終

李涿罷戍兵李由獨臣於南詔安南始有蠻患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敎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册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

李蒙罷三道戍卒蠻人乘虛入寇

南詔寇嶲州攻邛峽關

蔡襲兵勢盛蠻引去

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畧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畧使李宏源至鎭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宏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宏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鎭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寖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嶲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畧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

蔡京忌襲立功請罷戍兵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不省

蔡京爲軍士所逐敕賜自盡

南詔陷交趾蔡襲力戰溺死元惟德等至城東水際還向城殺蠻二千餘人遇蠻將楊思縉子出救被殺

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

鄭愚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

陳磻石請造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至廣州

留兵二萬、使忠緒撫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
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
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六月、廢
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
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饋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
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
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
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
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
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三月、康
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
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

鑒承訓兵敗賴天水小校夜燒蠻營邕州圍解承訓乃盡攘其功騰奏告捷

夏侯孜薦高駢討南詔

喻士珍貪獪降賊

監軍李維周惡高駢不發兵應援駢賴大破蠻衆

後一日至得兔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遷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　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巂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巂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

駢屢破南詔，維周反奏其玩軍不進

上以維周奏用王晏權代駢，會曾袞告捷，詔駢復鎮安南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嶲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東蠻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于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于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監軍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

置靜海軍于安南蠻患始平

李師望欺罔朝廷請建定邊軍

戍卒怨怒師望欲生食之朝廷徵竇滂往代貪殘尤甚

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千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 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 十一月。蠻進寇巂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

滂兵大敗顏慶師爲蠻所殺

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　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于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于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于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于是夜入蠻營。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檑。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

寶滂利于西川陷沒輒說止援軍李自孝陰與蠻通誅之

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營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十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踊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

宋成破蠻功多顏慶復疾之奪其軍勒歸漢州蠻遂過斷橋而去

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斷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曏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梃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

秦匡謀棄城奔荊南敕斬之

路巖委政事於邊咸郭籌

黃景復大敗蠻兵以援絕而潰

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甕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三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畧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荊南荊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

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于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 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佯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

南詔驃信使其坦綽遺牛叢書借蜀王廳叢欲許之楊慶復不可

駢修築城柵蠻不復入寇

南詔督爽屢牒中書盧攜請詔駢共牒令高駢辛讜爲詔與之

書承敦隣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卽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州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汚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鎭，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

酋龍卒子灋立

辛讜請許南詔和從之

崔澹等言南詔不可許和駢上表與爭

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　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邱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堠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尙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灋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灋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　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嵯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宏等齎書幣送嵯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爲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　五月邕州大將杜宏送段嵯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

讜病篤以賁遣徐雲虔入南詔承使命而還

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六年春正月、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　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以陳敬瑄代崔安潛安南軍亂節度逃之安潛表言南詔不可和盧攜豆盧瑑力言爲止之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　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兩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

以宗女妻南詔

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尙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幷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冬十月。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張溥曰。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閤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釁。始于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于杜元穎。終劇于李琢。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蔡京忌蔡襲。說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駢。擁卒不發。喻士珍貪猾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怠政。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竇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于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輿尸。且身爲戎首也。李維周既

不援駢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韋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于賊。不念同仇。反疾宋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叛。是皆緣寇以爲利。取人國而徼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節鉞。政由閫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圉之僇。今相率爲欺。覬望齮齕。武夫媢功。中人窮利。貨賄行于兜鍪。妻非生于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曾袞多智。捷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死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子𩉴代立。朱縉少年。甯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瀞安潛守經之論。譏高駢辛讜爲劉敬也。

通鑑紀事本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李克用歸唐

李盡忠康君立說李克用除段文楚而代之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趨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剮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

李克用令軍士剮食文楚等五人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會李國昌奏至乃詔除官

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爲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爲大同防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

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毁大同制書與克用合兵陷遮虜軍

命曹翔代竇澣

詔李鈞等討國昌父子

兩鎮兵敗李鈞戰死

赫連鐸遣人說高文集歸國文集執傅文達現李友金米海萬史敬存皆降于李琢

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毁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
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
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
團冎虔、牀舁其尸入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
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
東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
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十一月甲午、岢嵐
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
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
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 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禦
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爲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
使、琢、聽之子也、 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
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

李可舉韓玄紹李琢赫連鐸戰勝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國昌父子北入達靼
達靼豪帥心服克用
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討黃巢
克用陷忻代二州

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見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

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轡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
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　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
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婚姻、詔處存諭
克用、若誠心歎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
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　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
千、自嵐石路趨河中、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
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張溥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爲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
昌爲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夏四月以
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均戰死。廣
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
走達靼。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
月克用將沙陀趨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
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

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啓元年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乾甯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鎭。十一月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卽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然覩黃巢縻爛之時。鵶兒軍至。反亂爲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圍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爲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鎭犯闕。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爲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爲王濬之爭功。退不如李懷光之怨叛。克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靼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

功也。其爲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爲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黃巢之亂

盧攜請停徵錢稅急賑給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齏，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王仙芝聚衆起於長垣

僖宗以政專委田令孜

二年，初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嘗自備果

黃巢聚衆應仙芝

宋威擊破仙芝奏其已死仙芝攻剽如故詔復發兵人益怨怒

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寃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浸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鎭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二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尙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愼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之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

鄭畋請以崔安潛李瑑代宋威張自勉代曾元裕

裴渥王鐐爲仙芝奏官王鐸固請許之黃巢以官不及己怒逼仙芝遂不受命

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尙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瑑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尙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賂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王鐸盧攜欲使自勉受宋威節度鄭畋力爭不可乃求罷
李福子戰死
畋請斥宋威不從
仙芝遣尙君長等請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黃巢與尙讓
合軍保查牙山、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衞上
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
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
辰、畋請歸滻州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
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衞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
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
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俶
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
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
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爲罪。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强兵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勍
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衞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勉使
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
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與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黃巢寇
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

降于楊復光宋威劫取奏殺之

楊知溫困于仙芝李福自將救之

曾元裕大破仙芝敕代宋威爲招討使元裕奏斬仙芝傳首尙讓帥餘黨歸巢

尙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川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川刺史張自勉爲副使　二月貶楊知溫爲郴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尙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荊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

鄭畋盧攜罷

宋威卒

高駢遣張璘梁纘屢擊破巢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

王鐸請自督將討賊

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鎭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
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
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
信等州、　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
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
虛竭、無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丁
酉鄭畋盧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　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
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鎭海節度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
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
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鎭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
等數十人、巢遂趨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
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泰甯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
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

崔璆李迢爲巢奏求節度使宰相請除率府率巢怒攻陷廣州李迢死義

王鐸帥衆趨襄陽劉漢宏大掠江陵歸爲羣盜

劉巨容大破黃巢慮國家負人遂留衆不追

曹全晸渡江追賊會段彥謨往代乃止

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役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血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趨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席其衆北歸爲羣盜 十一月黃巢北趨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佯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甯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侯昌業直諫賜死

張璘屢破巢軍

張璘急擊巢巢詐降高駢縱諸道兵歸巢怨告絕璘戰死巢勢復振 [illegible]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

駢不救全晸

周岌逐殺薛能自稱留後

淮北告急攜稱疾不出

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渡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痹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并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悍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球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葛爽爲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　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

田令孜薦張承範王師會趙珂禦賊

以河中都虞候王重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衞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利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

齊克讓兵潰走入關

承範奏請鑾輿毋動徵兵救關

關上兵潰師會自殺承範脫走

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中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跡、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讙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徵稅、謂之禁阬、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資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

博野鳳翔軍爲賊鄉導以趣長安

王重榮降賊

令孜歸罪於攜攜飲藥死

令孜奉帝出奔

張直方帥文武迎巢

巢入長安館于令孜第

畋請車駕留鳳翔不從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

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郞裴澈爲工部侍郞。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無恐。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

巢即帝位

皮日休降巢

諸葛爽降巢

鄭畋約諸道討賊

巢殺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廣德公主死

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皂繒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爲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爲皇后。以尙讓爲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爲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璆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巢使温誘說之。爽遂降於巢。 巢以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鎭。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甃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尙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鎭關中者尙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

鄭傒死義

張濬說李康獻糗糧詔詣行在拜官

王處存不俟詔命舉兵入援

王重榮殺巢使者大破朱溫黃鄴與王處存結盟

鄭畋田宏夫程宗楚討巢

上趣駢討巢終不出兵

陳景思帥沙陀諸部

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詔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丑車駕至成都、館于府舍、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

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荊襄壬子以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　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宏夫爲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宏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疏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韃靼迎之李克用帥韃靼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度

拓跋思恭會李孝昌討賊
天下藩鎮發兵應畋
朱玫起兵誅巢將王玫
程宗楚唐宏夫王處存破賊入長安巢帥衆東走官軍不整賊引兵還殺宗楚宏夫敗死巢復入長安屠殺賊熾
朱溫殺王溥喬謙
賊衆上巢尊號
高駢留屯東塘竟不討巢

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甯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宏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宏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宏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繻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調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宏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

周岌降楊復光議討巢

秦宗權遣王淑擊鄧州逗遛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

鞏咸與巢戰屢捷

郭琪獨不受令孜賞

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遛不進。復光斬之。并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宏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宏。晉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邠甯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馬仁厚將二千人益之。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嘗思難報。豈敢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

孟昭圖直諫令孜沈之蟇頤津

高潯敗于李詳

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　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尙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與鎭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

駢與仇閧寶

李昌言作亂

曹全晸與賊戰死

王鐸發憤請討賊

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呑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自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

王重榮擊敗朱溫

駢遣顧雲草表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詔切責之

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爲判官直宏文館王摶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曾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事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甯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債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

改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躐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黃巢所署

胡眞謝瞳勸溫歸國溫殺嚴實降于重榮詳欲歸溫巢殺之

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眞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　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

張濬以義責王敬武出兵討巢

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

楊復光請以朝旨諭鄭從讜召李克用

克用殺南山寺僧哭李克讓而進兵

李存貞大敗黃揆克用進屯沙苑

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各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黑衣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渡河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總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

田令孜罷王鐸兵柄以悅楊復光

令孜以建議幸蜀爲己功令宰相藩鎮請加賞

克用俘斬賊數萬

克用每夜令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

克用等一日三捷遂入京師巢遁去

巢多遺珍寶以餌官軍乃得脫

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衞觀軍容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將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鎭。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衞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詔斬崔璆
秦宗權降巢
趙犨生擒孟楷斬之
犨守陳州

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邱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鎭、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雁門省其父、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如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克用解陳州之圍

克用與周從異大破巢尚讓帥衆降

時溥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歸厚帥衆降巢

克用大捷巢奔兗州

林言斬巢沙陀博野軍并斬言以獻時溥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尙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渡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邱王虔裕降于全忠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尙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八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尙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

闕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秦宗權陳彥秦賢秦誥孫儒張晊盧瑭攻汴甚子集

一

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兎縱橫。上悽然不樂。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張溥曰。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甯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強暴。裴渥許爲奏官。卽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寵節。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輅蒙塵。遂毆賓命。逮蹙奔虎狼谷。計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

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誤矣。生無項羽獨覇之略。死爲曹操欺人之語。崔蒲賤人。甯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爲唇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耆老侮于朝堂。盜賊競于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駢。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璘戰死。益無鬭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怨生于怯。叛成于漸。不能讎賊。而反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衆將盡。欲留爲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晸渡江逐北。詔段彥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雖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既破。車駕出走。世咸咎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非天寶。主異玄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得爲楊國忠之揭首馬嵬。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宏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陀入討。亂且棼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顛隮又見。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甲兵不能爲强。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一終

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

田匡祐勸田令孜圖重榮

王重榮數田令孜十罪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藩鎭之亂

唐僖宗光啟元年、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鎭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　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鎭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　五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鎭、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甯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鎭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鎭心。詔趣其上道、　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鎭相攻）選兵

克用與重榮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

亂兵焚掠京師

令孜劫上幸寶雞

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鎭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鎭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鎭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衞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纔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戣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

朱玫李昌符恥為令孜用與克用重榮合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肯詣行在

玫攻散關不克與嗣襄王煴俱還鳳翔重榮玫昌符表請誅令孜蕭遘等狀誅令孜及韋昭度

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甯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甯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置感化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煴肅宗之元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玫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

詔王重榮調
發本道國用
以令孜未
誅不奉詔

將帥遙領
州鎮自王
建始

蕭遘勸玫
引兵還鎮
拜表迎鑾

玫奉襄王
熅權監軍
國事蕭遘
不肯爲冊
文

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鼻驛。玫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熅以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

李昌符怨朱玫專權更通表興元

杜讓能請諭王重榮討朱玫

蓋寓說克用討朱玫與襄王熅

楊守亮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

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 ◎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陽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衞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

裴璩等勸進熅即帝位

王行瑜謀斬朱玫王重榮執熅殺之

殷盈孫議熅誅不當獻馘

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洶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幷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鋋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于襄王熅　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甯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幷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熅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靖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

流令孜于端州竟不行

斬蕭遘鄭昌圖裴澈

李昌符與楊守立相毆直攻大安門杜讓能韋昭度勵軍士力戰皆勝

李茂貞討族誅李昌符

僖宗大漸羣臣屬望吉王保楊復恭請立壽王傑

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庚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卅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熅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于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己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卽位禮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

宦官給服劍佩侍祠　孔緯張濬勸上抑宦者權

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鎭。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宏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朞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鎭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謝日、臺史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

守亮沈之
于江
李順節告
復恭陰事
復恭致仕
潛遣張
綰殺上使
者
李順節李
守節討復
恭不克禁
軍崇望立
馬諭禁軍
兵守信潰
走權安追
斬張綰
復恭與楊
守亮守忠
守貞守厚
同舉兵拒
朝廷
劉景宣西
門君遂似
先知殺李
順節
馮行襲大
破楊守亮
李茂貞王
行瑜韓建
王行約李
茂莊請討

舅王瓌度節使仕求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訴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 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大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嘗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鎭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南山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

守亮復恭 茂貞遣杜 讓能西門 君遂書陵 [illegible] 牛徽請許 茂貞山南 [illegible] 西門君遂 [illegible]下 [illegible]茂貞 茂貞攻拔 興元楊復 恭守亮守 信守貞守 忠滿存奔 閬州

[illegible] 不[illegible]決討 討之杜讓 讓能諫不

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詔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
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鎭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
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衞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
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
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
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貞
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鎭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鎭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
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
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
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
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
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

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

茂貞進逼京師崔昭緯心害讓能遣書奏誅之上爲殺西門君遂李周潼段詡貶讓能

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或敗不以咎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此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堅，益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　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鐬　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藏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

崔胤與昭緯深相結 賜杜讓能宏須自盡 南北司依附二鎮崔鋋王超等罪 王行瑜求尚書令章昭度密奏不可 上相李谿崔昭緯使劉崇魯掠麻慟哭谿上表醜詆崇魯崇魯見在

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愼由之子也、外寬宏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　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宏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歛輸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　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上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

韓建獻復恭於闕下斬之

行瑜茂貞表罷李谿昭度

李克用表請賜王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上表爭之

用令孜與宗孜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指蹤唱賊。且故尋絳巾纔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鄉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上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共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　王重榮少子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大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表奏，不許。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

行瑜茂貞建將兵入朝殺韋昭度李谿康尚弼等謀廢立聞李克用起兵乃還鎮

克用討行瑜茂貞建

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之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徙事見諸鎮相攻）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

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刦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刦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樓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焰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郗延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

張承業屢使於克用因監其軍

李克用遣李存信存審李思孝攻王行瑜擒王令陶等茂貞懼斬李繼鵬上表求和上遣延王戒丕諭克用令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茂貞遣兵救行瑜克用欲討之詔不可乃止

上以陳夫人賜克用

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李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鐇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孔緯薨。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

上會李罕之李存信等克梨園等三寨獲王知進李元福等罕之擊走鳳翔兵

克用遣李襲古密請乘勝討茂貞詔不可乃止

蓋寓請克用從容不入朝乃引兵東歸

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甯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靖難節度使趣令赴鎭且理甯州招撫降人　上還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鎭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　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尙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鎭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靖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甯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甯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曏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

誅崔昭緯　克用既去　茂貞建復驕慢

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請上幸太原就克用爲韓建所邀乃駐華州

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覲願孰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甯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寃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　六月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于婁館官軍敗績 ⊕ 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三年矣西拒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

茂貞入長安

克用料韓建無用

朱朴無他長除爲宰相

韓建出胤鎭湖南胤密求朱全忠上表建懼復奏召爲相

崔胤誣貶陸扆

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爲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　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乙丑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鎭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爲硤州刺史、崔胤恨扆代己、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靖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建惡諸王典兵使張行思等告變勒歸十六宅

建請罷殿後四軍

建誣殺李筠

建請召還四方諸王

建誣殺馬道殷許巖士

罷孫偓朱朴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刼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錯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有薄之恩垂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改名裕○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甯塞節度使○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

上欲親討茂貞宰相切諫乃止

兵殺十一王

張道古論五危二亂貶

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自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 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爲南州司馬秘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 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十二月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

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忠敬督其役、既成、 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張溥曰。田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挾天子外援强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意玫昌符復背之而與兩鎭合也。玫昌符交鬬中人。後爲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以令孜窮兇。天下憤疾。恥爲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奸回。非獨英雄痛心。孚號必誅。即亂臣飛揚。羞與同列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爲令孜所刦。倉皇失國。賴克用戡難。反旆長安。令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儻有異心。執罪人歸之。宗祏不驚。鱷鯢克殄。四海望治。此其一時。乃乘輿見脅。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由令孜而再遷。京師無主。朱玫懷貳。竟奉襄王熅以拒朝廷。棄其主于草莽。號文子爲新君。昌符內攜。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滌洗。重榮討賊自贖。二叛立翦。車駕復還。然使僖宗不奔。四鎭効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朱玫萌推戴之私。襄王徼非望之禍。同枝血刃。三輔流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者罪不首玫而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由楊復恭。縱恣跋辟。多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横兵。儼爲戎首。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貶死。寃于鼂錯。李谿韋昭度等之賊殺。酷于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授首。乘埶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順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侔也。然懷光犯闕。身禍旋殞。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清岐華。入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始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爲者愚也。令孜專橫。昭宗爲壽王時。受其鞭挾。及即位。反曲赦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己。將相在閫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二終

言用之遇高駢以計去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

用之引黨守一諸葛殷共惑駢

用之言蕭勝得鹽城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疏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鬭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

用之誣駢置察子百餘人

駢以守一用之爲

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將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臨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嘗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眞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婿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淸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着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士吏民雖家居皆重足屛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

楊行愍殺都將郎幼復不能制薦於駢以自代

用之以計使行愍殺公楚歸禮

高澥疏用之罪狀後出知舒州用賂以兵賊殺之

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二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嘗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爇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澥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累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澥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之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澥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慚遂禁澥出入後月餘以澥知舒州事羣盜陳

朱玫奉襄王熅監國以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

鄭杞董瑾[illegible]於用之

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儒攻舒州，濆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洛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濆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　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翱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慚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藉藉，亦以爲鐸且受誅，師鐸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

師鐸與鄭漢章張神劍謀誅用之

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甯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咼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懼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

師鐸乞兵秦彥

駢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

秦彥遣秦稠助師鐸

高傑出兵擊師鐸用

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親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奸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

乙乃北走

申及說駢取師鐸不聽

駢牒請解任以師鐸兼判府事

或說師鐸止秦彥勿過江

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鎭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幷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斷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宅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衞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己巳師

師鐸遷駢於東第

杖殺諸葛殷

高霸殺鄭杞

師鐸迎駢入道院幽其子弟甥姪

用之詐爲駢牒召行密入援袁襲勸行密赴之

用之引兵歸行密

張神劍以衆歸行密

趙暉邀擊秦

秦彥遣師

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塡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塚。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　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

[illegible]行密[illegible]敗死

行密大破師鐸漢章

彥聽王奉仙言盡殺駢等

彥遣漢章擊張神劍高霸寨

中之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其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宏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麴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麴米。伏兵四起，廣陵眾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九月，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頻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

張審威啓關納行密彥師鐸出奔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及孫儒等與行密爭揚州彥師鐸引兵與之合

孫儒殺宗衡傳首於全忠遂分兵掠隣州安仁義降於行密

孫儒屠高郵行密殺張神劍

行密與高霸脽約爲兄弟旣襲執行密殺高霸及丁從實

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

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趨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儒分兵掠隣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之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辛巳高郵鎭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敗海陵壬寅命鎭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脽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脽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

余繞山并實殿

行密明用之

孫儒殺唐宏會殺彥師鐸漢章行密殺張守一

孫儒克揚州行密出

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覿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勗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

袁襲勸錡廬州再圖進取　襲說行密擊趙鍠取宣州　行密爲周進思所逐　田頵追擒之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　襲請斬鍠首以遺朱全忠　行密哭袁襲　田頵陵杜陵攻常州　爲孫儒所逐

進取之計。從之。　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爲趙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儒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　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

錢鏐使沈粲害杜孺休

李神福襲破孫儒軍

顆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遣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愼縣人也。三月賜宣歙軍號甯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為仇敵。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奔孫儒。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安景思走。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

行密爲儒所圍李簡救出　錢鏐以兵食助行密

劉威李仁福戴友規陳取孫儒之策

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

行密約其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檄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八月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　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

[illegible]田頵擒
[illegible]斬之

行密選勇
健五千人
爲黑雲都

行密欲以
茶鹽易民
布帛高勗
止之

行密斬儔
不發其父
母冢

陶雅寬厚
得民

密帥眾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于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執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

柴再用說降賈公鐸馮敬章

也、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 丁亥行密圍壽州、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舉火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

全忠大舉擊行密

行密朱瑾張訓朱延壽擊斬龐師古破葛從周全忠奔還

李承嗣史儼歸行密

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　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淸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淸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　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趨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鬭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趨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淸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鎭海節度使

盡力

詔行密討全忠

馮宏鐸先擊田頵而敗

宏鐸將入海行密邀留之

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
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將救
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
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宏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
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
李、　武甯節度使馮宏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甯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
募宏鐸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宏鐸將
馮暉顏建說宏鐸先擊頵、宏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　六月
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　馮宏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
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爲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宏鐸左右皆
慟哭聽命、宏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宏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宏

行密尊事李儼

李神福以計使杜洪焚荻

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宏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峰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皋乘輕舟至灄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

成汭不聽李珽言爲神福所敗赴水死

田頵族康儒與安仁義舉兵

徐溫擊破

吾仇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騎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　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初甯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宏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爲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頵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鐵錫。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頵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

仁義

行密詐爲目疾召朱延壽殺之

延壽妻王氏死不受辱

神福以義責頵

神福大敗王壇汪建獲徐綰

頵自將水軍逆戰神

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付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於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周湄、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

福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使臺濛應之

臺濛破頵郭行琮等皆降

臺濛斬頵行密厚待頵母

行密用駱知祥沈文昌

至忠請修晉好行密不許

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　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　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擾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爲甯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頵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文昌爲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頵每戰不勝、嘗欲殺錢傳璙、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頵之婦弟也、頵敗、傳璙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鎭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招討使、神福尋卒、　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爲宣州觀察使、

王茂章克潤州安仁義被殺

劉存攻拔鄂岳殺杜洪曹延祚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京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宏農郡王

張溥曰神僊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況高駢乎駢家世禁衛名起落鵰討党項定南詔蠻數有功獨縱黃巢北渡反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志求神僊以軍事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必狂易失心妨冥求福其猶狐祥叢祠之見哉用之鄱陽亡命役鬼胥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即彼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藥灌而妄議府政總置官屬愚且誕抑何甚也畢師鐸憤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劍起兵不因衆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入誠出下策卒之高氏坎壈秦畢同凶但見其害孰見其利楊行密少爲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僞爲駢牒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咸來歸命多助之順始事已覩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縞素舉哀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爲楊氏掌中雖孫儒勁

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由安仁義田頵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得士。足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巢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蠱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于秦畢。用之守一不死於秦畢。而死於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於行密。而死於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讐。要之凶德參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衆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田頵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翦鋤之。楚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人心之悲望難齊。得國者以忍止亂。大爲漢祖。小爲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三終

田令孜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崔安潛不許

敬瑄以擊毬第一籌得西川節度

楊復光卒八都將散去田令孜誘王建韓建爲假子

楊復恭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

周庠說王建逐楊茂實取閬州張虔裕說建奉表天子仗義行師顧彥朗以軍食饋建敬瑄謀於令孜遣書召建建與諸子引兵俱西李乂說敬瑄止之建破關而進

顧彥朗發兵助建攻成都

建大掠西川

然蔑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卒，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冬閏十一月，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于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夏五月，陳敬瑄方與

建表討敬瑄

昭宗從僖宗幸蜀時令孜鞭抶王使前

建遣王宗瑤說降何義陽費思勳等

王建大破山行章

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尙强，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依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鎭，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卽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鎭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勳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帥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冬十月，陳敬瑄因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棄還成都，行章

湘論降建

建事昭度甚謹

任從海欲降建敬瑄殺之

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
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
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
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
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
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
殺之、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棧道士豪文武堅執茂州刺史謝
承恩降于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
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
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
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
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
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 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
降建、

昭度討敬瑄三年不克朝議息兵

陳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

建令唐友通等擒駱保昭度大懼東還王鍇獻詐降入城之計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　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飢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強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鍇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鍇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

敬瑄開城迎建

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

顧彥朗薨其弟彥暉知留後

楊守厚攻梓州建遣將往救戒乘彥暉犒師執之王宗弼以謀告彥暉乃不出

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曏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兩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復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　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晉晟與楊守亮等約攻建

楊子實子遷子釗降建

竇行實與守厚爲內應事泄被斬守厚遁去建遣吉諫襲破之

王先成條列詔安七事說王宗侃奏建悉行之

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　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　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城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　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

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令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
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逮暮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
之畫策乘虛奔突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獵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
卒五百負薪土塡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
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
侃卽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
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
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
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牓帖旣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
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貍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
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
招安若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
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
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如子
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

建遣華洪擊破楊守亮

建誣陳敬瑄田令孜

王茂權斬楊晟

安師建不肯從王建乃被殺

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折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涓、宿之孫也。

乾甯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內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綿州刺史楊

楊守厚死常再榮降建

王建擊興許存皆降王建建忌存欲殺之高燭諫止

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于綿州、時三鎮犯闕 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變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後、存為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決

王宗阮取馬敬儒峽路始通

周德權說建遣人諭降彥暉勢益孤

侯紹王仁威李繼溥皆降建顧彥暉與其假子瑤皆自殺建入梓州

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遏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甯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於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 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爲

王宗滌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鎭

王宗侃等討平杜從法

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爲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爲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鎭建表言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 閏六月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鎭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鎭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砥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宏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宏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宏不勝憂憤醉投

建使唐道襲殺王宗滌

建遣韋莊修好于全忠

建遣王宗祐會鳳翔兵迎車駕遇汴兵不得進而還

馮涓獻頌諫賦斂稍損

溺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閤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時朱全忠刼車駕遷洛陽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昭宣帝天祐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胡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

建國稱帝
馮涓不從

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爲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張溥曰。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爲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玉璽從行。當塗驛棧道焚斷。控馬冒煙焰中出。過宿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其流離奉君。義子楚消人之背靈王也。令孜蜀人陳氏子。由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刦主再遷。神人怨毒。既流儋。猶州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亦不聞明詔其罪。戮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遄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天子爲勢重。誅亂臣爲有

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覇一方者。毎以桓文自處。智勇亦類近之盜賊屠儈。烏能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脅而去之。駱保朝烹。印節夕授。遂專制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借名于朝廷。將成。則擅功爲己有。國之大臣。不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天府。先有所藉。後無所分。然後名實並收。世莫能較也。令孜竄穴西川。惟特敬瑄。拒命來奔。卽盜其軍政。竊國之智。旋之竊兄。適行其熟。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戮。建陽許諾。竟取而代。遷於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邪岐殺杜讓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雄視梓州。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綿。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抗衡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旣誅令孜敬瑄。次第畢克。蓋罪人斯得。則國靈是依。大勢在我。則羣方來屬。亦事之必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四終

薛能牙將秦宗權逐蔡州刺史據其城

支詳遣時溥陳璠討黃巢溥自知留後謀殺支詳楊復光奏以秦宗權爲防禦使成麟殺高潯據潞州孟方立殺之

朱溫來降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卽以宗權爲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八月、武甯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爲武甯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　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修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雒而還、　九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重榮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事見李克用歸唐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

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鎔

韓簡爲部下所殺行達爲魏博留後

李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

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爲部下所殺，已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 以王鎔爲成德留後。 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 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 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 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又遣李克修擊之，克修，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夏四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

李克用來救朱全忠館上源驛全忠與楊彥洪夜發兵攻之薛志勤郭景銖等救免史敬思逆戰死陳景思等皆爲汴人所殺全忠誤射死彥洪克用欲攻全忠妻劉氏請訴之朝廷

全忠爲宗

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人、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陜濟河還晉陽、○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 秋七月、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於瀵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

爲所攻求救于朱瑄瑄使瑾救之全忠與瑄約爲兄弟

克用八表請討全忠

樂從訓殺王鐸朝廷不能詰

秦宗權稱帝詔時溥討之

李可舉王鎔約攻王處存克用救之合戰大敗可舉[illegible]

治甲兵遣榆次鎭將雁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幷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鎭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鎭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甯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鎭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

常濬請振典刑以威四方乃賜死

趙犨德朱全忠之援與之結昏

朱瑾逐齊克讓自稱留後

兵救之、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爲留後、

秦宗權陷東都、秋七月、以李全忠爲盧龍留後、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九月、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冬十月、李克修攻邢州、不克而還、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爲泰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

秦宗權悉力攻全忠

全忠求救於朱瑄朱瑾四鎮兵大破宗權

全忠欲兼兗鄆忿負瑄攻殺瑄瑾僅以身免

全忠擒斬朱瑄弟罕朱瑄以詐陷汴軍

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瑭屯于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邱宏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　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

敬翔助全忠所不及

全忠與時溥搆怨

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爲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唐賓代總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

魏人逐樂彥禎殺趙文玣推羅弘信知留後樂從訓求救於全忠

李罕之徵求無厭張全義攻之敗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克用遣將助罕之攻河陽全義求救於全忠

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玣不出戰，衆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衆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討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　夏，四月，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

河東軍敗全義盡心附全忠

羅宏信擊斬從訓彥禎請修好於全忠

趙德諲來降

全忠既得洛孟乃大破宗權

朱珍大破時溥

申叢執宗權降於全忠

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宏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宏信權知魏博留後、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趙德諲既失荊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雒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卻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宏信爲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襲遼州、李克修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

郭璠殺申叢送宗權於全忠

秦宗權伏誅

克用遣將敗孟方立擒馬溉袁奉韜方立慙死衆奉孟遷爲留後求援於全忠

朱珍殺李唐賓

孟遷降克用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逖之族孫也。　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　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立慚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爲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宏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　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　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

赫連鐸李匡威朱全忠請討李克用朝議不可楊復恭力爭獨張濬孔緯欲用兵上不得已從之

使　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洛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慚憤成疾　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濬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七六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

牛徽料討克用必敗以疾辭官

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鎭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王鎔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彊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顚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部及邠甯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屛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

李存孝擒孫揆韓歸範獻克用揆不屈死

李存孝擒鄧季筠大破汴兵李讜李重胤

中尉錢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　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趨潞州　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紲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紲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以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鬭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

葛從周朱崇節皆遁去　存孝不得鎮昭義始有叛志李匡威赫連鐸來攻李嗣源大破之獲其子婿　存孝大破韓建張濬　存孝退軍濬建遁去克用遺韓歸範歸朝訟冤

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婿、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我 冬十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宏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 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

朱全忠及河朔三鎭皆不出兵故濬軍大敗

全忠擊敗羅宏信

楊復恭使人劫孔緯

詔貶孔緯

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闕頓首丹陛訴奸回於陛下之扆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鎭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鎭魏鎭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龎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宏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宏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illegible]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愼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

張濬復克用官爵孔緯求救于全忠全忠爲上表訟冤克用大敗赫連鐸

劉知俊降全忠時溥軍不振朱瑾爲丁會張歸霸所敗克用遣李嗣勳擊破王鎔李匡威兵朱瑄大破全忠李璠皆死

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三月、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爲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爲大同防禦使、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 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泰甯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攻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衞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値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

趙德諲薨子匡凝代立

李克用王處存爲王鎔所破

克用大破李匡威等

李存孝與李存信猜忌遂潛結王鎔朱全忠歸朝請討克用

奏請移溥宅鎭、仍命大臣鎭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鎭、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鎭定幽四鎭、 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甯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還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 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洛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鎭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遛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洛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克用大破王鎔 時溥求救于朱瑾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鎭，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兖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兖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鎭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倘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必欲眞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稾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　三月，匡威自鎭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

匡威淫弟匡籌妻匡籌據軍府逐之

敬翔勸全忠急攻徐州時溥舉族自焚死

匡威謀刧王鎔鎮人族殺

劉仁恭奔河東克用厚待之

李匡籌攻王鎔以報兄恥

王鎔請助

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眞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　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〇李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眞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眞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刼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幷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疏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

克用攻邢州

袁奉韜以計策成塹壘存孝遂窮

朱瑄朱瑾大敗全忠兵

存孝謝罪克用欲釋之諸將無言者乃死薛阿檀自殺

屯任縣、李克信屯琉璃陂、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九月、李存孝夜犯
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
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卽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
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
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
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
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
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
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
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
髀槊、獨舞鐵楇、陷陳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
必爲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
克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
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洛節度使、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于河

克用遣安福順等救瑄瑾

克用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克用悲思李存孝怒酖康君立致死

李匡籌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擊走之爲盧彥威所殺

幽州軍民迎克用入府舍

朱友恭擒安福順安福慶

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　六月李克用大發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　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　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絙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它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李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

克用信仁恭言殺高思繼兄弟

王處存薨軍中立其子郜

朱瑾僞降全忠伏董懷進擒殺朱瓊

克用遣史儼李承嗣救瑄瑾

暴橫、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　三月、加王鎔兼侍中、　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爲留後、　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僞遣使請降于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羅宏信襲李存信軍遂與河東絕

全忠曲事宏信遂得專意東方

全忠薦張濬爲相克用表請擊之

克用子落落爲全忠宏信所殺

克用救兗鄆爲宏信所拒不得前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宏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宏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洛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宏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宏信議其後宏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宏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宏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　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宏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宏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朱瑄被執全忠入鄆州　康懷貞以兗州降葛從周朱瑾奔楊行密　全忠納瑾妻以張夫人言出爲尼　全忠殺朱瑄　劉仁恭負李克用討之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濠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辛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　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爲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留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爲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　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

河東兵敗于楊師侃

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

仁恭遂逼彥威取滄景德三州兵勢益盛

上賜克用

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尙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宏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 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 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夏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秋八月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

全忠和解全忠不從羅宏信死子紹威知留後

李嗣源嗣昭擊退葛從周

薛志勤薨李罕之擅據潞州請降全忠克用討之

劉仁恭攻羅紹威全忠遣其將思安等逆戰大破仁恭於內黃義

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宏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臨高布陣、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爲節度使、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也、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于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

周德威生擒陳章大破氏叔琮從周引還

李罕之死

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鎭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檛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宏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於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　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

全忠擊仁恭克用救之從周大破仁恭

李嗣昭擒朱紹宗從周擊破之

周式說王鎔說全忠罷兵

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趨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鎭兵十萬擊劉仁恭 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 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甯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鴉隄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 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邱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鎭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靑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鎭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鎭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鎭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鎭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

張澤說鎔與全忠合擊仁恭

王郜敗奔晉陽王處直爲留後與全忠和張存敬復破劉守光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

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　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趨幽州道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鎔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全忠擊王珂珂求救於李克用李茂貞

王珂降於全忠乃被殺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與博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悦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

氏叔琮圍晉陽李嗣昭李嗣源李存進敗之全忠召兵還

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 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旣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 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

汴軍圍晉陽克用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力爭不可李存信請入北虜劉夫人正言乃止

李克甯復還晉陽衆心乃安

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忠聞有河東兵　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甯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甯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甯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甯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甯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

李襲吉獻富國之策

李存勗諫克用量時事以俟其變

也云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甯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甯有盜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甯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諂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誑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桊閭閻定間架增麴蘖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淸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

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張溥曰。朱温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為賊。棄而歸唐。非心忠順。特刧于謝瞳從橫之論擇利而往爾。巢趨汴州。温乞師於晉。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博陽。擊巢敗之。拔温虎口。恩施誠厚。顧以酒醉嫚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怨終。非獨負晉。于國甯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維諸州。稱帝矣。將兵擊温。環汴為栅三十六。温不敵也。懼而請救於兖朱瑾鄆朱瑄。聚四鎭之力。始得邊孝村一捷。宗權宵遁。賊勢遂衰。其于温可謂死而生之也。蔡人方去。卽圖幷吞。反戈相向。襲曹濮。攻兖鄆。其名何居。迨朱瑄被執。瑾奔淮南。温納其妻。張夫人逆于封邱。持之而泣。朱温負德不仁。卽若妻亦心弗善也。王珂者。王重榮之兄子。温自同州降唐時。依重榮以居。母王氏。事重榮為舅父。家世恩舊。其何可忘。一旦呼張存敬侯言取大繩縛珂。珂舉族出迎。温握手好語。稱為郎君。竟殺之華州傳舍。温自有汴梁以來。破時溥。誅宗權。逐王鎔。敗劉仁恭。攻城略地。咸以譎勝。其最得志者。莫大于兼兖鄆克河中。而負德獨甚。所以論者惡温。謂其賊倍曹操也。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濬孔緯反興兵討之。莽卓未誅。而郭李罣罰。謀國不忠。罪無所逭。然六師撻伐。猶以天子為名。不敢怨也。朱温國賊。首背晉恩。李罕之劉仁恭等紛紛効之。朝為兄弟。夕為仇讎。所遭何多不幸乎。温善負人。克用為人所負。負人者得天下。負于人者幾不能保一國。豈三代以上戰勝攻取。仁義之術竟無可施哉。温妻張氏。賢明精悍。

兵間外事。咸藉咨決。克用劉夫人。嘗從征伐。教侍妾騎射以佐戰。智略習兵。上源驛之變。保軍徐還。勸克用歸鎭。表訴朝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李存信請避入北邊。夫人詈之乃止。晉汴舉事雖不同。其起家俱繇賢婦人力。彼梱以內。未嘗不相當也。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六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朱溫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衞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甯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爲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州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甯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甯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甯幷將之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

數鳳翔

楊行密遣王茂章救師範

朱友甯攻陷博昌等縣茂章與師範大破之張士梟斬其首

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二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甯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甯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甯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五月、朱友甯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甯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甯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甯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甯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甯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遂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甯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定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

楊師厚擒王師克

王師範請降於楊師厚

劉鄩守兗州以討使敵人斬王彥溫衆心益固

鄩以師範命出降

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還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郡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爲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主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

衣裘乎、乃棄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鎭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爲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

師範舉族西遷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

張溥曰、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初爲平盧軍牙將。逐安敬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敬武卒、師範尚幼。張蟾謀叛。昭宗拜崔安潛出鎭平盧、竟不受代。驅歸京師。彼父子素梗朝命。効尤藩鎭習而不疑。急君赴難。非其所圖。然朱溫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鎭兵入援。師範捧詔泣下霑襟。即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天下無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師之義。試以較黃巢入寇。高駢出屯東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擁華州不討者。順逆懸天壤矣。溫狠譎善鬭。其將葛從周朱友甯皆驍勁。歷百戰。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勢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過汴將。淄青戰士。互倚爲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溫登高髮懼。萊州柵之役。張士梟馳斬友甯。如攫嬰兒。斯時義兵振呼。賊徒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割強自衞。與梁犄角。迺楊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師範遽摧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鄩以步兵五百襲破兗州。獲葛從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鄩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勿去。兗非故土。可以歸梁。淄

青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溫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鄩等。皆足當之。賊雖强。不若尹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而遽修牽羊之禮。甘軹道之辱。此眞以土地授人。惡能復撫其後哉。溫既簒位。召師範爲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甯妻涕泣。請揕讐人之胸。遂假此名。誅無遺種。師範臨死。召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媿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于坑。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仁誠甚。然旋焚其巢。託命無所。卽項籍不能赦子嬰。何尤於芒碭大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六終

崔胤謀去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為援王摶請漸除宦官胤譖之與宋道弼景務修同賜死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朱溫篡唐 崔胤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修監青州軍、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

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矯詔令太子嗣位殺睦王倚等

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

胤致書朱全忠使興兵

張濬勸張全義謀匡復

李振請全忠討賊囚劉希度李奉本

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囚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太子卽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沒爲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

崔胤使石戩與孫德昭謀討賊

孫德昭周承誨殺王仲先劉季述王彥範薛齊偓并滅其族

全忠聞季述等誅械送程巖并斬劉希度李奉本等

時人稱周承誨董彥弼李繼昭爲三使相

賜季述黨李師虔徐彥孫死

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淸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衞、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

崔胤陸扆請主左右軍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不可乃屬韓全誨張彥宏

嚴遵美固辭軍容之命

崔胤諷茂貞留兵京師韓偓言不可不從

胤罷賣麴茂貞乞入朝論奏全誨深與相結胤懼益暱全忠

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宏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輒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

僅言宦官不可盡除

宦官納美女知書者于宮中詗胤密謀

胤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偓明陸扆無不樂返正之心

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洶洶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喧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

全誨等謀以兵制上李繼昭不肯從

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劫

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安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爲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

畏劫上幸鳳翔

全誨等遏絕李繼昭不令見上

張濬說全忠先取韓建

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卽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 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衆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雒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群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磑、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

崔胤使盧渥等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　全忠至長安

全忠至鳳翔昭宗詔之還鎮

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以巨川當爲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爲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啟權句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皋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爲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荅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爲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丁卯，以盧光啟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

崔胤至三原趣全忠迎駕　全忠令胤帥官民遷華州　建外脩好于全忠陰勸茂貞堅守　賜全忠姓李與茂貞爲兄弟不從　韋貽範無禮於昭宗

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甯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壬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杯勸上、上不卽持、貽範舉杯直及上頤、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

韓偓勸姚洎勿就相職

全忠進軍鳳翔城下

韋貽範遭喪謀起復韓偓不肯草制

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倘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七月、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奉天、虜汴將倪章、邵

韋貽範竟起復

全忠欲引兵歸高季昌左開道劉知俊固止之

茂貞爲馬景所誘大敗于全忠始議連和

棠以歸乙未茂貞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之募有能入城爲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驗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勅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奔于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採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廷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採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

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偓怒不許茂貞失地謀誅宦官以自贖

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它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璙、勍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冎、市中賣人肉、斤值錢百、犬肉值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鎭、皆入王建、關中州鎭、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宅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

李繼昭出降全忠

茂貞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上從之并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韋處廷等十六人

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詬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餧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杯、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宏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爲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爲右軍中尉、王知古爲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爲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貞茂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翌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

鳳翔誅宦官七十二人全忠又誅九十人

尙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衞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鎭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鎭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

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醲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大臣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羣闒。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蔕固。疾成

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愼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

宦官盡死惟張承業張居翰程匡柔魚全禋嚴遵美得全

胤奏貶陸扆

僧杖殺宮人宋柔等

胤請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

胤恃全忠勢專權

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 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韋貽範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韋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 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爲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

崔胤怒偓薦趙崇王贊爲相貶濮州司馬

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簒弒之辱（考異）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爲鎭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衞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衞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鎭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衞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衞從之令六軍諸衞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

冬十月辛巳宿衞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衞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簒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衞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

全忠令朱友諒殺胤及鄭元規陳班等

楊崇本約茂貞侵逼京畿全忠與裴樞劫上遷洛陽

張廷範毀長安爲邱墟

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雒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衞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
君臣并其黨刑部尙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衞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
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
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并縱遣之以兵部尙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
爲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衞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
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雒陽上雖不許全忠常
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
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
復姓名爲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
甸請上遷都雒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
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
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邱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鎭丁匠
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鎭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
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

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雒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爲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閒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雒陽則爲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雒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雒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一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爲宣徽南

全忠令許昭遠告殺閻祐之王墀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

全忠遣李振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史太等弑昭宗裴貞一李漸榮死之輝王即帝位

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衞副使、又徵武甯留後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衞、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鎭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飮、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雒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甯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

全忠殺朱友恭氏叔琮以自解

全忠使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人

十三　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

理、貞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雒、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鎭、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中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全忠九錫蘇循獨揚言揖讓

賊怒王茍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惋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旨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

王殷趙殷衡說全忠殺蔣玄暉

全忠使王殷趙殷衡弒何太后

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辛丑、勅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勅追廢太后爲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勅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鎭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鎭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鎭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

昭宣帝禪位于梁

楊凝式諫父涉以天子璽綬與人

朱全昱責溫篡逆

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鎭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册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册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

全忠弒昭宣帝

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爲。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鎭、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書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張溥曰、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亡漢。崔胤血軍容。而朱温篡唐。禍亂一轍。今古同悲。予所尤痛心者。二賊于誅宦官俱無功。徒委以天下爾。袁紹爲何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脅太后行誅戮者。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也。讓等殺進長樂宮。吳匡呼號。盧植執戈。紹閉北宮門。捕斬無遺。讓珪挾獻帝出走。閔貢逐之。惶怖投河死。諸臣發憤。俄頃宮禁立淸。未嘗假卓一矢之力。乃聽其恣睢廢立。胡爲也。劉季述王仲先擅廢昭宗。錮于少陽院。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然請師汴州。温觀望不前。卒賴結孫德昭董從實周承誨。大呼疾斬。元旦陳兵。萬挺交下。四佞族滅。不俟終朝。温聞之。惟有拊心嘆咤。媿不勤王。豈敢言勞。胤于是時。堅南司典兵之請。循韓偓太甚之戒。以道消息。不資外權。卽盡敬積讐。文僖宿憤。可次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萬乘延洪哉。惜也國賊未滅。先樹私交。根本不堅。更排異己。韓全誨潛伺其謀。召李茂貞以敵温。一帝之身。二鎭爭之。宰相與宦官又爭之。天子之命。寄于逆旅。六宮之辱。慼于行路。雖温勢强大。足控茂貞。岐汴交合。誅韓全誨張彥宏等以和。然

今日鳳翔。明日長安。又明日則洛陽。欲弑君者。先刼君以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妻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天祚。卒與巷伯同盡。悲夫。抑論綮本末。足爲人臣龜鑑者有三。劉季述等憑陵無上。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也。崔胤外結强援。召集厥躬。大臣自私之害也。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弑君迫禪。譖殺朝士。旋受誅夷。賊臣賣國之刑也。譬積宮府。痛在普天。闕下之戰。寺人不居其福。內省之誅。外廷不忍爲賀。五行生尅。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平成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七終

友珪之母亳州營倡朱溫徵子婦入侍尤愛王氏

溫命王氏召友文張氏知之以告友珪友珪與韓勍謀弑溫寢殿馳使東都殺友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郢王簒弒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

朱友謙不肯受徵友珪令韓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晉求救

晉王師助友謙屢敗梁兵

友珪荒淫均王友貞與趙巖謀誅友珪因令馬愼交說楊師厚起兵

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簒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鎭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于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於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歷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愼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簒弑人望屬在大梁

均王激怒龍驤戍軍使趣雒陽

袁象先等突入宮中而友珪張氏馮廷諤俱死

均王卽位大梁招撫朱友謙

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侯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尙爲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巖賫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帝位于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張溥曰梁家人傳言朱温有八子其一養子卽友文也友文姓康名勤長於征斂佐温用兵四方温愛而子之温長子友裕早死百歲後傳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温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

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即令友珪退讓慎王入宮非其苗裔儼然爲天下君而羣臣所母儀者卽淫入王氏也其誰忍之友珪母亳州營倡也溫與野合而生友珪出最微矣或不當立意者其立友璋友貞乎然位次已定不可易也漢齊悼惠王肥之母賤不敵呂后諸姬假呂后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也友珪出守萊州懼禍謀逆僕夫挺劍老賊萬段於溫罪當矣以子弒父其逆何辭溫縱聲色徵子婦入侍非獨友文婦王也友珪婦嘗朝夕矣友珪苟懷鳥獸之恥明三諫之義涕泣救過痛與婦絕申生之死重耳之亡二者擇其一天下自在也平日憪然無言急而謀之韓勍彼所羞者非衽席也直以兒女子爭寵決而屠其父耳朱友謙故石濠三鄉間大盜附溫恭謹以同姓願齒諸子父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也聞溫死痛泣不受徵以河中附晉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憤憤未能遽發抒趙巖至始定謀然觀其游說令公激怒屯戍蓋亦慮全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三逆同殞誅鋤之易似無藉外兵要非彼此合討則成事不速友貞安能晏然夷門遂稱皇帝乎楊師厚梟雄鎮擁勁兵友珪所畏也聞變而舉義拒詔而渡河天王鐘鼓亦何以加乃徘徊入朝動色於衆議而始遣將亡勇甚矣然其時春秋之義已絕苟有能討賊者君子亟予之烏可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李氏據鳳翔 岐劉相攻附

唐僖宗光啓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楊守亮事見[illegible]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刼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兵拒之事見朱溫篡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鎭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車駕還京事見朱溫篡唐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爲尙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爲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鎭國節度使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

馮涓諫王建與李茂貞和親

河東鳳翔淮南西川仍稱唐年號

蜀王宏農王移檄諸道欲興會兵興復唐室

晉王誓不失節

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彊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于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宏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爲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秋九月

梁劉知俊屢破岐兵
梁王急徵知俊入朝
知俊疑而奔岐

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 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宏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 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 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侄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 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 帝遣劉知俊侄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

岐王令知俊攻靈州梁遣康懷貞寇彥卿救之

梁召康懷貞等還知俊邀擊大破之

蜀主與岐以絲茶布帛不與以地

蜀主晉公主岐王怒與蜀絕

蜀趙溫珪諫伐岐

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以厚給俸祿而已、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甯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見甯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一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　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甯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甯、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佑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王

蜀將屢破岐兵

蜀劉知俊李繼崇大敗蜀兵

唐道襲堅守興元昌王宗鐬王宗播與之合擊破岐兵

蜀王宗弼破劉知俊

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道襲擊却之　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　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梟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侯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于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破之守將李繼瓊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

岐李繼崇降蜀劉知俊亦奔蜀軍

蜀劉知俊會王宗紹等圍鳳翔

中書令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鎭、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趨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綰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儔爲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岐義勝節度使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 丁未、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紹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俊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宏志、

岐王復求好於蜀

岐王賀後唐滅梁 唐莊宗優禮岐王

進岐王爵爲秦王 以秦王子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宏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雒、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兼中書令、遣還、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仍不名不拜、 夏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夏六月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爲之誅柴重厚、秋九月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爲宣武節度使、

潞王淸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曮鎭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爲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旣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鎭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張溥曰王建初欲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馮涓止之遂修和好結婚姻既而李繼崇驕矜嗜酒普慈公主求歸成都蜀主留之彼遂與絕連年攻戰不休夫兩國之好愛女之託王者殷勤爲百世計也干戈之郄反生其間古所謂飲酒撃缶式好無尤其可信乎茂貞儒而貪屢求貨於蜀蜀王必應驟擧兵臨蜀東鄙雖蜀王不聽趙溫珪苦言輕奮一怒覆師折將然推原舋本曲常在岐挫衂數見患若自掇其用兵勝負互有短長不足盡論若反覆跳躍能禍人國者則劉知俊也知俊少事時溥背而降梁勇出諸將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戰功最高朱溫篡位晉王岐蜀興師嘉谷一戰岐遂數

敗。由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寵榮至矣。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懼不自安。其弟知浣知偃亦云來必死。毋餧虎口也。倉皇失圖。舉族奔岐。然在梁則破岐。在岐則破梁。舉足輕重。彼其材豈中下乎。岐蜀稱兵。知俊屢見武功。左右間之。復懼奔蜀。蜀王厚遇之。而陰忌其才。黑牛謠興。身首橫絕。卽有取秦鳳階成四州勳勞。弗念也。論者悲知俊事非其主。所往厄窮。抑飢附飽颺。亦呂布劉牢之屬耳。烏能免乎。五代史次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葢謂逼處土州。上表臣晉。其子局促鳳翔。非侯王有國土者比也。然茂貞亂逆。不異朱溫。卒保首領。稱耆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九終

杭州八都董昌爲長錢鏐事昌爲兵馬使

鏐說昌辭高駢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鎭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淩文舉臨平曹信各爲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爲之長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都知兵馬使 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鎭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各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黃巢之抵潭州也荊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衆北歸爲羣盜漢宏兗州人也 事見黃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 秋七月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 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爲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鎭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

錢鏐屢破劉漢宏

杜雄誘漢宏董昌斬之

表爲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幷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鎭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僞敕三百餘通、鎭奔諸暨、

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眞女三鎭、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鎭將史弁眞女鎭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鎭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鎭而代之、浦陽鎭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趣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鎭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劉浩逐周寶迎薛朗爲留後

錢鏐擊周寶歸杭州未幾寶卒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廩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飲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將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殺彼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擊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與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逃入海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於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于杭州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於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銶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潤州刺史阮結卒錢鏐以靖江都將成及代之 錢鏐與楊行密爭蘇潤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

錢鏐築杭州羅城

吳瑤李暢之等勸董昌爲帝

董昌讖稱帝黃碣吳鐐張遜言不可皆殺之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鎭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爲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于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爲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邪、有謟之者曰、王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塡門諠譟、請昌爲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爲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旣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兎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乎、碣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厠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幷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

繆將兵責昌昌懼執吳瑤及巫覡數人請罪

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爲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鸑鷟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册之樓羣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爲相又以吳瑤等皆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爲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爲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

顧全武請鏐先取越州後復蘇州

全武遣吳璋斬昌及李邈蔣瓌等

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十一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黃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邀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索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全武等屢敗淮南兵

全武克蘇州秦裴以崑山降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摶充威勝節度使、冬十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頵衆死者千餘人、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及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爲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

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爲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於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十二月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爲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　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邱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　秋七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鎭海鎭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冬十月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尙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爲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吾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邱壟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全武爲李神福呂師造所擒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裴還　五月鎭海鎭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杜稜請鏐以士人代武勇鏐不從徐綰許再思果作亂

或勸鏐度江東以避徐許杜建徽叱之以死自誓

全武請鏐告急于楊行密以子傳璙爲質行密乃召田頵還

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吏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爲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爲驗、　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璙微服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璙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

頵將還求質子鏐次子傳瓘請行

陳詢叛鏐

田頵敗傳瓘歸杭州行密遣傳璙歸錢塘

戰。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璙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冬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鎭宣州、庚辰、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爲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溫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章據溫州、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冬十月、田頵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頵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十一月田頵敗、錢傳瓘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弁顧全武歸錢塘、 夏四月、鎭海鎭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

陳璋殺葉讓降於行密

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冬十一月錢鏐濳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　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鏢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奔於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庚辰錢鏐如睦州　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於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春三月鎭海鎭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　夏四月盧

錢傳璙擊斬盧佶

羅隱說鏐舉兵討梁

孫炎固守蘇州

司馬福以計入蘇州城

鏐援用陸仁章

吳越兵合擊破淮南兵擒何朗等周本夜遁

佶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溫州。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爲溫州制置使、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五月己卯、以吳王錢鏐爲吳越王、盧約以處州降吳越、秋八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錢鏐遣甯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救東洲、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炎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敵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黃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

鏐築捍海石塘

錢鏢殺鍾安德奔吳

傳瓘虜李濤

傳瓘虜花虔渦信

不敢進而還、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爲刺史、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於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六月、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梁加鏐諸道兵馬元帥竇夢徵執麻以泣

傳瓘大敗吳兵彭彥章自殺

徐溫大敗吳越兵殺何逢吳建傳瓘遁去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　秋七月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四月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布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廩其妻子終身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灣溫募生

徐知誥請乘勝取吳越溫請息兵乃引還

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爲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它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於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於廣陵徐溫以濤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册命吳越王鏐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敎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鎭海鎭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册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册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鎭海鎭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鏐欲立嗣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爲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鎭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爲鎭海鎭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遣安重誨書辭

後唐安重誨聽韓玫言奏殺烏昭遇遂削鏐官爵

鏐卒傳瓘襲位

諸將請誅

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册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爲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歸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爲衆所惡，

劉仁杞陸仁章元瓘使仁俊諭並之

元瓘殺元球元珦仁俊請勿按交通之人

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主汝當禀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鎭海鎭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鎭海鎭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爲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爲庶人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　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于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卽格殺之並殺元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宏傳爲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

德安殺戴惲廢元瓘養子宏侑爲庶人

宏佐復其境內稅三年

爲丞相鎭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敎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宏傳宏倧許氏生宏佐吳氏生宏俶衆妾生宏偡宏億宏儀宏偓宏仰宏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宏傳卒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　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宏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宏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爲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宏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宏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宏侑爲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鎭海鎭東節度副大使宏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　九月庚申宏佐卽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宏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宏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程昭悅譖殺杜昭達闞璠并幽仁俊
愼溫其不肯證仁俊之罪
宏佐殺程昭悅釋錢仁俊
宏佐卒宏倧襲位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宏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宏佐左右、昭悅爲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宅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於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宏佐嘉之、擢爲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加宏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 二月吳越王宏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六月、忠獻王宏佐卒、遺令以宏倧爲鎭東節度使、丙寅宏倧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宏倧以其弟宏俶同參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宏倧爲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十一月、吳越王宏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宏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吳越王宏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宏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

宏倧惡胡進思與何承訓水邱昭劵謀誅之承訓反胡進思廢宏倧立宏俶殺昭劵及鹿光鉉

宏俶遣薛溫將親兵衛宏倧

宏俶斬何

功干預政事宏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宏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倧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宏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宏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邱昭劵昭劵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宏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　十二月庚戌晦宏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宏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宏倧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宏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宏俶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宏倧之命承制授宏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宏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宏俶始視事進思殺水邱昭劵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宏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劵君子也柰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三月壬戌吳越王宏俶遷故王宏倧於錦衣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宏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宏倧以絕後患宏俶不許進思詐以王

承訓

薛温衛宏倧殺方安等進思憂死

貶鈄滔于處州

吳程聽陳滿言請宏俶伐唐

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宏倧閤戸拒之大呼求救温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宏俶宏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宏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宏倧由是獲全　八月乙未以錢宏俶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宏億吳越王宏俶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　秋七月吳越王宏俶以丞相宏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宏俶尚書令吳越王宏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宏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悦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宏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宏俶徙廢王宏倧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宏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一月吳越王宏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宏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宏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宏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並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宏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趨常州程謂

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宏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宏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張溥曰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惑兎子金牀之讖謀稱帝號黃碣吳鐐張遜執義正諫咸被誅戮錢鏐移師城下責以改過昌懼請罪死者懷比干之悲生者修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援于楊行密治兵拒攻屢見挫折刺羽譖殺董眞昌益無助顧全武執之歸臨安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見之瞋目大呼赴水死卽其涕泣引決愈于秦宗權檻車乞憐然身爲叛賊一死烏足惜哉元瓘鏐之次子身歷戰功不避險難出質田頵幾死倖全後議繼國諸兄弟咸推元瓘襲位以來友愛倍篤元璙恪守忠順元瓘盡禮家人此卽唐文皇不能得之建成元吉吳越覇國獨克備之夫禮以己亂雖小治也讀錢王世家可以風矣宏佐代立以寬臨民兄終弟及宏倧繼之胡進思憤其剛嚴廢錮義和院迎立宏俶宏俶遣薛溫衛兄周謹勉于禍戹卒殺何承訓方安等進思憂死亂臣是誅天顯不貳父子兄弟之間愉愉如也且元瓘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爲請于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撫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寄周咏文母其風可作國欲無興得乎卽元球元珦死于左右宏侑仁俊不免幽廢猶爲人倫盛德之累然危不及親禍不變國吳光視之尚有媿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世譏其不武抑度其國力弗能任也王者

之事。于大國則望之。于小國則恕之。期無失其正而已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終

秦宗權表王緒爲光州刺史王潮審邽審知事之

陳巖爲治有威惠

宗權擊緒渡江陷汀漳

緒欲殺潮母潮說前鋒將擒緒潮自立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犯、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

潮請降陳巖巖表爲泉州刺史

緒慙自殺

陳巖卒范暉發兵拒潮

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

潮葬陳巖併以女妻其子延晦

潮捨子而立弟審知審知讓于審邽不受

詔以審知爲閩王

審知誅僧浩源等黜王延彬

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聞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乾甯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爲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爲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王破陳本、斬之、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冬十月、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爲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

王延稟繼雄襲福州延鈞遣王仁達擒斬之

陳守元等勸延鈞避位受籙

延鈞即帝位更名璘

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眾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為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

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

璘謹事四隣

璘親任薛文傑吳光叛奔吳

繼圖謀反誅

薛文傑使盛韜視鬼以殺吳勗

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册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至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器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閩俗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它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幷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閩主尊魯夫人黃氏爲皇太后　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

王仁達以讒誣族誅

蔣延徽圍建州繼鵬請殺文傑盛韜

徐知誥召延徽還與閩通好

璘立太祖侍婢陳金鳳爲皇后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

陳后與歸

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臠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疏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幷誅盛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

守明李可殷私通李倣繼鵬討之併及陳后恩陳匡勝及繼韜璘亦避弑繼鵬即帝位更名昶立李春鷰爲妃

林延遇盡忠

昶使林延皓等圖李倣殺之

棄翹以質直見疏

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絶、宮人不忍見、竟爲絶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淸遠公主、使宦者閩淸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弑、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衞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鷰、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疏之、未幾、復上書言

閩信重陳守元

閩使陳究賣官

黃諷直諫被黜

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眞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峰、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不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事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建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

閩罷嚴繼兵柄

林興詐覺流泉州

朱文進連重遇作亂迎立延羲使繼業縊殺昶李后繼恭俱死

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隣。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夏四月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並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募壯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

陳守元蔡守蒙皆被殺　曦誅林興　閩主釋鄭元弼等　葉翹杜漢崇間閩主兄弟　曦命潘師逵吳行眞

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並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隣國諡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眞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色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輿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葉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鎭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鎭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眞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

曦延政延政求援吳越錢元瓘遣仰仁詮薛萬忠救之林鼎諫不聽
延政殺師達敗行眞建州兵始盛
仁詮等不肯班師延政乞師於曦擊破之始遁去
唐主遣使和曦與延政
曦遣許仁欽執延喜歸
曦殺王繼業父子族誅楊沂豐黃峻極諫被貶

越。王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宏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眞寨、建人未涉水、行眞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主、閩主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兵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唐主遣客省使尙全恭如閩、和閩主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主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鎭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鎭安曰鎭武而稱之、夏四月、閩主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衞、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夏六月、閩主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

潘承祐請延政息兵修好

延政將包洪實陳望

謀沂豐以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鎭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既罷歸酖殺之　九月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

殺黃敬忠林守亮黃紹頗遁歸閩主求和於延政

余廷英以獻錢得相

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强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並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延平鎮爲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隣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

曦納尚保殷女

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延政怒削之

陳光逸直諫曦殺之

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較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衞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縣諸庭樹、久之乃絕、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

朱文進連重遇使錢達弒曦於馬上重遇推立文進殺王氏宗族

文進殺鄭元弼

延政使吳成義討文進不克

建成元吉爲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嘗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妒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眞有疾三月乙酉曦如眞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反以曦之政　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

留從效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等斬黃紹頗歸延政

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飮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尙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視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疏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留從效斬林守諒執李廷鍔文進求救於吳越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

查文徽用臧循策請唐主擊延政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眞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

邵武民執循斬之

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

林仁翰殺重遇文進

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重遇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從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鎭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鎭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唐祖全恩等殺陳望敗楊思恭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

李仁達陳繼珣說黃仁諷殺王繼昌吳成義推卓巖明爲帝

仁達殺巖

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恐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

朔父子而自立稱藩於唐賜名宏義

延政盡殺福州援兵

唐王建封克建州延政出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奔泉州許文稹王繼勳王繼成皆降唐

留從效廢王繼勳代領軍府事

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並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宏義、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宏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宏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宏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

陳覺請說李宏義入朝不果遂矯詔發兵攻之覺與馮延魯楊匡鄴俱爲宏義所敗

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宏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宏義、唐主乃拜宏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宏義金帛、宏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宏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遺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舟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薄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 九月、李宏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宏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宏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宏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宏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

水邱昭券勸吳越王宏佐殺李達

內都監使臨安水邱昭券以爲當救。宏佐曰、脣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隣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宏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宏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宏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宏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宏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隣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宏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

覆馮延魯不聽孟堅言為吳越兵所敗李達遂舉部投余安

謫江文蔚彈馮延已魏岑罪被貶韓熙載請誅陳覺馮延魯不從

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怨陳覺等專橫，乃曰：再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宏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已、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已、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諍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

李達自詣錢塘宏倧更其名曰孺贇

金陵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邱黨與必爲禍亂齊邱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宏倧宏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宏倧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　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宏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張溥曰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揚沂徐寅皆依之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卽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卽壯貌强獷軍中有白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四子不立而立弟王審邽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邽不受其人非知書者行事則合于泰伯延陵使子孫效之寄崇唐衛根葉不披豈有淮南陳思之禍哉乃傳及延翰釁患卽彰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鏻爲亂殺於紫宸門外鏻既得立卽縱欲無度子昶結李倣弒之其叔曦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

遇奉以爲君。遂縊景死。曦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弒曦。林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達歸吳越。閩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篡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弟弒其兄。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奄有閩世。祚不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令終。卽高歡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鏻上書極諫。鏻惑薛文傑。景令檻車送軍前以慰衆心。旁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逞。龍帳宣歌。春鷰婢子亂倫。李后酗酒圖逆。人非女士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漦。禍深燕啄。愚賤爲災。尤足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一終

劉謙卒子隱爲封州刺史

盧琚譚宏玘作亂隱以計斬之迎薛王知柔入視事

以徐彥若代知柔彥若薨薦隱權留後

隱不從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鎭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宏玘據境拒之，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隱討斬之。

三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表隱爲節度副使。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三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

晉敗于譚全播

隱厚賂朱全忠得爲清海節度使

劉隱卒弟巖襲位

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尙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衆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巖襲位、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甯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劉巖與楚昏　巖即帝位　巖不肯事梁　巖立馬氏爲后　漢何詞言唐莊宗驕淫不足畏巖更名龑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主鏐爲國王、而己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賦遂絶、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於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龑、

蘇章敗楚兵

遣梁克貞李守鄘攻拔交州

李進受楊廷藝賂交州遂陷程寶戰死

楊洞潛直諫不行遂病卒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洪度爲賓王洪熙爲晉王洪昌爲越王洪弼爲齊王洪雅爲韶王洪澤爲鎭王洪操爲萬王洪杲爲循王洪暐爲恩王洪邈爲高王洪簡爲同王洪建爲益王洪濬爲辯王洪道爲貴王洪昭爲宜王洪政爲通王洪益爲定王未幾徙洪度爲秦王

潞王淸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洪度募宿衞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洪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群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宏度洞潛出見衞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趙光裔請遣李紓通好於楚

巖更名龑

龑欲立洪昌蕭益勸其立長乃止

龑殂洪度即位更名玢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隣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甯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數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院御史王翷謀出洪度鎮邕州洪熙鎮容州而立洪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洪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洪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秋八月漢葬天皇大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洪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

洪熙使陳道庠劉思潮等弑洪度

洪昌迎洪熙即帝位更名晟

洪杲請斬劉思潮等反被殺

晟殺洪昌

晟殺洪澤

洪雅

晟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王翷

晟族誅陳道庠及鄧伸

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洪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洪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洪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洪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洪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詾詾、循王洪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洪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洪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鎭、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主命韶王洪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洪弼於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鎭王洪澤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洪雅、　九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翷嘗與高祖謀立洪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晟殺洪弼等八王

晟遣鍾允章求昏於楚不許

晟以盧瓊仙黃瓊芝參決政事

晟遣潘崇徹敗唐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洪益、辨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偉、宜王洪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楨王，崇興爲梅王。　南漢大赦。

晟遣林延遇殺洪邈

晟殺洪政

林延遇死國人相賀延遇薦龔澄樞自代

晟殂繼興即位更名鋹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

許彥眞龔澄樞李托等誣殺鍾允章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洪邈爲雄武節度使、鎭邕州、洪邈以齊鎭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衞、不許、至鎭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洪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洪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衞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

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我寃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張溥曰劉龑有子十九人耀樞龜圖早死龑憂洪度洪熙不足任事與王翷謀立洪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歔欷旣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爲言洪度卒得立即位未幾洪熙弑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很戾龑有先慮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爲殷太史續哉洪度臨殯樂飲罽纓挾娼裸男女爲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洪熙殺兄屠弟淫刑以逞害洪弼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彧高洋惡猶弗若竟全腰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爽豈遂無天道乎內侍吳懷恩擊楚潘崇徹攻郴虔主勤兵貂璫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抑馬氏衰微師行輙潰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沒身無恙所徼過矣龑爲劉謙庶子母段氏生龑外室謙妻韋氏扳劍出見而悸劍墮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爲己子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覇國之威天若牖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讖書固

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溢彼奢窮珠玉。酷類蛟螢。立賢不斷。多男速亡。洪熙方斧。羣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鋹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二終

朱全忠以高季昌代賀瓌爲荊南留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高氏據荊南

唐昭宗天復三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峽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昭宣帝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知荊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

季昌交通吳蜀

季昌爲張武所敗

季昌與孔勍修好

楚人攻荊南季昌求救于吳

季昌遣倪可福修江陵外郭

季昌聞後唐滅梁更名季興

季興欲入朝唐莊宗梁震止之不從

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勍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修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寖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唐莊宗欲留季興郭崇韜諫乃遣去

季興欲攻楚孫光憲諫乃止

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嘗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爲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

貸唐遣劉訓等討之

季昌奪楚史光憲貨自附於吳徐溫辭之

後唐以季興事賜豆盧革韋說死

季興爲馬希瞻等所敗請和於楚

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荊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荊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西方鄴爲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爲豆盧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

楚王殷請存荊南以爲扞蔽

廖匡齊拉殺高從嗣季興懼而請和

季興卒子從誨襲位

從誨復修職貢

從誨委任梁震

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己亥以武甯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荊南兵於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荊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

二年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嘗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

孫光憲言楚王希範驕侈不足慕

震請退居

王保義勸從誨助晉高祖討安從進

從誨絕漢附於唐蜀從誨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無賴

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起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從誨卒子保融立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張溥曰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爲朱溫養子。季興因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畜之。冒姓朱氏。其所出賤微。與鯨兒盜販等。特以鳳翔一戰。募騎士馬景叩開岐。入城門。蹙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倜有十州。朱溫既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空董等勸之入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諷動諸侯爲言。始厚禮遣歸。季興斬關急出。荆南諸臣無不稱震蚤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王使者韓珙等。邀留財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鬬。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于朱氏。繼屏翰於唐朝。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誨襲位。不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謂高無賴。君長江表。蒙譏賤人。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入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辯。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知所亡。不知所與。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遺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過孝經。

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己。大后罰之。彼實心踶而

姑以爲戲也。歷觀高氏。亦克守四言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三終

楊行密以李氏子賜徐溫溫名曰知誥以勤孝得寵

溫自結於楊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甯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愼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惷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

議可求取
牒存渥

鍾傳養子
延規降淮
南渥遣秦
裴擊鍾匡
時送虜之

楊渥既得
江西驕侈
益甚遂殺
周隱

張顥徐溫
謀作亂陳
黨誅朱思

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
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
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宏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
遣使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
洪州、軍於蓼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
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欲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宏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
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
指揮使綦毋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毋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
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
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
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
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

[illegible]范思從[illegible]璠

張顥遣其黨紀祥弒渥圖自立嚴可求以詭沮之乃止

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鎭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宏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廷、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

顥出溫於外可求以計留之

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兒事之。張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顥弒君之罪。殛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顥與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

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宏農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是歲宏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宏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主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

徐知誥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翃[illegible]以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

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温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温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
解帶温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
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邱好縱橫之術謁
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仁裕彭
城人宗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
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
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納蘇州人也温與威雅
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
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温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秋
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爲營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兼侍中齊國公鎮潤
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
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

徐知訓淫暴朱瑾殺之翟虔等入討乃自刎

溫諸子皆弱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

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撾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邱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泰甯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

溫使可求殺米志誠溫欲大行誅戮知誥可求具陳知訓事乃止

齊邱說知誥以富强之策

知誥謀出可求不果乃以女妻求子續

破楚冀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綱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邱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邱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邱而徐溫惡之。以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嘗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

楊濛有才氣溫惡而出之

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鎭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摛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 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潯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璉明爲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爲它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爲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 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 六月戊申溥卽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翟虔無禮子王溫強徙之

陳彥謙臨終請溫立己子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鎭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鎭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爲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溫名雨爲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鎭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鎭海寗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

溫卒知誥亟歸金陵

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甯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　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甯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知

周廷望爾嘯被斬

嚴可求卒

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　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領鎭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甯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尙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鎭金陵故也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爲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郞內樞使宋齊邱爲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邱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鎭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鎭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

周宗知知誥意欲諷溥傳禪齊邱惡其先已請斬宗

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甯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邱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邱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二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　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邱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境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邱齊邱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邱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出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

知誥不得已而出之 李建勳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復存用宗 徐知詢卒知誥幽楊濛於和州

知誥使陳覺輔子景遷

或請知誥厚待知諤

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邱、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
有變、勒兵自備、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
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
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邱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
於事皆無所關預、齊邱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
辭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鎭海甯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
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
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
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筒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
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小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
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
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
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
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高從誨勸知誥卽帝位

周本不肯推戴知誥其子宏祚彊之

吳太子璉納知誥女爲妃

王令謀勸誥受禪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邱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鎭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宏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邱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甯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邱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册命齊王、王受册、赦境內、册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夏六月、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知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宏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郞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宏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於外、送江都、徐知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

周宏祚執楊濛送江都詔殺之詐使郭悰殺濛妻子復罪悰而貶之　王令謀老病以誥未受禪不肯致仕未幾卒　李德誠等勸誥即帝位　齊邱請誥遷讓皇斥太子璉絕其昏不從

爲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詐歸罪於悰貶池州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知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邱不署表　九月癸丑令謀卒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宏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宏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樂因出齊邱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邱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邱大司徒齊邱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邱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

樣達起陣呼公主則流涕
周本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斥其諂邪
知證等請唐復姓李

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邱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　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鎭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宋齊邱復自陳爲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邱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邱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　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　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謂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邱

詔欲祖吳王恪

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吾、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號及諡、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張溥曰、徐溫少販鹽爲盜。楊行密起合淝。往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顧以密策殺朱延壽見親愛。預謀議。行密寢病。平生舊將皆戰守在外。溫居帳內。遂與張顥參立渥功。渥陵蔑勳舊。溫顥弒之。溫復委罪於顥。結鍾泰章行誅。彼不戰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弒君之名。使先王寄以心膂。國人不知爲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誥李榮子。流寓濠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爲子。勤孝積寵。竟代溫執國政。雖知訓死于朱瑾。知詢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時。知誥卽潛收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誥徵還江都。金鍾置毒。撫棺誚讓。圖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謀一生。盜據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師昭正强。代有吳者必己子也。假手捷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爲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誥照鑑懸老。急望篡位。始市德如田恒。終謀禪如王莽。至遷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又族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酷矣。宋齊邱贊

誥竊國炻周宗先已上書諫正旣悵惘失慮又請斥逐楊溥父子以沈約之諂欲效荀彧之智多見其詐而鮮耻也知誥女爲吳太子璉妃後封永興公主女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志操豈異黃皇室主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五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隷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

州

建鋒私陳贍妻贍殺之諸將殺贍迎張佶爲留後佶傷髀乃讓殷

高郁說殷修霸業

勛據邵州、使其將屯定勝鎭、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眞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尙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經諳長沙、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文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文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

殷遣秦彥暉李瓊擒斬王建武陳可璠劉士政出降

楊行密請殷絕朱全忠許德勳言不可

行密遣馬賨歸殷

殷議入貢

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繇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賨。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兄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賨至長沙。殷表賨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賨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

天子

秦彥暉黃璠大敗淮南兵陳知新劉存被執不屈而死

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鎭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五月宏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臨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元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王肯事賊乎遂斬之許元應宏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高季

詔高季昌馬殷討雷彥恭

雷彥恭乞降於淮南遣泠業李饒來救許德勳擊斬之

彥恭敗奔淮南楚得澧朗二州

高郁請置回圖務賣茶湖南富贍

殷遣德勳擊荊南季昌請和又遣呂師周取劉隱六

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荊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
與楚王殷討之、⊗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
急、宏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
泠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遊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
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
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
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
彥暉虜其弟彥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
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
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
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
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
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

州

周本擒危全諷彭彥章

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范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范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于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宋鄴昌師益皆降

王環執馬鄴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范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荊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鎭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溆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殷用高郁策國用富饒

彥章歸吳求和楚還其二人

德勳料殷諸子必爭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過荆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荆南　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荆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逼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

聲乃聞於殷。

希聲擅殺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寃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羅寃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馬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

馬希聲襲位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鎭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鷄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爲膳居喪無戚容

希聲卒希範襲位

希旺爲希範譴責憂卒

裴仁煦譖馬希杲希範欲圖之其母華夫人請罪乃免死

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鷄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彭夫人卒希範始縱聲色

希範以拓跋恒等十八人爲學士

劉勍敗彭士愁率蠻服於楚

希範奢侈厚歛拓跋恒上書怨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獎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　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統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宏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槊

不與見

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宏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希範毒殺希杲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希範卒，張少敵、袁友恭欲立希萼；劉彥瑫等欲立希廣，固爭不從。拓跋恒言希廣當讓希萼，不決。

希崇遺書希萼激怒其來，希廣請分國與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考〕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illegible] 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甯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

希萼將攻希廣妻苑氏諫不聽赴井死希廣戒王贇勿傷希萼馬希瞻屢諫希萼希廣交爭不從病疽卒希萼誘羣蠻攻益陽陳璠敗死

希萼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命何敬洙助之

韓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爲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臯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於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漵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　秋七月、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　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

劉彥瑫敗于希蕚

希廣不肯殺希崇

王贇正言希蕚慚引兵去

勝顒假臣兵萬餘人戰艦七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蕚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蕚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宅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蕚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蕚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蕚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蕚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蕚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蕚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蕚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蕚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蕚慚

彭師暠欲爲希廣死許可瓊間之遂不用命

師暠請希廣速除可瓊不聽

希廣誦經求福

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馬希嶽爲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驛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栅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眞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

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

卒之服著入禮衆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 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臯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 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衞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 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臠食李弘臯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 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 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

希崇請希萼勸進

希萼殺李弘臯弘節唐昭胤楊滌鄧懿文希萼欲赦希廣朱進忠請殺之拓跋恒不仕希萼

希蕚以軍府事委希崇

希蕚寵謝彥顒

王逵周行逢逃歸朗州黜馬光惠奉光惠知州事

王逵周行逢何敬眞廢光惠逐唐言賞招受

拔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蕚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蕚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甯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爲册禮使

楚王希蕚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蕚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蕚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蕚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希蕚使彥顒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蕚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蕚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蕚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贇更以希蕚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共決軍府事希蕚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

徐威等殺謝彥顒囚希萼立希崇爲留後

希崇懼劉言入討殺楊仲敏劉光輔魏師進黃勍等求和

師暠謹事希萼

廖偃匡凝與師暠立

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於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於周 一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鄙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

希萼爲衡山王

希崇懼徐威等爲亂請兵于唐

唐邊鎬入請降

唐百官共賀湖南平高遠李建勳獨憂有禍

唐潭人惡希萼請邊鎬爲帥

邊鎬趣希崇帥族入朝

爲兵輿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奉牋詣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

吳懷恩進兵馬希隱許可瓊奔全州南漢盡有嶺南地

唐主殺王贇

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蕚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飮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玆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蕚入朝庚辰希蕚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鎭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蕚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鎭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鎭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鎭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

孫朗曹進謀殺邊鎬不果而奔朗州

孫朗請爲王逵前導取湖南

唐主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孫晟贊之以馮延巳言乃止遂至侯訓敗死

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鬭、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已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已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

張巒透歸毆陽廣言鎬參奏湖南將士不報　劉言王逵周行逢等逐邊鎬盡復馬氏嶺北故地

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倣滿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符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彥瑫爲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　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勳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眞爲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

梁徹大敗王逵兵馬希萼朝唐後數年卒於金陵

何敬眞李全琇謀作亂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

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眞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眞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眞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眞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刦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大帥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　二月辛亥朔斬敬眞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眞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於王逵曰何敬

王逵殺鄭玟幽劉言

周行逢知潭州開倉賑民

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夏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張溥曰劉建鋒之難衆推張佶佶忽爲馬蹄齧傷髀語諸將牒召馬殷立爲留後湖南國祚由此而起天意有歸倉卒轉屬佶可謂知興矣殷以材勇事孫儒爲賊梟銳不聞大度獨決策高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汭楊行密蔑如無有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竟以功名終身彼誠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修四隣之好用知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寘劍祠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死子利父亡日久無殷鞠子反咋先戮者老又安能保百歲以後輩昆恭友念父遺言永無失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溫食啖居

喪不哀。日烹五十鷄。卽其一事。無禮甚于魯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蕚。劉彥瑫等忽立希廣。以啓爭端。潭朗相攻。累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蕚束身歸唐。兄弟窮鬬。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曦。門內之兵。有兩敗。無兩全。由來然矣。馬希振。殷之嫡子。長而賢。殷寵袁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爲道士。希贍。希蕚。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背卒。苑氏。希蕚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聽。而死不見答。獨希崇狡險。尺書激釁。喪國無怨。大抵骨肉搆隙。其人至愚。惡聞敦睦。喜信離間。衆正力匡。不敵一夫讒鑠。是以論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五終

劉守光烝父仁恭愛妾羅氏被斥乘變據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恭歸囚于別室

劉守文討守光互有勝負羅紹威招之乃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顚、令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　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　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劉延祚出降守光使張萬進周知裕輔劉繼威鎮滄州
守光爲父仁恭請致仕又弒兄守文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爲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榕以蒺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除幷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僞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騣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麫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鎭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鎭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

晉將請王先取守光

守光使人諷鎭定尊己爲尙父晉將請王陽推之以稔其惡

守光將稱帝孫鶴言不可酷斬之

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推尊己爲尙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尙書令尙父守光不寤以爲六鎭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幷鎭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尙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尙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尙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啖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

馮道奔晉

守光寇易定晉王遣周德威攻燕以救之

德威擒單廷珪

瞳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彥羣爲御史大夫、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
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
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主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
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
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
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
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鎭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
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温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于城下、謂知温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討賊、何
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冑勞之、知温拜于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
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上以守奇爲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
文面爲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爲僧奔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
擊鎭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巖皆降、巖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遇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
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

守光請降承業不許

周陽五以獻陽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為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荅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主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

守光求救于契丹不許

李小喜先降晉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

張師造擒守光并其三子獻晉王

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子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眞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

晉王斬劉守光李小喜

晉王斬劉仁恭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

唐趙王鎔逆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荅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紼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張溥曰。劉仁恭少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素懷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後果雄盧龍。言若符驗。顧其性最反覆。始背李匡威兄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儔。命主幽州。未幾。復背晉附梁。朱全忠表用于朝。既移師擊魏。爲梁所攻。則更求附晉。陰詭若此。宜即鈇鉞。豈容久據强燕。築宮大安山以老。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爲患也。守光上烝父妾。仁恭笞而逐之。不即顯戮。猶云姑息。李思安兵至。竟乘虛入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恭歸。囚於別室。老牛未忘舐犢。猘子不憚食父。其時仁恭流離蓁棘。朝夕莫保。視朱溫旋枉。王鏻匿帳。僅愈一死耳。守光幽父益驕。遽稱帝號。將謂嚴君可囚。六鎭氣懾。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晉人謀陽推守光以稔

其惡。其韓魏驕智伯之策乎。抑大逆無赦。罪狀明白。晉爲盟主。鎭定輔行。直討亂賊。義聲遠揚。即不徘徊俟之師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競出。燕人望風送款。守光懼乞降于張承業。承業不許。求援契丹。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賊子棄本又負信見疑。不祥之人。所在而窮。非閉室就死。何以謝天下哉。李小喜佐守光爲逆。復背之先降。小人狙詐。且不若馮廷諤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仁恭父子之術也。劉守文痛哭舉義。齎志而殞。守光一妻。慷慨入地。命不自由。傷哉乎。是誠不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六終

傅晏將妻子徙合浦

下詔襃揚傅喜

太后不欲發共王母丁姬冢王莽固爭之

公卿遣子弟助掘共王母丁姬冢

亡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襃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襃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張溥曰。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後哀帝則定陶子。平帝則中山子也。史云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定陶恭王后張氏。其母鄭禮。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凡子嗣之興。欲有者未必卽得。得者非其欲有。卽帝王何庸力焉。傅太后躬抱哀帝。養視壯大。見成帝無子。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王根。爲求漢嗣。成帝又賢哀帝。而不能中山王。且云兄弟不得相入廟。遂立哀帝爲皇太子。成帝崩。哀帝卽位。傅太后尊親恩功無二。丁姬受成事而已。董宏冷褒段猶朱博等。獻

訣稱尊。一時有四太后。丁傅子弟驟興。重侯累將。富貴倉卒。爲世側目。然哀帝在位六年而崩。丁太后崩于建平之二年。傅太后崩于元壽之元年。奄忽俱在帝前。不能如元后壽考。傅晏丁明雖同日封。其權勢未王氏五侯若也。哀帝少惡王氏驕盛。欲加裁節。僅遣根就國。免況爲庶人。莽則時用時罷。無所譏譴。一旦帝崩。莽起用事。孝成趙后。孝哀傅后。迫令自殺。定陶太后與丁太后。貶號發冢。至土崩火出。葦燕銜哀。哀帝之施于王氏者淺。王莽之讐帝者深。天下又皆是王莽。非丁傅。何哉。成帝以來。王氏久貴。世執大政。黨羽已成。丁傅驟出而傾之。衆不願也。莽初就國。吏民上書。賢良對策。訟寃者百數。莽掘平恭王母丁姬故冢。公卿助將作者十餘萬人。當時人心知有王氏。不知有丁傅。王氏勢已極盛。但患無令名爾。哀帝新立。尊號議起。莽附師丹。劾董宏。適與以名。益得矯行而惑衆。夫帝欲抑王氏。莫若無尊丁傅。尊丁傅。必不能抑王氏。丁傅一尊。毋論出王氏上。天下以爲不可。即與王氏敵。天下猶疑帝厚所生。而薄于爲人後也。帝初爲太子時。有司議傅太后丁姬不得相見。元后獨許之。未央宮置酒。傅太后張幄坐元后旁。莽奏徹坐。元后不怒也。四太后各置官屬。傅太后呼元后爲嫗。內庭安之。元后誠盛德哉。惟元后之不妬。著于深宮。斯丁傅之滿盈。聞于四海。賊臣杜門而竊譽。弱主高拱而流謗。止此六年。而漢祚移爲王氏矣。然中山馮太后與宜鄉侯之死。哀帝失德爲甚。與獄者。傅太后也。歿而不保山陵。亦足爲婦德剛暴之戒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羅紹威惡牙軍驕橫結朱全忠以計誅之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　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

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李周彝

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

符道昭擊斬之

李嗣昭敗于張鍔

朱全忠克相州

羅紹威供億全忠盡殫一空魏兵衰弱自貽其錯

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

劉守文正言全忠緩攻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不許子存勗諫乃發兵

昭宗凶訃至潞州丁會縞素流涕降于克用

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鎭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倂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 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 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梁李思安攻潞州周德威拒之

晉王病篤命李克甯張承業李存璋吳珙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卽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修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洺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甯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

賁立其子存勗爲嗣

梁削李思安官爵

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甯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甯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甯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懼存勗懼以位讓克甯克甯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甯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二月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　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

周德威事晉王存勗甚恭

晉王謀救上黨破朱溫張承業勸行

晉王使周德威李嗣源出兵斬符道昭解上黨圍與李嗣昭相見

德威與嗣昭歡好如初

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使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

周德威李存璋乘勝趣澤州梁牛存節劉知俊救之乃退

德威士卒精整兼山東取河南李嗣昭完復軍城

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閒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

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鎭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鎭定勢彊、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甯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鎭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由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

周德威挫梁人之銳

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袵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已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

王欲遠戰周德威請持重

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周德威等大捷梁王景仁韓勍李思安敗走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邱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

晉王觀河
于黎陽梁
兵遁去

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許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部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淸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

趙王鎔常遣養子德明從晉王征討

晉趙交固

梁主溫怒殺孫隲張衍張儁

梁主以供饋豐儉獎段明遠殺李思安

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卽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

符習趙將鎔王

李存審使史建瑭李嗣肱救蓨縣梁主夜遁歸者逐之

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
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illegible]帝晝夜兼行、三
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
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
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鎭人裂
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
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能易下也。因謀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
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
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
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
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亦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
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
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
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
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

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弒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五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梁楊師厚卒趙巖邵贊議分魏博六州爲兩鎭以賀德倫張筠爲節度使魏兵嗟怨作亂張彥逼德倫投款于晉

四年　夏五月、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鎭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鎭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鎭、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鎭定爲名、實張形勢以擊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鎭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刧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

賀德倫遣司空頲密請晉王先除張彥從之

德倫請晉王雄軍天領兼

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荅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

晉王襲克德州

晉人獲王彥章妻子

劉鄩謀襲晉陽晉王發兵追之

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横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

周德威逐劉鄩

梁王責劉鄩不戰

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三〕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四〕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

李存審李建及大敗劉鄩

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

梁王檀襲晉陽石君立安金全擊走之

張承業斬賀德倫

梁主屢召劉鄩不至士卒搖心

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卽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旣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鎭邢州、九月、晉王還晉陽、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鎭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

安重誨爲李嗣源盡力

貝州人殺張源德出降

河北皆入于晉

晉王以軍府政事委承業

晉王拔楊劉城獲安彥之

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月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尙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祚以來、尙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

梁主懼晉軍罷郊祀

梁主不用敬翔

晉王敗謝彥章陷濱河四寨

不聽。已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昭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

賀瓌朱珪殺謝彥章孟審澄侯温裕

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幷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柰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温裕以謀叛聞審澄温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

梁兵大至周德威請王蓐潛擊晉王不從德威父子戰沒胡柳陂諸將欲斂兵閻寶李嗣昭王建及獨奮大敗梁軍

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

李從珂從王

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勢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證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

晉王寵待郭崇韜

李建及破艨艟解德勝圍賀瓌敗走

梁賀瓌卒王瓚代之

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雁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邱、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

王瓚先戰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石君立不肯降梁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

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甯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

朱友謙不肯負晉

李存審李嗣昭破劉鄩

存審等謁唐帝陵

晉王不肯稱帝將佐藩鎭勸進不已從之張承業力諫不聽遂慟哭成病

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尙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

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族

尹皓段凝譖鄩梁主使張宗奭酖之

張承業惡蘇循

梁主欲救張文禮趙張輩止之

之南取吳西取蜀況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晉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交

晉王命閻寶史建塘助符習討亂文禮驚死

史建瑭中流矢卒

晉王命嗣源存審大敗戴思遠

晉兵追斬韓正時

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鎭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鎭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鎭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鎭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

戴思遠襲魏州不克遁還楊村

李嗣昭中流矢卒以澤潞兵授任圜

段凝張朗執李存儒澶西相南皆爲梁有

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以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鎭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鎭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鎭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鎭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鎭州、號令如一。鎭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鎭州、營于東垣渡、夾滹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歛、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

李存進戰没　李再豐納晉兵執張處瑾等及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磔張文禮尸　符習斬衰葬趙王　盧順密來奔請晉王襲鄆州郭崇韜等言不可李嗣源獨決計請行遂克之劉遂嚴燕顒奔大梁

爲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鎭州城下、兩不相遇、鎭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鬭于橋上、鎭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鎭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鎭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衛相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鎭。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

晉王喜得崔簹趙鳳

敬翔請王彥章爲大將

朱守殷違晉王言不爲備遂敗于彥章

路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趨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韛炭乘流而下會飲尙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

王彥章段凝攻楊劉李周悉力拒守

郭崇韜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

康延孝請降于嗣源

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鬭，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月，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

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

段凝尤彥章深入

唐兵復屯德勝梁兵敗走

趙張與段凝譖毀彥章梁主徵還

段凝厚賂趙張求招討使敬翔李振力爭不聽

張宗奭請勿用凝不聽

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邱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甯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林、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邱、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

康延孝進直抵大梁之策

郭崇韜請長驅入汴

騎士及宅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水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

嗣源敗梁兵圍中都城李紹奇單騎擒王彥章并張漢傑李知節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

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別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防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

晉殺王彥章

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歸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

梁主殺友誨友諒友能友雍友徽

趙巖奔許州　梁主使皇甫麟斷己首麟亦自殺　王瓚出降

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邱門、王瓚開門

李振出降敬翔縊死

溫韜殺趙巖來降

詔王瓚收殯朱友貞

段凝杜晏球來降

貶鄭珏等十一人

段凝杜晏球請誅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俊朱珪等詔敬翔李振撒剌阿撥並巖等族誅

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邱、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頃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先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鐸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

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尙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鎭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辰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還都洛陽、從之、　己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鎭、郭

郭崇韜請誅溫韜不從

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鎭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張溥曰晉襄公墨衰絰敗秦師于殽虜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出兵破梁夾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于費誓之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鸂鶒卮翡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于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即勢益孤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天下必以爲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周德威李嗣昭共攻潞援之其英雄權略定于夙昔一襲位而趣上黨救鎭定滅燕克魏連援諸州直入大梁兵敗而復勝師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斷胸中履險若夷及鋒即用至今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錦囊盛矢過三垂岡而呼先王之靈組係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告成功于天非漢

高光誰與比烈哉。朱溫敗衂蓨縣。慚憤病劇。勉歸洛陽。被弑寢殿。友貞柔懦。材非主器。內任趙巖張漢傑而疏敬翔。外用賀瓌段凝而殺謝彥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忌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嗟惋。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爲。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攸能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溫實基之。奈何以存滅之舉望末帝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七終

蜀太子元膺召王宗翰潘峭毛文錫飲酒不至請蜀主貶逐峭文錫唐道襲言其將爲亂元膺遣徐瑤常謙嚴璘攻殺之蜀主命王宗侃等討亂元膺爲衛士所殺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猳喙齴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摑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他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

徐賢妃使唐文扆諷張格要王宗侃請立宗衍爲太子蜀主不得已許之

唐文扆譖貶毛文錫及其子弟

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己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衞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諡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　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

信王宗傑暴卒

唐文扆欲去諸大臣潘在迎洩其謀王宗弼等人罪乃貶流

蜀主以宋光嗣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受遺詔輔政宦者始用事

殺唐文扆王保晦唐文裔

貶張格楊

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部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置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卽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卽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

玢許寂潘嶠

寵任王宗弼宋光嗣蜀政遂衰

彭王宗鼎固辭軍使

王廷紹等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

韓昭乞賣數州刺史以營居弟

王衍北巡

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瑯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　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

段融諫不從

奪何康女

奪王承綱女女自殺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爲狎客宋光嗣等事權王鍇庾傳素等

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 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 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疏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炤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

不敢規正 劉贊諷諫 蒲禹卿對策皆不用 嘉王宗壽極言社稷將危 張雲直諫流卒

李龜禎諫酣飲不聽

李嚴說莊宗伐王衍

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幷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 九月己亥至成都、

王宗儔憂憤卒

王承班憂家難不免

命安重霸副王承休

蜀罷諸軍

重霸勸承休求秦州節度使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鎭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將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鸞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

唐命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

蜀主私承休妻東游秦州王宗弼蒲禹卿力諫不聽

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強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

唐陳乂稱疾乞留李愚請斬之以肅軍心

李紹琛戰捷倍道趣鳳州

程奉璉來降唐軍無險阻之虞

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巖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卽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

安重霸紿王承休西歸以秦隴來降

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宗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北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冬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

王宗弼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自稱西川留後

李紹琛與李嚴欲速戰破蜀遂入鹿頭關

嚴入成都撫諭蜀主以母妻爲託

宗弼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韓昭

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

宗弼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

蜀主出降

唐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梁震料唐主得蜀驕而必亡

魏王斬王承休王宗汭幷其子

景進等勸帝誅王衍族黨

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矣、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季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僊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幷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

張居翰改赦一字以全蜀人向延嗣殺衍宗族衍母徐氏痛罵馬全不食卒

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爲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張溥曰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嬖倖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搆訌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元膺遷怒于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襲卽告其爲亂召兵入衛倉猝疑鬬並見殺傷襲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亦爲衛兵所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輅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爲太子夫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釁非巫蠱而啓子弄父兵之禍女巽驪戎而開廢長立少之疑建亦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以皮相之誠善于元膺之猳喙齙齒然朝盈狎客國效醉妝母妃鬻官寺人出鎮太史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般樂待亡何以延久唐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與櫬出降僅冀免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禍不旋踵然身爲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

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賣國刦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求惟西川節度。反爲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官之。爲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已。爲陳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八終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嚴可求料唐主將有內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李紹欽因景進賂得節度使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

諸伶蠹害景進爲首

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高季興料唐祚不長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

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塡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誘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

崇韜聽所親言請立劉夫人爲后

劉后專務蓄財

孔謙貸民錢盧質上諫不報

周匝請以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　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

毀即位壇爲毬場張憲力諫不從

帝疏忌李嗣源崇韜請除之不從

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卽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歛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　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鎭、軍政在手、安得爲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鎭、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

宦王允平景進採擇民間女子

王允平請建樓清暑崇韜諫不聽

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採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宮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爲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王出降（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

李紹琛爭平蜀功恨董璋毀崇韜

李從襲等譖崇韜于魏王繼岌

段徊等惡張憲請徙爲太原尹

王正言知鄴都政事委伶人史彥瓊

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

李琪請除折納紐配之法

崇韜語繼岌當除宦官呂知柔等切齒

向延嗣譖崇韜

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嘗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況任宦者。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爲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

馬彥珪說劉后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李繼麟爲景進等所譖懼而入朝

馬彥珪以皇后教示繼岌令殺崇韜繼岌

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宅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匄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衞、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　正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

不肯李從襲等泣請不得已從之召崇韜計事李環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
李崧言繼岌不當擅殺大將
張礪慟哭崇韜
殺崇韜子廷說廷讓廷議
殺睦王存乂
詔誅李繼麟史武等

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洛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愕、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

皇甫暉作亂殺楊仁晸擁趙在禮爲帥孫鐸等請史彥瓊逆擊之不聽賊入鄴都彥瓊奔去正言出拜

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

帝聽后言遣李紹榮詣鄴都招撫

李紹琛妬董璋遂作亂諸將焦武等咸以朱郭之死爲辭

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

繼岌使任圜等討李紹琛

趙太等作亂李紹眞討之

李紹榮至鄴都趙在禮欲降史彥瓊戟手大罵乃守陴拒戰

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

郭從謙常對諸校稱崇韜之冤從謙懼帝戲言親軍皆不自安

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眞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詔敕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與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

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諫不可輕動
命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崔延琛勸孟知祥討李紹琛
掌書記張礪伏兵破紹琛
李紹眞擒趙太等斬之

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奉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衞、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令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眞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眞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

張破敗作亂擁嗣源李紹眞等入城皇甫暉擊斬破敗趙在禮來迎嗣源用計詭說得出城任圜追擒李紹琛

嗣源召李紹榮共誅亂者不應李紹眞安重誨勸嗣源詣闕自明

鄴都軍變諸道如王公儼孔勍稿于晏多[illegible]

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邀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州、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鎭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

張全義憂懼卒

李紹榮與李嗣源反帝使嗣源子從審往諭紹榮欲殺之遂賜名繼璟嗣源據鄴紹榮所遏疑懼不前石敬瑭康義誠勸其取大梁

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甯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泰甯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

帝使繼璟詣召嗣源紹榮殺之

霍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霍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眞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是盂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苻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

張容哥赴河死

嗣源命石敬瑭趣汜水收撫散兵

郭從謙不知存乂死欲奉以作亂攻興教門帝命朱守殷擊賊不至中流矢殂

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鎭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旅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州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三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

嗣源入洛陽豆盧革帥百官勸進

繼岌聞洛陽亂謀保鳳翔向延嗣以莊宗命誅李紹琛

張昭遠勸張憲奉表

俄而帝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爲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

[illegible]遜不從

安重誨密遣人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申王存渥永王存霸被殺

監國殺劉后

監國斬李

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逮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啓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以石敬瑭爲陝州留

紹榮復姓名元行欽

李沖殺李存敬李從襲

李紹眞欲殺溫韜段凝安重誨言不可

李琪諫監

後。己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鎭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眞紹眞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眞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邪紹眞由是稍沮 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爲溫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讐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

監國用國子柩前即位之禮

詔李從溫悉誅宦官

族誅郭從謙

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國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册。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　三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貲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張溥曰。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于皇甫暉之刼趙在禮。終于郭從謙之弒莊宗。然崇韜之死。不特非帝心。卽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教。李從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刑無赦書。罪無主名。升階搗首。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博不勝。因訛言造亂。殺傷仁晸。奉趙在禮爲帥。豈眞欲反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于郭崇韜李存乂。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諧謔之言。卽帝亦忘之。不意露刃注矢出其間也。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卽不問。當坐彥珪從襲。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乂。族朱友謙。以甚其過。則天下眞以爲帝殺

崇韜矣。趙在禮爲亂兵所逼。擾攘至鄴都。先逆擊之。後慰撫之。皆可無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揖盜。又絕彼自新也。鄴都招撫。帝旣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往討。一方小警。兩將並出。理亂絲而棼之。曷以靖諸。張破敗作亂。嗣源幾蹟在禮。幸而得脫。冀歸朝廷。復爲紹榮阻遏。懼無以明。石敬瑭乃說取大梁。帝聞之。以爲嗣源果反也。輕離宮闕。回翔汜水。而郭從謙彎弓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彊寇外作。卽釁叛內生。聚患肘腋之間。爭衡矢石之際。或相持累年。或潰裂一旦。禍皆有原。莊宗無是也。孺子專殺。民訛驟興。擣捕之卒。夜驚幕府。首鼠之將。朝沸京師。大將忽疑兩端。天子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爲殃。嗣源無心乎篡。而迹涉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被弒。變出偶然。勢成莫反。雖有智勇。已不及施。是由帝立漢高馬上之功。而不割元帝洞簫之愛。慕唐宗用兵之長。而未絕元皇韓房之溺。遂至顚沛俄頃。與昏亂同轍。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九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任圜負天下爲己任安重誨忌之

任圜請置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爲之

馬延誤衝前導安重誨斬之

朝廷議置相重誨聽孔循言與任圜不合卒舍李琪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鎭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爲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

而相崔協馮道

重誨奏賜圜死趙鳳哭諫不聽

帝欲爲皇子娶安重誨女循止重誨而自納其女

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己巳、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爲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

朱宏昭請勿以小忿棄重誨

從璨戲登御榻重誨奏誅之

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 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旣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 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宏昭宏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爲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鎮

四年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爲之屈帝東巡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三月丙戌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 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前磁州

王德妃怨重誨
符習與重誨不合致仕
重誨銜李從珂矯帝命諭楊彥溫使逐之復慮事洩請命索自通藥彥稠出討斬彥溫以滅口諷馮道趙鳳奏從珂罪責使歸第

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鎭、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尙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衞審峹等將兵萬人衞送之、審峹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　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飮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

自通承重誨旨奏從珂私造甲仗賴王德妃保護得免
李行德引邊彥温告安重誨謀反安從進藥彥稠遂皆請誅之
王德妃孟漢瓊數短重誨於上重誨請解樞務

河中斬楊彥温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鎭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脩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衞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流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寖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鎭浮言願賜一鎭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

石敬瑭征蜀重誨請往督戰朱宏昭奏其怨望乃召還

安崇贊崇緒逃奔河中重誨執送詣闕

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甲申、以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未有功、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二年、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鎭、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爲左衛大將軍。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重贇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

翟光鄴惡重誨帝遣詔河中察之

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贇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並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張溥曰。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者五。獨見之遠。禍釁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強放三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獻嘉禾卻白鷹白兔。救出令方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信韓玫。殺烏昭遇而絕錢鏐。陷楊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遣李嚴監軍而孟知祥貳。命李仁矩節度。而董璋叛。獨見生禍之類也。又云重誨被讒。二子奔父。忍死報國。械送京師。明宗不信。夫妻流血一篇之中。哀歌隕涕。又云重誨既死。李從璋檢責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尚恨。不爲國家除潞王。志勤王室。無愧清忠。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潞王不臣。上弒愍帝。徽陵穴土。路人心惻。歎明宗無先事之智。誤殺重誨。自取滅亡也。然任圜大臣。矯制賜死。李從珂叛形未彰。私行翦除。其專若此。寧無罪乎。重誨少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以死者。在於擅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結寵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滅梁破蜀。建大下利害二十五事。動勞遠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宮。請立劉后。危唐社稷。遂先非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

事成敗何如也。李瓌發難於升階。從璋奮撾於答拜。功臣碎首。同泣屬鏤。然崇韜不惡於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可免駢戮。重誨不惡於孟漢瓊翟光鄴。必無族誅。從來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乘。豈激論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弑附

楊思權勸從榮陰爲自固之備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同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耶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馮贇謂執政宜選重德輔之

帝戒從榮賦詩

安重誨死從榮輕侮王淑妃孟漢瓊范延光趙延壽

從榮忌從厚

石敬瑭欲外補以避從榮

劉瓚獨規從榮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嘗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

何澤請立從榮爲太子上不悅

范延光趙延壽求外補以避從榮

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傅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爲潞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己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卽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衞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入不稱職復召臣臣卽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

康義誠令其子事秦王

帝疾大漸從榮謀以兵入侍先制權臣

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
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戊子、帝疾復作、
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
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
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爲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
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
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
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
欲眾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
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
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
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
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北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
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

拒之耳卽入殿門弘昭鸞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illegible]所教爲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伉岳嘗爲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尙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

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

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爲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

趙遠以諫從榮知名 明宗祝天早生聖人 明宗殂宋王即位

司衣王氏言從榮非大逆朱洪實康義誠譖帝賜死

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爲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澣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爲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甯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爲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爲彰義節度使、以

潞王從珂不受徙移檄鄰道討朱宏昭等

潞王遣郝

巖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暉人遇眞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宏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宏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爲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爲太妃 二月朱宏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鎭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鎭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鎭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胥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爲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鎭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王乃移檄隣道言朱宏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淸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隣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

謝朱廷乂等結王思同思同執之以聞

思同御軍無法

遣楚匡祚執李重吉幽于宋州

安彥威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

諸道兵將克鳳翔潞王登城慟哭士卒心動楊思權先降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

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爲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行營馬步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蘇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魏州人也◎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團潞王卽書思權可邠甯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

王思同藥彥稠等至長安劉遂雍閉門不納

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

義誠欲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請自往扼衝要

楚匡祚殺李重吉尼惠明

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遂雍鄩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徧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宏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入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宏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爲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

洪實與義誠爭辨被斬軍士益憤怒

思同被執尹暉說劉延朗殺之

安從進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潞王康思立不得已亦出

康義誠降潞王

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 壬戌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貲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癸亥制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爲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宏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爲信、

朱宏昭赴井死安從進族殺馮贇

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不應慕容遷背帝

馮道李愚欲降潞王盧導止之不聽

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宏昭謀所向、宏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宏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宏昭贇首於潞王、帝欲犇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爲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帝在藩鎭、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卽位、以爲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元武門、是夕帝以五千騎出元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團結、帝既出、卽闔門不行、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卽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爲人、未欲遽誅、且

萇從簡王景戡被執降

石敬瑭將附賊沙守榮奔洪進欲殺之不勝而死

孟漢瓊伏誅

馮道帥百官勸進

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爲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宏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宏贄問之、宏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宏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今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例、王即命斬於路隅。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

潞王使王宏贄之子巒弒閔帝又殺孔妃并其四子

康義誠族誅

誅藥彥稠

李專美言國存亡不繫厚賞

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索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宏贄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宏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閔帝、閔帝問來故、不對、宏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宏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王巒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己丑、誅藥彥稠、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繫囚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正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

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

張溥曰、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奉帝命馳諭。厄於元行欽。不得達。願死衛天子。後竟遇殺。作史者稱其君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得其死。李璀忠孝。有遺悲焉。明宗稱帝。從榮次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出外以避其禍。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衛。孟漢瓊朱宏昭等遽以反告。命朱宏實安從益帥兵以出。殺于床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然明宗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秦王時。聽其儼然受册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使以下。咸具櫜鞬庭謁。衛州吁之驕。咎先莊公。豈盡厥子罪哉。從厚形質豐厚。寡言好禮。兄死襲位。序順不爭。潞王從珂。卽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柔之。可以無動。朱宏昭馮贇等輕易其地。廼激使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志氣難下。明宗既殂。陵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徙。藉爲口實。移檄詰師。羣帥風附。卽潞王初發時。不虞其不戰屈人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事唐莊明。昵于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潞王反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討。城將陷。思權大呼先降。衆軍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始誤秦王也。罪深于劉陟高輦。既背閔帝也。逆甚于劉遂雍康義誠。反漏上刑。以節鉞終。何無天道哉。明宗監國。李紹

眞孔循卽請建國號。潞王至蔣橋。馮道李愚首勸卽位。當時二主。雖師克入都。尚未敢顯然稱君。賊臣竇國。亟奉尊號。遂居而不疑。五代大臣。寡廉鮮恥。大都以上牋勸進爲佐命元功。可慨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耶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刼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述律后大破黃頭臭泊二室韋

晉王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遣韓延徽於契丹述律后請其王用爲謀主

延徽逃歸晉王緘疾之復入契丹

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疆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曩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盧文進殺李存矩帥衆奔契丹

周德威失渝關之險

契丹主得猛火油欲攻幽州述律后止之

周德威敗于新州

周德威遣使告急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嘗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奔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敎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

嗣源存審大破契丹

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賓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淶水、閻寶以鎭定之兵繼之、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廣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行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

盧文進王郁說契丹寇晉述律后諫不從

撒剌阿撥奔晉

郭崇韜李嗣源勸晉王進戰大破契丹獲其主子

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四年。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赦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

契丹主敗
黎王郁歸
不聽其謀

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
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
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
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
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
千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
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
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周環方正。皆如
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
虜出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
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
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鎭、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夏閏四月甲午、契
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

會李嗣源鎭眞定爲李紹斌聲援以備契丹　契丹主慟哭莊宗

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甯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鎭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衞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鎭眞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眞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鎭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

姚坤奉使不屈

述律后愛中子德光召酋長立之

盧文進來奔

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吾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

王都求昏于趙德鈞

晏球以都反聞

王都與禿餒攻曲陽晏球大破之

契丹與王都襲破新

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十一月癸巳。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眞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定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

斬殺朱建豐
晏球大破王都與禿餒
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盡
晏球大破惕隱
趙德鈞遣武從諫生擒惕隱等數百人
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
張希崇殺虜將南歸

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敎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

晏球料王都必內潰

馬讓能納官軍王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斬禿餒突欲來奔

賜突欲姓名李贊華王欲以舍利蓢刺惕隱還契丹趙德鈞楊檀言不可乃止

爲奔、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並從者殺之。投諸奔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蓢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曹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蓢刺契丹之驍將。曏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

以李贊華爲義成節度使
贊華不豫政事
夏氏不忍贊華殘虐奏離昏爲尼
遣萴骨舍利迭羅卿俱歸契丹
德鈞城閻溝爲良鄉縣又城三河縣

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　五月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萴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萴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張溥曰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後分爲八部常推一大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遙輦聽漢人言不肯受代既用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伏兵擊殺並爲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黨項述律后守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諸夷李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后出後宮貲爲軍賞霸王之興類資內助夷狄亦然意者其天也阿保機與克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歸而背約反求封冊於梁猥夷無信惟強是附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

未寒。違盟且告。譬之禽獸。將寢處焉。臨沒恨恨。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先王之怒。與朱溫劉仁恭同不戴天。莊宗殲蕩梁燕。功皆摧枯。獨契丹爲患。未能翦此朝食。豈蠻夷不較。當置度外。抑亦經營中原。力有弗遑也。契丹兩窺晉。述律后止之。不從。皆輿尸歸。婦人之智。違之輒敗。王猛戒符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宋。有以夫。莊宗殂。阿保機聞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惑於王都搆扇。助之入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餒荊刺惕隱赫邈等。咸被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明宗乎。不知德光用兵時。述律太后何不以母命止也。韓延徽爲契丹謀主。終同光之世。誓不南牧。盧文進叛居平州。歲爲契丹鄉導。盧龍巡屬。疲于奔命。狡夷不馴。必有中國逋逃之人啓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爲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逃。律述太后思念之深。卑辭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使不報。此婦人者。無故廢長。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勇決權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二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孟知祥據蜀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甯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甯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屯營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宏昭爲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以制知祥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

知祥殺李嚴

朱宏昭計脫董璋

知祥與董璋爭鹽利

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宏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宏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二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爲觀察判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廂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李仁矩恃安重誨驕侵董璋詬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

董璋與孟知祥謀併力拒朝廷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趙季良言董璋終爲西川患知祥厚結李仁罕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壬子，孟

董璋囚武虔裕

董光業請朝廷止兵重誨不從璋遂反

知祥約璋同舉兵

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爲、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甯江屯兵、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遂閬鎭戍、　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我支郡爲節鎭、屯兵三川、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鎭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鎭、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鎭、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

董璋殺仁矩滅其族

董璋遂陷閬州知祥言其非計

族誅董光業

王宏贇等克閬州大

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illegible]指揮使[illegible]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illegible]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我受汝何恩、而云相負[illegible]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衞、厚給其家、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衞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丁未、族誅董光業、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張武至瀘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

軍不繼還保劍門

趙廷隱力卻官軍

龐福誠謝鍠間道趣劍州卻官軍

知祥以宏贇等頓兵劍門為喜

官軍為潘福超沙延祚所敗

石敬瑭敗蜀無功安重誨請往督戰

禮引兵出入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眾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鍠引步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贇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

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召安重誨

石敬瑭燒營北歸

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壬申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遺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徵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珂棄城

趙廷隱密請知祥除董璋不許

遣蘇愿劉澄各還諭本道

知祥約董璋上表謝罪璋怒復爲怨敵

趙廷隱以昭武讓李肇

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甯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鎭、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尙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爲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 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

知祥三說董璋謝罪不從

李昊請知祥備璋

董璋謀襲成都王暉諫不從

趙季良進破璋之策

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議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宏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

張守進降於知祥請急擊璋

東川兵殺毛重威李瑭知趙廷隱侯宏實等張公鐸前進大敗之擒元瓌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遁去

王暉潘稠董延皓殺璋降于趙廷隱

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衛山指揮使李塘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宏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于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新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成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illegible]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

范延光請早圖董璋孟知祥延光請撫知祥

皆兼領四鎭。令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鎭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鬬。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鎭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并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 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邱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甯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鎭。卽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

知祥稱宋
王之亂

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以李昊等五留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鎭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册禮使、幷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册、府升輅至玉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卽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甯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

知祥殂趙季良等立昶

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宏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立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卽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也本莊宗後宮以賜蜀高祖

張溥曰孟知祥董璋皆郭崇韜所善也崇韜伐蜀軍事大小咸與璋參決蜀平遂節度東川知祥初爲北京留守亦以崇韜薦帥西川崇韜既死欲保兩人無異心誠難哉明宗時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能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温鎭宣武養讓爲子僮奴皆得事温璋立軍功進刺史梁亡乃歸唐知祥則晉王克讓婿其父道事晉久唐與知祥尹太原國家重戚與亡王奴虜貴賤殊矣情亦有異同蹈不臣抗拒天子非耳餘之交速蠶叢之勢問罪入者尤惡知祥哉李嚴初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力解答二十而免後恃恩舊求西川監軍思制知祥然以建策滅蜀之入復輕身入蜀其母知其必死嚴不悟也李仁矩者安重誨所厚驕恣無禮董璋詬之庭中涕泣謝乃不殺恇怯若此豈勝戰陣委以閬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畫過由重誨及石敬塘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川益跋扈無忌明宗與有失焉重誨既誅詔蘇愿劉澄諭蜀改

過。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牟一戰。勇者先死。李陵絕歸漢之心。彭寵畏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兩川交爭。早圖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謂老謀。若夫君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方師直指。震電馮怒。明宗懼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三終

鳳翔舊將佐勸帝留石敬瑭于朝以韓昭胤李專美言復用爲河東節度使

敬瑭賂太后左右伺帝密謀

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

敬瑭命劉知遠斬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尙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鎭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嘗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幷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鎭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鎭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倡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暉等三十六人帝益疑之命張敬達屯代州以分敬瑭權敬瑭聞帝醉語益懼呂琦勸帝與契丹和以制河東李崧張延朗皆贊之帝後聽薛文遇言怒而不從

秋七月乙巳、以武甯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秋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蓢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蓢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訴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

張敬達趣敬塘之鄆州敬塘疑懼段希堯趙瑩勸其赴命劉知遠桑維翰則請速反

唐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初石敬塘欲窺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鎭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鎭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塘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塘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天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塘之鄆州敬塘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塘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則遼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

皇甫立奏敬瑭反

安元信說張朗潛通敬塘朗不從與安審信奔晉陽

安重榮奔晉陽

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竇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塘官爵。乙巳。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塘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塘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疏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塘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爲甯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石敬塘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

獲石敬德敬威及重殷重裔張萬迪奔河東詔誅其家敬瑭令桑維翰草表請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契丹劉知遠諫不從知遠用法無私

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幷族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塘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塘以劉知遠爲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塘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塘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塘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値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陽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州洛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

唐步兵大敗於契丹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收餘衆保晉安寨知遠勸敬瑭盡殺唐降兵契丹主笑唐人無備

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

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勸帝北征盧文紀希旨請留遂不行

劉遂凝潛通敬瑭

張延朗和凝請遣趙延壽北行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以解圍執政議不決

用張延朗謀括夫馬民間大擾

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鎭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鎭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

范延光知德鈞有異志不肯與合軍

德鈞逗留不進

契丹主立敬瑭爲帝

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册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

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帝不許

德鈞厚賂契丹主求立己契丹主將許之桑維翰涕泣力爭乃止

龍敏言德鈞姦不可恃請選精騎解張敬達圍帝不許

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兎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嚙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嚙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吾燕人也。知

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契丹不從

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衛之

光遠乘高行周符彥卿未至殺敬達降於契丹

康思立憤惋卒

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尙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謐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晩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晩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鎭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爲復相屠滅乃帥州兵

契丹主以敬瑭兄子重貴守河東

雍王重美不禁百姓逃竄

張延朗請幸滑州帝不決

趙鎮州審琦遂降契丹。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命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尙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甯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早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

德鈞父子降契丹
述律太后詰德鈞

德鈞慚死
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
契丹主北歸語敬瑭善待劉知遠趙瑩桑維翰

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大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

遣秦繼旻李彥紳殺李贊華

唐帝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自焚

王淑妃許王從益匿免

劉知遠部署京城

殺劉延朗張延朗

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已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渡河奔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爲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赴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

李崧李琦事晉

誼言外敦信好內謹邊備

之、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温及契丹兵歸國、追廢唐主爲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己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爲祕書監、二月、以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或得唐潞王首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

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帝遣兵部尙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張溥曰、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蕭剌等與契丹和以制河東。一也。契丹北來。雁門諸路險要。曠無兵備使其長驅深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立爲契丹主。令趣西樓。德光必內顧解圍。議寬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畜異志。委以兵柄。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中。命龍敏郞萬金。部精騎救之。晉安團栢。聲勢相通。可以挫敵。而坐視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有濟。惜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鎭州平山王氏子。隨母魏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明宗愛之。妻以永甯公主。廢帝弒鄂王。殺孔妃及其四子。逆節無道。宜干天誅。敬瑭起而角鬪。同一天下。養子得之。孰與其愛婿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許王從益尙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主社稷者。明宗親子。卽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瑭入討廢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自帝。反正之義。高于列國。然度二人必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敢戰亦類我。敬瑭從莊宗攻梁。橫槊馳擊。劉鄩軍。拊其背壯之。手啗以酥。其寵愛不異家人。彼不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宗子孫。敬瑭亦逼廢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甯無天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攻蓨縣。納劉邠妻种氏。幷其子子之。是爲趙延壽。尙明宗女興平公主。敬瑭反。將兵北行。厚賂契丹。求立己爲帝。明宗有二婿。皆欲結夷狄。主中國。廢帝能孤立乎。張

敬達堅守晉安寨。削木飾糞以飼馬。馬死盡無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彦章下。歐陽氏猶責其不誅楊光遠。而諷其殺已降賊。故不書死。恐非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四終

秘瓊殺董溫琪家人自稱留後

范延光結秘瓊爲亂瓊不報乃殺之桑維翰言徙都大梁可備延光之變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秘瓊爲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秘瓊爲齊州防禦使、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爲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均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遂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秘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

郭威不肯從楊光遠北征
范延光誘張從賓同反
從賓殺皇子重信重乂
詔侯益劉處讓杜重威討張從賓
從賓殺宋廷皓帝將奔晉陽桑維翰苦諫
婁繼英尹

之言、遂從之、　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將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河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皓、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

暉與溫韜三子應范延光事泄奔張從賓繼英勸從賓執三溫

符彥饒帳下殺白奉進

盧順密約馬萬方太等執符彥饒送大梁斬之

劉知遠言恩威著京

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奔吳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考異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幷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荊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鎭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餉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

邑安

杜重威侯益大敗張從賓獲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許赦王暉延光族孫銳奉表待罪胡進殺王暉李金全殺武彥和等

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鎭、光遠引之渡何、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　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吾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

楊光遠擁重兵預朝政

朱憲劉處讓諭延光降

楊光遠送延光二子詣大梁

李彥珣射殺其母近臣請誅之帝不許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尙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　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己巳、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卽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

楊光遠怨執政表論其過帝不得已罷桑維翰李崧樞密使

范延光入朝

王景不從延光反

楊光遠劾桑維翰帝不得已出之

范延光歸河陽楊光遠使其子承貴殺之

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嘗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爲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嘗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鎭、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尙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illegible]延廣恐取馬光遠召其子承祚圖

光遠密告契丹取晉

楊光遠圍棣州李瓊擊敗之

李守貞圍青州光遠子承勳承祚承信勸父降不許承勳斬邱濤劫其父降

齊王天福八年。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犇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答攻鄆州以應楊光遠壬子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詳入契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遣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邱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

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張溥曰。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遂凝。廷臣不及也。明宗有疾。延光制勅以靜。京師大定。石敬瑭反。出屯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敬塘封臨淯王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祕瓊。漸以叛聞。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尸繆家灘。或非過也。然敬瑭天下之賊。延光爲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者發非其時。任非其孫銳。輕脫無謀。延光委以軍政。從之起兵。銳每出師。擁娼酣歌。士不用命。敗於楊光遠。軍遂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使。延光即奉表待罪。率子入朝。縱彼猖狂。但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隥啜子。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鎭。石敬瑭召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從張敬達往討。晉安寨危困。即殺敬達出降。比事敬瑭。佯爲悒悒。愧不及張生鐵死。何詐也。延光之與光遠。本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瑭篡唐。藉蠻夷力爲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脚皇后。久爲世笑。安能有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望契丹不至。稽首大呼皇帝誤我。子承勳勸降。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惟天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延光惑於張生。妄覬王者。不知浮橋之溺。馬廄之誅。其禍同歸。蓋祕瓊初殺董溫琪。盡取其貲。延光又殺瓊取之。終以貲爲光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貪夫不終。何利之有。德光誠言

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其罪。臠食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五終

重榮有飛揚之志

安重榮誘吐谷渾來奔

重榮恥臣契丹執其使拽剌請擊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鎭，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爲昭義節度使。

五年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幷、鎭、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兵壯馬，將以

桑維翰請伐契丹

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鎭、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餽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鎭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甚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

詔重榮勿侵契丹不聽

重榮與安從進通謀

劉知遠招契丹來歸重榮勢沮

安重榮反遣杜重威

夫重閉之意。乞陛下畧加還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爲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於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召募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

再擊之重威懼重胤欲退王重胤曰擊之趙彥之來降鎮大敗重榮

鎮州牙將導官軍入城執斬重榮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

晉高帝寢疾以幼子重睿託馮道帝殂道背其言與景延廣立重貴

高祖遺詔召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

景延廣議告哀契丹

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爲馬步都虞候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於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

當羈系不稱臣遣道使違辛從其議　趙延壽屢說契丹擊晉　景延廣說帝囚喬榮既釋之以[illegible][illegible]記延廣大言歸告契丹主入寇志始決　劉知遠畏備契丹　延壽為契丹畫取中國之策

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為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內

契丹主攻貝州邵珂背叛吳巒戰死

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事見范楊之叛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

陽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鵶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人漢璋應州人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殷彝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

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直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太原恆定兵各還本鎭 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 初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鎭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太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

盧億諫延廣求利

張從恩請攻趙延照

復用桑維翰朝廷差治

遣折從遠使攻契丹

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郭威諷河東有霸王之資

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慚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砦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中人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

詔張從恩等引兵稍卻軍遂不整

皇甫遇慕容彥超力戰被圍安審琦救之還却契丹

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恂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顧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

張從恩引退黎陽倉諸軍擾亂

符彥倫計却契丹

馬全節等諸軍北上劉知遠將其有患

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遷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

趙延壽陷祁州沈斌死義

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廷、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馮玉李彥韜謀罷桑維翰政事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杜威等軍取秦州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乙巳、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

考異曰晉軍於白團衛村杜威不敢戰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張彥澤皇甫遇乘風沙出擊大破之

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鬭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輕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惟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夏四月

杜威委鎮入朝桑維翰請廢之帝不悅

威令公主求天雄節鉞

述律太后欲與晉和因使不再寇乃止

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閒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據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威至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八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

帝自陽城之捷驕侈益甚維翰諫賞賜優伶

馮玉弄權朝政益壞

馮玉李彥韜李守貞合排維翰薦趙瑩代之

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帝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

尼孫深意居狼山以妖術惑衆

孫方簡行友舉寨降契丹請爲鄉導以入寇

守貞內恨李彥韜

李崧馮玉謬信延壽使杜威招誘延壽

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閒，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兵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丑，詔李守貞

郭威勸劉知遠殺白承福吐谷渾遂微

杜威屢奏瀛莫可取馮玉李崧信之遂發大兵

李守貞與杜威親善

還屯澶州。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賜宴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二千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

趙瑩請玉崧以軍事專任守貞不從

杜威屢請益兵宿衛空虛

梁漢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杜威等引兵而南

契丹議引兵還聞晉軍築壘遂不

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勅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鎭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束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

李穀進策虜ノ策杜威不從

張祚等爲契丹所獲朝廷與軍前聲問不通

桑維翰求言事帝辭不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止

王清奪橋開道杜威大軍不繼遂力戰死

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

杜威李守貞宋彥筠降契丹軍士皆慟哭

王周王暉降契丹耿崇美殺郭璘降契丹李殷方泰張礪請契丹主用中國人爲中

遣一騎助之請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曹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請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請洺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泰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

國將相不從

皇甫遇扼吭卒

張彥澤斬關入李彥韜赴之

李崧有愧桑維翰

張彥澤殺孟承誨

彥澤縱兵大掠

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君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捽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

彥澤殺高勳叔父及弟

帝姑烏氏公主自經死

彥澤奪延煦母丁氏

彥澤殺桑維翰

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要領。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曏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

安叔千拜謝契丹主

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眞、以詔書詰帝、使獻眞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傳國舊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衞未暇施也、皆卻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衞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耶、汝昔鎭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敏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幷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傅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

景延廣扼吭卒

李太后求食于寺僧不得

契丹主大用李崧馮道

史匡威不受契丹命

何重建降蜀

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眾、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

道旁人皆罵杜重威

趙延壽請以陳橋降卒分戍南邊

遷晉主北

李穀傾貲獻晉主

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閒。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人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伍爲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

契丹勢沮
子重建匡
威

趙在禮自
經死劉繼
勳憂憤卒

契丹使劉
昫括借錢
帛內外怨
憤

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

劉知遠富强冠諸鎭

王峻言契丹不能久有中國

劉知遠欲待契丹北去方圖進取

張從恩欲朝契丹高防諫不從

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强冠諸鎭、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鎭、三以應有貢物値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婣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

趙延壽令李崧言於契丹主

郭威楊邠說知遠從將佐上尊號

王晏侯章殺契丹將劉愿及監軍舉趙暉爲留後

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閒、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鎭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球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何、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殺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

知遠即帝位稱天福

滏陽賊帥梁暉殺契丹數百據相州自稱留後知遠議率民財以賞將士李夫人諫止

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人暉澶州人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禍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

藥可儔殺趙從朗推張晏洪權留後趙暉遣使詣晉陽

賊帥王瓊襲據南城圍耶律郎五契丹甚懼無久留河南之意王瓊爲契丹所殺東方羣盜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憂中國人難制

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請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

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契丹主破梁暉克相州

契丹主見城邑墟歸

晉至上國，皆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又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主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事。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

異于殺廷
壽張彌
知遠遣史
宏肇爲前
驅諫萬金
出北方
武行德殺
契丹監軍
使入據洛
陽遣行友
詣知遠

方太與潘
環擊却羣
盜張遇賊
朱乙降
太欲歸晉
陽武行德
誘殺之
劉晞使高
謨翰殺潘
環

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諫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幷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陽、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使、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閒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尙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鎭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史宏肇遣馬誨擊破契丹及耿崇美崔廷勳　契丹主自悔三失　契丹主卒于殺胡林剖腹實鹽晉人謂之帝羓　兀欲銜趙延壽　述律太后不哭德光　兀欲鎖延壽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鎭三失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王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馮道李崧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

知遠由晉絳抵陝

史弘肇克澤州

閤門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兵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眞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

知遠自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宏肇力

招降李從朗

知遠密令郭從義殺李從益王淑妃

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重之。辛丑。帝至霍邑。 甲辰。帝至晉州。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濠。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靑襄汝三節度。 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張溥曰。石敬瑭爲明宗之壻而滅唐。杜重威爲石氏之壻而亡晉。敬瑭與潞王共事明宗。潞王殺明宗子而自立。以君臣之義言之。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於潞王。非取天下於明宗。若以爲

無罪也云爾。重威妻敬瑭女弟。敬瑭即位。尊威無二。齊王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豔心赭袍。降於契丹。引入京師。其爲晉賊也。愈於篡矣。敬瑭后李氏。爲人强毅。敬瑭常嚴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潞王千春節。辭歸。潞王辭呼之。后歸告敬瑭。反謀遂決。及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薛超勸止。令祗賀草降表。稱新婦李氏妾。館封禪寺中。求僧一飯不得。後卒建州鹵地。語重貴焚骨。送范陽佛寺。無使爲虜鬼。生死流離。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爲敬瑭后耳。李守貞連挫契丹。白團衛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賄賂。與之親善。讓以兵權。竟同降虜。武夫見小利。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國。痛哉。張彥澤奕厥種也。其人驍悍殘忍。與敬瑭連姻。擅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二十六條。李濤請急行誅。敬瑭不問。卒爲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劫奪帝妃。其戮也。都人快心。同於董卓膏臍。侯景臠食。然禍實敬瑭馴之。其誰咎焉。敬瑭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賂契丹。劉知遠正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庭。罪在萬世。

國何以長。是故晉之亡也。始於桑維翰。終於杜重威。馮道馮玉爲內癰。景延廣爲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守。況依蠻夷爲存亡者哉。魏人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丹陷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貴。未可以南面臨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六終

郭威請起復趙匡贊移鎮

杜重威李守貞歸命趙延壽死于契丹

帝自將擊重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七

建安袁樞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恆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慕容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　戊戌帝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所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

張璉助重威拒守鄴都、怨繁臺之戮、城久不下、重威出降、殺張璉等數十人、路人詬擲重威

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內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尫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癸巳、帝至大梁、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侯益請赴聖壽節上壽

齊藏珍說王景崇殺趙思綰不從

王景崇敗蜀李廷珪侯益拒蜀兵張虔釗去

斬杜重威幷其三子漢帝殂子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蹏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卽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尙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殂，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幷其子弘璋、弘璉、弘深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承祐卽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尙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

承祐即帝位　或勸景崇殺益不果　侯益盛毀景崇于朝　景崇內懼激趙思綰等逐安友規等據城爲亂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

靖邊庭殺田令方奔趙思綰

趙修己屢勸守貞勿妄動不聽

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三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幷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爲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爲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　丁丑邠涇同華四鎭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爲邊吏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鎭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

守貞惑僧總倫言又爲思綰推戴遂反

張彥威羅金山先爲備守貞不能併同州

詔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等討李守貞

王景崇請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趙暉請擊景崇

馮道勸郭威厚賞賜以奪守貞卒侍從之衆心始附

移鎭。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爲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爲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甚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詗守貞所爲。奏請先爲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鎭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爲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鎭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八月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

扈彥珂勸郭威先攻守貞

郭威策困守貞

趙暉遣李彥從擊破蜀兵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仁矩子延廣逃歸于益家

軍。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致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於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退去。　王景崇

趙暉設伏掩擊景崇不敢復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毋昭裔疏諫不聽思謙畏漢兵退歸興元高允權與李彝殷有隙詔和解之

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爲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尙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於益家弑李守貞屢出兵欲突前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爲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爲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爲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义見蜀主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據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將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降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壬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爲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巳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

李守貞求救于唐　唐李金全畏漢兵不敢鬬

守貞遣王繼勳等襲漢柵劉詞李韜擊敗之

于李守貞、守貞爲漢所攻、還元更姓朱、誅更姓李、名平、聞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曏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豈肯爲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焫、易辨耳、奈衆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

守貞以酤酒醉邏騎 郭威因禁將士私飲

李彝殷上表謝

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來降

李肅妻張氏勸肅說趙思綰歸國

有急寧死鬬者耶、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爲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管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冊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分道攻之、冊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

思綰遷延郭從義王峻執斬之

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

郭威收崇王等送大梁磔于市

王溥請威焚守貞文書

郭威請徧行賞賜

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於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鎭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鎭國節度使扈從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鎭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鎭。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鎭。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鎭觖望、乙

周璨說王景崇降漢

公孫輦張思練周璨皆降景崇與家人自焚

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初邢州人周璨爲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謀主趙暉進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昔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鎭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張溥曰綱目書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秋七月發兵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出降乾祐元年漢主殂重威伏誅此重威在漢之本末也天福十二年趙匡贊侯益叛降於蜀乾祐元年匡贊益叛蜀降漢漢以益爲開封尹此匡贊益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於蜀二年思綰請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晉室漢主卽位尙稽首闕廷備位師傅誠逃天討

既同三子戶市路人蹴踣支裂立盡罪猶張彥澤不足深論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爲漢主畫攻戰策甚偉漢主奇其才國家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匡贊皆阻疑拒命陰召蜀人爲助漢主使景崇經畧關西呼入臥內許其便宜圖二鎮景崇行至陝匡贊已入朝益尚未發景崇欲殺益不果益遁至京師厚賂楊邠等盛毀景崇益尹開封景崇心懼遂諷匡贊牙將趙思綰作亂共推李守貞爲秦王彼以討叛出反身爲叛且其時郜鼎之讖雖入雲夢之釁未彰趙朝自明上表論列何嫌何懼乃妄意南箕忍窺寶玉春秋之戮其能後諸李守貞背晉歸虜罪不下重威既納順歸河中聞漢主殂即懷非望惑總倫天子之言侈思綰御衣之獻徼幸天人迷而歸逞匿從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築長城連三栅河中坐困二鎮並亡思綰聽陳讓能言率先自歸冀望免死郭從義王峻誘而斬之疑於殺降不仁然屠人呑膽其虐得寬釘磔幸矣守貞妻子景崇家人共踏烟燼亦可謂數叛而窮死不知返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七終

帝悲承訓之仁不豫遂殂

帝以承祐託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李濤請授楊邠郭威以大鎮委逢吉禹珪以樞機邠威泣訴太后濤勒歸私第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郭威篡漢 劉旻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

後匡贊郭允明以諂媚得幸
張昭請親儒講經不聽
吳虔裕請楊邠辭樞密隱帝不悅而出之
郭威鎮鄴都宏肇欲其仍領樞密使

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二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邱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卽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鎭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鎭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宏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宏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宏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宏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

郭威辭行
任推誠請
臣吾帝審
察明
史宏肇忿
蘇逢吉戲
言欲毆楊
邠泣止之
將相如水
火

王章聚斂
刻急

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宏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宏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鎭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卌帝自卽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宏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宏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

閻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劉銖皆怨執政

蘇逢吉知李業怨宏肇屢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晉卿欲以業等謀告宏肇宏肇辭不見乃止

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宏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宏肇謝、宏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宏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當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宏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宏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兹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閤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宏肇第欲告之、宏肇以宅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宏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詔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等免橫憂矣、皆拜

殺邠宏肇章等并其親黨傔從遣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

蘇逢吉聞變驚愕劉銖誅郭威王峻家極其慘毒

魏仁浦趙修己郭崇威等勸郭威擁兵而南

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宏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甯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崇義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宏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怱怱。主上倘以一言見問。不至如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

侯益請閉城以挫威鋒慕容彥超欲戰不從

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拾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威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𪇆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𪇆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辛巳𪇆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邱、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

太后悔不用李濤言

太后令隱帝飛詔諭威不從

郭威戒衆勿先動

慕容彥超爲郭崇威李榮所敗

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嶬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

隱帝奔至趙村爲亂兵所殺

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

聶文進被斬李業後匡贊出奔

觀北軍猶蟻螻耳當爲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嶬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嶬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東北軍遇於劉子坡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勤舊非死亡切身何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嶬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衞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板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後匡贊奔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元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

白再榮被殺張允涷死

郭威厚待魏仁浦

王殷郭崇威請郭威禁剽掠

竇貞固蘇禹珪復位

馮道帥百官謁郭威

郭威王峻議立贇

門諸軍大掠通夕烟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涷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

郭威王峻謀立贇
郭威求得范質
常思釋張永德
斬劉銖李洪建赦其家
慕容彥超執後匡贊獻郭威
李業爲盜所殺
契丹入寇太后敕郭威擊之

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卽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倉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𡺸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鎭將邢州奏契丹主將一萬騎入寇攻內邱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　武甯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廷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

郭威從諸將言引兵趣澶州

將士擁威爲天子

董裔說贇召張令超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贇不决

馮道背贇歸郭威

賈貞欲誅馮道贇止之

崇威誘令超還贇外館殺董裔賈貞等數人

以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

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皐門村、　武甯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

贈楊邠等官

李驤說劉崇引兵據孟津俟贇即位然後還鎭崇殺之

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鎭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嚮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卽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宏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戸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戸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卽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鎭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甯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皥主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鎭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閒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幷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

鞏廷美楊溫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

弒湘陰公劉崇卽帝位於晉陽

漢官俸薄國中少廉吏

崇爲李驤立祠

崇求援契丹

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鎭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遣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栢、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

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鎭寗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梟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尙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言使于契丹乞兵爲援　詔加泰寗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卽崇遠也彥超上表謝　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卽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卽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　北漢李䛒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

契丹立崇爲帝更名文
契丹強請部南寇述軋謳僧弑之述軋立述律復殺述軋謳僧而自立
漢遣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請兵擊晉州
國人謂契丹主爲睡王

請行册禮、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於契丹、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義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册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漢主更名文。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册禮、且遣請兵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甯王漚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

周主欲親征劉文王峻密奏不宜輕動乃止

彥超獻高行周僞書周主知其詐

王峻聞北漢兵不據蒙阬自喜事濟

北漢兵遁康延沼畏懦不急追

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使、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甯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拒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留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卽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宏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

遂度霍邑去

藥元福請追北漢兵王峻不從

蕭禹厥恥無功斬大酋長於市

周主悉意進取

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沭陽彥超勢遂沮

崔周度諫彥超勿反彥超殺之

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主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甯軍。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㊂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宏魯。斬於市。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

周主命諸軍攻克彥超彥超妻子皆死

周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劉文謀大舉入寇請兵于契丹

世宗親征北漢馮道固爭不從

王溥勸行

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夏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鎭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鎭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鎭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癸未降泰寧軍爲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斬俘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

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重贊，憲州人也。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

周軍與北漢兵合戰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親督將太祖張永德馬仁瑀馬全乂力戰殺張元徽遂大敗之

劉詞擊敗北漢兵殺王延嗣

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一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

世宗欲殺樊愛能等以肅軍政謀于張永德乃決

張永德盛稱趙太祖智勇

董希顏降

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櫝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爲鎭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爲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閒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夏四月北漢盂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

李謙溥說降張漢超
北漢州縣繼降世宗始有兼并之志
無廉恥大臣馮道死

皆不下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 〇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敍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序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

慟哭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邪。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玆乃姦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韓光愿郭言李廷誨李勍皆降

鄭處謙來降桑珪解文遇殺之

史彥超爲契丹所殺折德扆來朝

王得中死不負劉氏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皐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勍爲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至晉州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二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甯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卽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

藥元福擊走北漢兵

世宗親決政事高錫諫不從

北漢主旻殂子承鈞立

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辰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于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張溥曰郭崇韜死于魏王安重誨戮于明宗以震主之臣處衰季之朝欲保令終其道誠難然未有如漢隱帝殺楊邠史宏肇王章之甚者也高祖起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宏肇力楊邠長于吏事王章志在富國三人斷急所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公死豈有二雖發纖人宗族糜粉仰天呼冤四海動色又密使紛出詔殺郭威王峻王殷當此時延頸待戮忍死無歸或者伍尚蕭懿爾郭威佐漢開國勳勞崇重出鎭鄴都兼領樞密大權掌握內外咸制忽滅其家下片符斬境上危窮思變杖兵向闕豈獨威爲身計無何出此卽旁觀者亦不願威卽死也漢呂后欲盡誅劉氏遣灌嬰擊齊嬰至滎陽反與齊王諸侯連威以待呂氏變宋廢帝惡晉安王子勛命朱景雲送藥賜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鄧琬知其謀卽稱子勛教令起兵從來事勢窮極類必有變不生于外必生于內否則生于內外之間或洩言左右或遷延俄頃急而求生禍必凶國隱帝之命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也豈不謂詔至立誅其易也猶廣政殿東廡下耳孰知李洪義畏不敢發郭崇威曹威心不能平郭威遂激衆怒趣兵河上李太后命隱帝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聶文進慕容彥超大言好鬭帝竟違命出征賊于亂兵之手夫汜水之變莊宗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村之亂隱帝不先死郭威入朝未必遽弒君以號令天下也啣命者需忍一時走險者謀成篡竊禍亂忽來天心人事須臾之際耳可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旗董裔說劉贇急召張令超夜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李驤勸其過大行據孟津俟贇卽位後還鎭二策若

行。猶可藉抗衡之勢。持危亡之隙。皆不見信。遂至湘陰遭弑。北漢隅立。求援契丹。以小敵大。何益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幷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幷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若取之莫若返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

命武行德疏導故堤

王彥超白延遇敗唐兵

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埸無事坐費芻糧悉罷之淸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甯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鎭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鎭 帝詔吳越王宏俶使出兵擊唐

世宗親征淮南

三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鎭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鎭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鎭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鎭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

李重進斬劉彥貞擒咸師朗等

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

趙太祖大敗唐兵斬何延錫等

趙太祖擒皇甫暉姚鳳遂克滁州

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淸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甯鎭、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鎭。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淸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

劉詞遺表薦趙普

皇甫暉盛稱太祖之勇

唐遣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世宗不許和

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甚，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荅。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曏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無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儀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宏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

張瓊破骨出鏃

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請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　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

孫晟諭劉仁贍勿開門納寇

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宏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俱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衞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

韓令坤擒陸孟俊
唐太祖破齊王景達唐之精卒皆盡
世宗欲自至揚州范質等諫止
世宗欲殺竇儀范質救諫乃止

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
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
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
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
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
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
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
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
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
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
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
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
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
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

周將不恤淮南民屢爲白甲軍所敗

向訓請以廣陵兵併力攻壽春

宋齊邱戒諸將勿擊周兵壽春之圍益急

齊王景達軍政皆出於陳覺

張永德擊敗唐水軍

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
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
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
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
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燃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
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
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邱曰如此則
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
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
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
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絙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
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
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
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
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

重進與張永德和解衆心益安

孫晟死義

唐使陳處堯如契丹乞兵留之不遣

李重進大破唐兵奪其二寨

劉仁贍請帥衆決戰景達不許

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既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益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幷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衞尉少卿、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搆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

仁贍斬子崇諫謀降仁贍命斬之其夫人不救李穀請帝親征世宗造戰艦命唐降卒敎北人水戰殆勝唐兵　陳覺譖朱元唐主命楊守忠代之宋垍說元降周　趙步大破唐兵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

不許廷搆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尙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　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衞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敎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衞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泝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

唐陳德誠全軍而還

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喬匡舜切諫流撫州既覺不出

劉仁贍病篤周廷構孫羽等開

仁贍卒世賢其節

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病。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舊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　辛亥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飢民。丙辰帝北還。　夏四月己巳至

唐郭廷謂敗武行德

唐范再遇降

梁、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甯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甯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鎭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槖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跋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

世宗大破唐兵擒陳承昭唐之戰船俱盡

李廷鄒不肯草降表郭廷謂斬之

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世宗浚楚州西北鸛水以通淮入江之道

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

唐張彥卿死義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

唐立宏冀爲太子

已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宏冀嫡長有軍功宜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宏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　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宏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州舒蘄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

唐主內附
江北悉平

常夢錫屢言馮延己等浮誕不可信

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宏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　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

李徵古陳覺勸唐主舉國讓宋齊邱

鍾謨請唐主勿容齊邱覺徵古

己酉始命大府卿馮延魯衞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歷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己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奬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

賜覺徵古自盡

宋齊邱自縊死

世宗論唐治兵修守備

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邱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一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邱覺徵古罪惡、聽齊邱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邱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邱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曏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

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戮。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張溥曰。唐主璟。李昪長子也。昪未篡吳時。璟即居要職用事。既嗣昪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閩楚衰殘。晉漢多故。招納羣盜。頗能自雄。及周師南征。世宗詔責其迫奪閩越。塗炭湘潭。應接慕容。勾誘契丹。璟懾無以對。綱目書周顯德二年。敗唐兵于壽州。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劉彥貞。二月克滁州。擒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載。旗偃風行。周作檀來之歌。唐執小朝之禮。淮南十四州。談笑坐得。雖其間劉仁贍殺子不悔。張彥卿等千人盡死。孫晟奉使仗節。李延鄒不草降表。唐臣忠義。足風末世。然國微地蹙。勢已無救。至今欷吁。猶有恨于宋齊邱及馮延巳等五鬼也。齊邱助昪篡逆。璟立。復相。陳覺魏岑等。皆其所引。周師數至。五鬼不

發一策。齊邱覺復縱敵不戰。追朱元出走。禍難日殷。羣小戲侮人主。請委政宋公。始而大言用兵。既而同聲賣國。有臣若此。不亡已幸。况危削哉。天寶之亂。禍玄宗者李林甫。而爲之死者顏杲卿。建中之亂。禍德宗者盧杞。而爲之死者段秀實。今唐失江北。實齊邱等造之。反貽仁贍等以死。竊國者肘腋之臣。殉國者卑疏之士。其來久矣。世宗用兵威武。出討北漢。高平之戰。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政。驕將惰卒。惕然知懼。所向成功。淮南之克。殆由于此。李璟削尊稱。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爲一家。令其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服之以義。懷之以仁。有張弛文武之道焉。世宗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未議攻取。入北漢境。民爭出迎。始圖兼幷。然數十萬衆。聚太原城下。民苦剽掠。稍稍保山澤自固。其伐唐也。百姓爭奉牛酒。將帥不恤。白甲軍與周屢敗北。中國長勝之師。民一觖望。亦得而幾失。乃知周太祖舉事時。王峻許衆旬日掠城。非長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三十九終